

好好的时光剧情介绍

好好的时光第 1 集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北方一座老工业城市。机械厂家属院里，冬天的寒气还未散尽，院子里却已经热闹了起来。这天一大早，刚从相亲场合回来的庄先进推门进家，还没来得及脱下旧呢子外套，女儿庄好好就忍不住嘟囔起来。她嫌父亲刚见的那个对象是个带着半大小子的女人，嘴上说着'拖家带口的，以后不得把咱家吃穷了'，语气里满是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焦虑和对未来不安的抵触。庄先进听得出来女儿的不满，却只苦笑着把话咽回肚里，既不反驳，也不解释，只是悄悄叹了口气。屋里刚起的煤火噼啪作响，像是在替这个寡居多年的男人诉说着那些无人知晓的辛酸。就在父女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话时，门外突然'哐当'一声，被人从外头推开了。

闯进来的是他在厂里的徒弟叶爱花，手里拎着一大块白花花的肥五花肉，脸上笑得像朵盛开的向日葵。她一进屋，连客套话都省了，熟门熟路地把肉往桌上一搁，顺手挽起袖子收拾起碗筷，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架势。叶爱花早就听说师父要去相亲，这会儿心里的那点小火苗蹭蹭往上冒，既紧张又不服气，只能把所有情绪都化进殷勤里，藏在眼神和动作里。她嘴上笑呵呵地夸师父'有本事，走到哪都有人惦记'，话里却带着酸意。庄先进心里明白，却故意装糊涂，不愿点破这层有些暧昧的师徒关系。他知道自己是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既要顾及徒弟姑娘的名声，又不想让这份久已建立的信任变了味，只能把那点隐约的情感压在心底，继续做个一本正经的'老师傅'。

屋里还没坐热，又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楼道里传来。邻居崔姨一边喘气，一边拎着个牛皮纸信封踏进门来，笑眯眯地从怀里抽出照片，说有个'特别合适'的对象要介绍给庄先进。她一边说，一边把照片拍在桌上，生怕别人抢了这个'媒人功劳'。叶爱花见状脸色立刻就沉了，手里洗碗的动作重了几分，水花溅得到处都是，偏偏一句话也不好当众说，只能瞪着崔姨那只照片的手。庄先进抬眼扫了眼照片，皱着眉嫌弃照片上的女人模样磕碜，不太上心，倒是随口问了一句：旁边这位长得倒挺顺眼，是谁？崔姨眼睛一亮，立马会意，压低声音介绍说那是歌舞团的演员苏小曼，年轻时在台上是有名的'台柱子'，丈夫早年意外去世，把两个孩子拉扯到现在，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她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庄先进的神色，生怕他说出一个'嫌麻烦'，却没想到这个性子一向有点轴的男人听完只是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地回了句：'带孩子怎么了？日子都是过出来的。'这轻描淡写的一句，倒让崔姨愣了愣。

在崔姨的热心张罗下，这门'带着故事'的相亲很快就定下了见面时间和地点。哪知临到要见面的那天，戏剧性的一幕来了——苏小曼突然改变了主意。她拿着镜子照着自己略显憔悴的面容，想起家里两个孩子，一个还在上学，一个正是花样年纪，心不由自主打起退堂鼓来。她觉得自己拖着两个孩子，再去和别人相亲，不单是对自己不负责，更怕耽误了对方的后半生。想来想去，她索性硬着头皮托人带话，说自己临时有，不去了，连面都没露一下。事后，崔姨觉得面子挂不住，在庄先进面前忍不住牢骚满腹，一股脑把苏小曼在厂里的传闻翻出来，说她出身城里，念过几年书，又当过，看谁都不太服，骨子里有些孤傲，自觉高人一等。话里暗暗敲打庄先进，'你这老庄可别被漂亮外表迷了眼，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你！'庄先进听着，只是淡淡一笑顺着话往下接，也不辩解，拎起放在脚边的东西，说了句'我还得上班呢'，转身就走出了家属楼，背影看上去有些落寞，却带着工人特有的倔强。

清晨的街头寒意尚浓，公交车的铃声一响，站牌下立刻炸开了锅似的热闹。工人、学生、买菜的老大娘都齐齐往车门口挤，谁都怕自己被落下一趟车。庄好好穿着蓝色棉制服，坐在靠窗的售票员座位上，熟练地接过乘客递来的零钱，一张张撕票、找零、报站，动作干脆利落。刘成提着一网兜红彤彤的苹果，趁着车还没开，笑着凑上前，把网兜往她脚边一放，支支吾吾地想说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开口，车门口传来一阵嘈杂。一个留着长发、穿着不合时宜喇叭裤的年轻男人——单宝昆，非要硬挤着往车里钻，结果车门一合，竟把他的一只鞋夹掉在地上，光着一只脚站在台阶上，

模样又狼狈又好笑。车上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庄好好却没有跟着起哄，只探身提醒他先下车去把鞋找回来，又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块厚纸壳递，叮嘱他垫在脚底别着凉。她嘴上得干脆，眼神却透出一子女对城里'怪模怪样青年'的好奇和戒备。

与此同时，炼钢厂的高炉前却是一片紧张气氛。几批成品钢板接连被验收打回，说是硬度不达标、杂质超标，搞得厂里上下人心惶惶。厂长林世俊接到通知，脸都拉长了，当场在会议室里拍子放话：再出一批不合格的，谁的谁兜着，绝不姑息。技术科长黄殿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安排人查流程，一边陪着笑脸请示厂长。正当众人七嘴八舌的时候，林世俊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先进。这个曾经在车间里是'活字典'的老钣金工，虽然一向不愿抛头露面，但手艺和眼力在厂子里有口皆碑。林世俊再犹豫，亲自往机械厂家属院走了一趟。先进起初摆出一副'与我无关'的架势，淡淡推拒，说自己现在只管分到手的活儿，别家的麻烦'可惹不起'。林世俊见他不松口，索性不兜圈子，提起了当年段被赶出师门的旧事：年轻气盛的庄先进和师父'钣金王'顶嘴，被对方一怒之下轰出门去，这件事成了他心里多年愿碰的疤。林世俊却告诉他，那位老傅早在多年前就拟好了恢复师徒关系的合同，一直放在抽屉里，从没忘记他这个徒弟，只是碍于庄先进的脾气，一直没机会开口再加上如今这批钢板是关乎国家工程的大订单，若砸了，全厂几千口人的饭碗都岌岌可危。听到这里，庄先进心里那根紧绷多年的弦被轻轻拨动，脸上的倔强渐渐松动沉默了片刻，他最终点头，说：'行吧，我去看看，能帮就帮。'

来到轰鸣作响的车间，热浪扑面而来，工们的脸上全是焦灼与疲惫。庄先进什么也没说，先在几台关键设备周围转了一圈，又蹲在炉门前看了一会儿火候。手指在钢板边缘轻轻一敲，一边听声音一边皱眉，过了没几分钟，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炉门已经损坏变形，缝隙漏气，导致炉内温度不稳，钢材在冶炼过程中混入了杂质，当然不可能达标。车间里立刻安下来，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那个看似普通却睛毒辣的中年工人。问题虽找到了，可麻烦也随之而来——换一个新炉门，至少要停工一个月，订单根本来不及交。停工一天都是损失，一个月更是谁也担不起的后果。面对难题，庄先进没有退缩，他向林世俊要了一些铁皮、螺丝、耐火砖等零碎材料，又自己翻找废料堆，现场测量尺寸，开始'就地取材'。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车间里响，他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手上的老茧在铁器摩擦间透出微微血痕。一个多小时后，一个看上去简陋却牢固的临时炉门被安在了原位。重新开炉试烧，火焰，炉温均匀，再次打出的钢板光亮平整，检验指标全部合格。车间里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声，连见多识广的林世俊都忍住拍着他的肩膀连连称赞。徒弟刘站在一旁，脸上写满了骄傲和崇敬，他知道，自家师父又一次用本事替大家'捡回了一口饭'。

忙完这场技术'救火'，庄先进还没来得及歇口气，爱花就揣着通知单跑来找他。原来市总工会下午临时决定召开一个劳模座谈会，作为厂里骨干和技术能手，庄先进名列其中，而爱花也因工作成绩突出需要一同出席。她笑嘻嘻地说：'师父，正好咱俩一块去，也好有个照应。'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厂门，叶爱花非要拉他去坐公交，说这是'响应节约号召'，顺便还能看看街上的热闹。等车来一看，巧得不能再巧——那正好是庄好好当售票员的那趟车。父女俩在车厢里打了个照面，还没说上几句，庄的目光就不由自主被车里另一端的一道身吸引——那是几天前才被提起名字的苏小曼。她穿着洗得发白却收拾得干净利落的呢子大衣，紧紧抱着一个装了资料的挎包，眉眼间带着从舞台退下来后有的收敛气质，却仍旧遮不住昔日演员的风采。

公交车缓缓启动，车厢内晃悠悠，一对年轻男女抱着一个哭闹止的婴儿挤在车门附近，引起了不少人的侧。婴儿哭得撕心裂肺，年轻女人一边哄，一边慌张地环顾四周，年轻男人则低着头，神情有些不自然。别人只当是普通的一家三口闹得心烦，纷纷侧头回避，而苏曼却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她盯着孩子的衣物、脸上的表情和那对男女抱孩子的方式，心里隐隐升起一股不安。她突然皱起眉，伸手摸了摸自己的挎包，忽然抬声自己钱包不见了，紧接着转头朝司机喊：'师傅，别在中途停车，直接开到最近的派出所去！'车厢里一片哗然，庄先进搞不懂状况，但出于对她的信任，还是帮着在厢里招呼乘客，让大家先别慌，一起帮忙找钱包。乘客们翻了座位底下，翻了过道周围，自然是无功而返。

那对抱孩子的男女一听要去派出所，色当场变了，慌忙解释说家里老人病重，他们得赶紧下车回去，绝不能耽搁。年轻女人眼圈一红，说得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周围几个心软的乘客立刻被说动了，纷纷苏小曼'算了吧，一点钱丢就丢了，别耽误人家孝顺老人'。叶爱花和庄好好站在旁边，看着苏小曼紧绷着脸，觉得有点'多事'，悄声劝她别闹得这么僵时的社会氛围朴实，很多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何况车上还有那么多赶着上班的工人。可是苏小曼却固执得惊人，她非但不退让，反而挤到车门口，张开双臂死拦住出口，一字一句地说：'车到派出所之前，谁都别下。'声音不大，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庄先进看着这反常的坚持，心里一动，隐约猜到件事恐怕不止是'钱包丢了'这么简单。他没有多问，索性站在她身

旁，一左一右挡在车门前，与她一同承担下这一车人不解的眼光。司机瞅着两人这架势，心中也数，咬咬牙将方向盘一打，车子在众人的议论声中径直朝派出所开去。到了派出所门口，一车人被请下车等候，空气弥漫着焦躁和不安。没过多久，几名干警抱着那个哭累了的婴儿出来，严肃地对众人说明情况——那对男女确实是人贩子，孩子的身份已经查清，是刚被拐不久的。车厢里顿时炸开了锅，之前还埋怨耽误时间的乘客，一个个脸色发白，后背发凉。苏小曼听完，原本一直绷着的肩膀微微一松，却马上起身向众人连声道歉，说自己疑了别人，又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希望大家不要怪。可乘客们哪里还责怪她，一个个由衷地夸她细心有胆识，甚至自发鼓起掌来。掌声在派出所门外的空地上回荡，那一刻，谁都知道这位看似寡言的女人做了一了不起的好事。

晚上回到家中，热气腾腾的饭桌上，庄先进难得兴致很高，跟女儿庄好好絮絮叨叨讲起了公交车上发生的事情，话里话外都是苏小曼的赞赏。他说她不仅胆大心细，而且有担当、有正义感，这样的人值得敬重。庄好好一向对父亲的相亲对象颇多挑剔，这一次却没有翻白眼，反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承认，这个救下孩子的女人，确实不一样，有勇有谋，不是光靠长得好看撑起气场的那种人。父女俩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桌上的气氛说不出的轻松。窗外风声略，屋里煤炉红红的火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有些暖色。

第二天一早，街道办那边也掀起了新的热潮。曲柏珍被临时任命为代街道主任，做事一向厉风行的她，当即挎着个大喇叭和一沓传单挨家挨户地敲门，宣传新一轮‘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大家打扫环境、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她一路喊口号一路发传单，恨把整条街都翻个遍。走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时，正碰上刚出来倒垃圾的庄先进。她顺口问了一句他前阵子相亲的事进展如何，本是随口一问，却勾起边上人一阵论声。恰好黄殿堂也走了过来，嘴上开着玩笑，话锋却不太好听，说庄先进找的是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传出去名声不好，‘老爷们要脸不要脸？’一句话惹得院里好几个人偷笑。

曲柏珍一听，脸‘腾’地一下就红了，火气立刻往上冲。她先是质问黄殿堂何必拿寡妇说事，接着又忍不住把火气泻出来，指责这样的说法对女人太不公平。她越说越气，干脆把话说得更明白：‘庄先进丧妻才六年，你们就说他急着再娶可男人要是不再娶，又有人说他装清高。你男人有几个真正替女人想过？’这一通话把一旁的黄殿堂怼得张口结舌。偏偏曲柏珍骂着骂着又把火带到了自己丈夫头上，数落他在家大男子主义、在单位里爱充好人‘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挂在嘴边，弄得在场的人哭笑不得。庄先进站在一旁，脸上又窘又无奈，只能干笑着打圆场，心里暗暗感到一丝说不清的暖意——在这乱的时代里，不管外界怎么议论，他至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既要为厂里的工人们守住饭碗，也想给自己和孩子寻一个可靠的伴，去把后半生的路走得踏踏实实。

好好的时光第 2 集剧情介绍

总厂子弟学校里，一节原本平常的体育课，被一场意外的小插曲搅得鸡犬不宁。高松在同学们的起哄声中，被怂恿着去挑战鞍马起跳。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庄学习，不但在旁边鼓噪，还趁机在他起跳的一瞬间暗暗助推了一把。本以为能成就一个‘英雄壮举’，谁知高松重心没稳，一屁股跌坐在鞍马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当场起不来。体育老师和同学们一阵慌乱，赶紧把他架到校医室。好在经过校医仔细检查，确认并无骨折、内伤之类的大问题，只是皮肉挫伤，休养几天便无大碍，连未来的‘幸福生活’和‘生育大计’都丝毫不会受影响，众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老师候鲜得到校医的反馈，悬着的心刚落地，火气却‘腾’地一下窜了上来。他一走到医务室门口，就看见心虚地躲在外头的庄学习，气不打一处来，当场训斥几句后，当即勒令他让家长请来学校。偏偏这天学校正好要开家长会，所有班主任都绷着一根弦，候鲜更觉得必须‘杀鸡儆猴’。庄学习一想到父亲庄先进，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竹板伺候’的画面，暗暗叫苦，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不如先找个‘临时家长’顶上。思来想去，他第一时间想到了与自家关系复杂又特殊的叶爱花，决定请她来‘救火’，扮演自己的家长。

另一边，叶爱花本就巴不得有机会以‘长辈’身份走进学校抖抖威风。她与庄家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又对庄先进心怀好感，早就对庄家两个孩子上学的地方充满好奇。正巧此时庄先进在厂里被临时安排了任务，在脱不开身，索性通知女儿庄好好代他去学校开会。庄好好接到通知，心里既紧张又兴奋，觉得这是个‘代表父亲出面’的严肃场合，必须打扮得成熟稳重些。她特跑去理发店卷烫了一头发，坐在椅子上听着老师傅边弄头发边絮叨，说起庄先进这些年对亡妻念念不忘的深情往事。别人眼里的闲话，落在庄好好耳朵里却一根根细针，让她鼻头一酸，心中翻涌着对母亲的思念与对父亲的心疼，只能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校内，候鲜很快把'临时家长'叶爱花叫进办公室，就高松摔伤一事进行严肃的通报与批评。他态度认真，一板一眼地强调校园安全的重要，指出孩子调皮就像火苗，如果不及时控制和引导，很容易从'顽'演变为'顽劣'。他希望家长能够配合学校，加强对孩子的管束，别让一时的玩闹变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叶爱花却并不吃这一套，她从厂里混到生活里，一向说话直，在她眼里，男孩子摔打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经历，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当场反驳候鲜，说他身为老师却过于严厉刻板，只着孩子的错误，却看不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活力。两人你来我往，一番唇枪舌剑，局面竟然从老师批评家长，变成'家长教育老师'。候鲜原本准备好的一套严厉说辞，反倒被叶爱花一句句顶了回去，一时间竟有些哑口无言。

办公室里气氛僵着的时候，庄学习在走廊外急如焚。他刚听说大姐庄好好被父亲派来学校，顿时慌得不行，脑中只剩下'穿帮'两个字，立马拉扯着叶爱花想趁乱从后门溜走，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叶爱花却满不在乎，甩开他的手，自顾自朝家长会的教室走去，她反而乐见'真家长'和'假家长'连番登场，觉得这样的热闹不看白不看。走进教室，她恰撞见苏小曼，两人寒暄几句后才知道，苏小曼的女儿王元媛，竟然正是庄学习的同桌。想到前一天自己对苏小曼态度颇为不客气，叶爱花心生出一丝尴尬，又不愿示弱，只好硬着头皮圆场，声称自己早就看出那个人贩子可疑，那时故意和苏小曼唱反调，也是为了麻痹对方，好从中观察蛛丝马迹，满嘴都是临机应变'的冠冕之词。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线索上，曲柏珍为了让儿子黄险峰挤进学校的尖子班，可谓煞费心。她特意去拜访学校领导周主任，低声气地套近乎，希望借着关系能给孩子争取一个更好的学习平台。庄学习见她出现在学校，早就对这个'姑姑'又怕又烦，干脆躲在外头不肯露面。谁料还未等他躲清，庄好好已经按父亲的嘱托赶到了学校。一进校门，她就在走廊口和叶爱花正面撞上，两人眼神一交汇，空气中立刻弥漫出复杂微妙火花。庄好好顾不上尴尬，当场把弟弟了个狗血淋头，责怪他再三惹事，让父亲在厂里跟着丢脸。等叶爱花离开后，她又以'真正家长'的身份稳稳走进教室，径直坐到苏小曼身旁，学着叶爱花刚才那套自信满满的话术，为弟弟'挽尊'，一面替弟弟解释调皮原因，一面不忘给自己和父亲贴金。

很，家长会正式开始，周主任站在讲台上，先是简明扼要地说明会议安排，随后郑重其事地向大家介绍学校新来的老师——候鲜。谁料他目光一扫台下，忽然在一片家长人群中锁定了庄好好，眉头一皱，当场点名问她是不是学生家长。面对众多目光，庄好好一时间语塞，支支吾吾的模样立刻引来窃窃私语。周主任向来公事公办，丝不肯通融，当众指出她并非学生家长，她马上离开教室。庄好好一脸通红，在众人注视下灰头土脸地走出教室，那点好不容易鼓起的'成熟女性'气势瞬间崩塌。

此时的工厂车里，黄殿堂正组织工人们学习社论，气氛严肃而庄重。他特意点名让庄先进给大家'做个表率'，希望借着他的口风，将文件精神达给每一名工人。就在这时候，学校的电话到了厂里值班室，接线员匆匆赶来传话，说庄先进的儿子在学校又惹了事。庄先进只觉得脑仁一紧，不等黄殿堂多说，就火急火燎地向领导请假，顾不上不完美的表率发言'，拔腿就往学校赶。一路上他气不打一处来，满脑子都是该怎么收拾不省心的儿子，等到了学校门口，看见女儿卷着的新发型，也只来得及皱皱眉，根本不上责备。

谁知刚一走进教学楼，他就撞见走廊里一片混乱——庄学习和黄险峰已经扭打成一团，拳脚相向，场面极其难看。周主任气得脸铁，赶忙叫来候鲜一起处理，试图将两人分开。庄先进见黄险峰一副气焰嚣张、得理不饶人的样子，怒火从心口冲上顶，几步上前就把他一把扭住，喝斥着要他别再欺人。两边的情绪迅速升级，你一言我一语，推搡声、喊叫声夹杂在一起，一时间乱作一团。恰在此时，苏小曼牵着王元媛，从教室门外匆匆赶来，刚走到门就被眼前这一幕吓了一跳。

庄先进的余光扫到苏小曼，顿时意识到自己此刻'粗暴教训别家孩子'的模样多难看，手上一松，不由自主地放开了黄峰，声音也立刻低了一个调。候鲜见双方家长都已经到齐，知道这是一个必须当场解决的好时机，于是把冲突的'根源'摆上台面：他拿出庄学习和王元媛的两份试卷众人都看——两张卷子从答题顺序到错误答案竟然一模一样，连错的题都毫厘不差，活生生就是一份抄另一份的结果。被到风口浪尖的两位孩子，却谁也不肯牵对方，反而一口咬定'是自己抄了对方的'，你抢着揽责任，我抢着认错误。

这番'互相护短'在大人眼里却是一团更大的麻烦。庄先进本就因架一事憋了一肚子火，见到试卷后怒火再度飙升，一抬手就要当场揍庄学习，让他'长长记性'。他粗壮的手臂一甩险些波及站在旁边的苏小曼，把她吓连忙后退半步。局

面一度剑拔弩张，可是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大家心里都清楚，再追究抄袭到底由谁先开头、是谁带坏谁，也已经失去了意义。为了两边的面子，也为了孩子的未来，庄先进和苏小曼只好暂且放下成见，不再咬着责任不放。反倒是庄学习和王元媛因为这次并肩‘共患难’，在尴尬互相维护之中，悄然拉近了距离，彼看对方的眼神，都多了几分默契和微妙的好感。

回到厂里，风波并未真正平息。黄殿堂得知儿子在学校被庄先进‘教训’过一通，心里着一股怨气，逮着机会就在车间里高声指责，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庄先进仗着自己‘能打能骂’，随意动手，完全不顾别为人父母的感受。工友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轻易插话。叶爱花在旁看不过去，她一向护着庄先进，立刻站出来为师父辩解，强调庄先进只是心疼儿子、气急之下才控制不住，绝不是故意对黄险峰下手。她越说越激动，话语间替庄先进护得太过，用词也渐渐锋利起来，不知不觉踩到了黄殿堂的自尊线。

黄殿堂身为车间领导，怎肯容一个小在众人面前顶嘴？他当场板起脸，用比刚才对庄先进更重的话，头盖脸地训斥叶爱花，连她平日里嘴快、做事毛躁的老毛病都一并翻出来数落。叶爱花被怼得脸上火辣，委屈却无处可说，只能强撑着把泪意压去。躲在一旁观望的刘成，把全过程看得一清二楚。等人群散去，他悄悄走到叶爱花身边，软声细语地安慰了几句默默记下她受委屈的样子。转头，他提着东西去给黄殿堂送礼，想借着私下说情替叶爱花缓和刚才的冲突，希望领导能高抬贵手别记在心上。只是黄殿堂心性刚硬，认定了‘上下尊卑’的规矩，对份迟来的好意并不领情，冷冰冰地把人打发走。

叶爱花心里的委屈越积越深，越想越觉得没人真正理解。她恼恨之下跑去找庄先进，想从他得到一点安慰。谁知刚一见面，她的视线就被庄先进外衣口袋里露出的那条新纱巾吸引住了。那是她喜欢的花色款式，她下意识以为是师父为了弥补今天的尴尬，特买来送给自己的，心头立刻涌起一阵甜意。她毫不客气地上前一把将纱巾夺过，熟练地绕到脖子上，站在那儿划着，脸上难得露出少女般的得意和满足。

> 庄先进见状，心里一惊，本想解释又一时语塞。那条纱巾本是他准备送给女儿庄好好的小礼物，想借此缓和父女之间时而紧绷的气氛。眼看叶爱花已经礼物视作‘定情信物’，他生怕再说真相会让她颜面扫地，只好硬着头皮改口，支支吾吾地说这纱巾是专门给儿买的。话一出口，空气顿时变得尴尬。叶爱花愣了一下，很快强作轻松地笑笑，嘴上说着‘那当然不能抢女儿的东西’，手却慢吞吞地把纱巾取下，还给了他。她转过身时，脸上那抹瞬间黯下去神情无人看见，只留下庄先进站在原地，握着那条纱巾，既不知该如何解释，也不知如何面对这段越来越复杂的情感纠葛。

好好的时光第3集剧情介绍

下班回到家里，王元媛一边放下书包，一边随口和妈妈苏小曼说起白天在单位听到的事情：庄先进的爱人前些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去世了，走得匆忙，连句完整的告别都没来得及留下。苏小曼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平日里看着憨厚寡言、干活利索的男人，竟然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过了这么多年。她忍不住追问细节，王元媛便把自己知道的零碎消息都说了：大女儿庄好好在母亲出事后，很早就顶起了家里的一片天，既要照顾两个弟弟，又帮着父亲料理家务，连自己想买一支新钢笔都要犹豫半天。从前那些被她当成‘土气’‘不爱打扮’的地方，此刻忽然有了另一层含义——那是被生活硬生生压出来的懂事。苏小曼听完，怔怔地坐在椅子上，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楚，既为这个男人的不易，也为那个早熟女孩的坚韧。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胡同里，庄家的厨房里却飘着煎鸡蛋的香味。庄好好挽着袖子，动作麻利地把面糊摊平，再打入鸡蛋，煎到两面金黄时熟练地翻面，油锅轻响。今天算是家里难得的‘改善生活’，她特意给父亲庄先进和两个弟弟都烙了鸡蛋饼。平日里，庄家餐桌上最常见的，不过是蒸馒头、烙大饼，再就着一碟虾酱或腌菜，偶尔有点肉味，都能让兄弟俩乐上好一阵。院子里破旧的木桌旁，父子四人围坐着，一边吃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学校里新来的老师、厂里新调来的工人，好不热闹。就在这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崔姨扯着嗓门进来了，她又提起那位在邻居口中被传得热火朝天的寡妇，想再一次撮合给庄先进，念叨着人家条件实在不差，就是年纪大点儿、模样丑点儿，又没有孩子，正好可以一心一意给庄家当后勤。

崔姨的话一出口，庄先进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他嘴上客客气气，却是一口回绝，连个转圜余地都没留，简单一句‘合不来’，就堵住了对方所有话头。事实上，他心里有自己的盘算。那位寡妇的容貌他不喜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对苏小曼有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那种好感来得悄无声息，却根深蒂固，让他对这些被人牵线搭桥的相

亲毫无兴趣。庄好好坐在一旁，看着父亲再次拒绝提亲，心里却五味杂陈。奶奶临终前曾紧紧握着她的手，反复叮嘱，要帮父亲寻个可靠的老伴，好有人和他说话，也能在家里多一双手分担，她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当她见父亲又一次固执地回绝，只好硬着头皮说几句劝和的话。崔姨见庄先进‘油盐不进’，急得直摇头，数落他不体谅家里大闺女，‘全家上下都靠好好张罗，将来姑娘名声被耽误了还怎么嫁人？’一通话说得又急又重，可庄先进只是低头抽烟，仍旧不肯松口。最后崔姨恼得不轻，甩手就走，临出门还念叨着‘真不懂事’。屋里的气氛一时有些僵，庄好好只好佯装轻松地收拾碗筷，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悄悄压回心底。

另一头，黄家却是另一番热闹。曲柏珍刚从学校听说，儿子黄险峰在班上受了委屈——说是被老师批评得脸都红了，回家时闷着头不肯说话，她越想越气，火冒三丈。她拿起筷子重重往碗边一敲，冲着坐在对面的丈夫黄殿堂大发牢骚，埋怨他‘没本事’，说自己真恨不得在学校开个批斗会，好好替儿子出口气。按她的逻辑，家里怎么说也算‘有头有脸’，一个是厂里的主任，一个是分厂厂长，凭什么儿子受气还要忍？黄殿堂却不愿跟着她一起火上浇油，他慢吞吞地解释：‘我不过是个分厂厂长，你也只是个代主任，算不得什么大官。再说，现在庄先进是林世俊眼里的红人，真要为这点小事去顶撞林家，不值当。’这一番话非但没把火压下去，反而让曲柏珍越听越不顺耳，一口一个‘怂包’，骂得父子俩抬不起头来。

饭桌上的气氛在争吵中迅速降温，筷子声碗盘声也渐渐少了。黄殿堂脸一沉，索性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干脆不吃了，起身就回屋。黄险峰夹在父母中间，既不敢顶嘴又不敢劝，只好埋头猛往嘴里扒饭，好像把饭吃得越快，眼下的局面就能过去得越快。曲柏珍虽然嘴上骂得凶，心里到底还惦记着丈夫的辛苦，眼见黄殿堂摔筷子进屋，她嘴角一撇，还是在菜碗里挑出两块鱼、一点肉，留在他的碗旁。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还在自言自语地抱怨，家里男人一个比一个没出息，只有自己还算有点‘血性’，却不知道这股火气，究竟是在维护儿子的尊严，还是在对自己这些年不如意的生活发泄。

夜色渐深，车队里灯火亮起，庄好好换好工作服，准备去上晚班。刚走到胡同口，她就看见单宝昆背着吉，略显局促地站在那儿等她。见她出现，他快步迎上去，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开口，为前些天在车上她帮忙照顾乘客的事道谢。话说得拘谨，却字字真诚。接着，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小包，递到她手里。打开一看，是个亲手缝制的纯皮夹子，软牛皮的纹理在灯光下泛着柔润的光泽，线脚密密匝匝，连内衬都铺了绒布。车队，老司机陈师傅正拿着工会职工表让庄好好填，眼角余光一扫见那皮夹子，忍不住啧啧称赞，伸手捻了捻皮面，夸手艺好，针脚细，做起来一点都不马虎。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半打趣半认真地笑道：‘这小子用这么大心思，十有八九是对你有意思喽。’

夜班公交载着一车人缓缓驶出场站。庄好好站在车厢中段，用心扶稳每一个上车乘客，空下来的时候就埋头在职工表上写写画画。车身一晃一晃，她不小心一松手，手里的表单便轻飘飘滑落到了过道里。刚好路过的单宝昆眼疾手快地弯腰拾起，把表递回给她，顺势在车厢后段找了个座位坐下。邻座是一对温和的老夫妇，见他抱着吉他，闲坐着不弹，就笑咪咪地开口请他来一曲。单宝昆略一迟疑，终究还是把吉他从背后取下，调整了一下琴弦，指尖轻拨，一段熟悉的旋律慢慢在车厢里流淌开来——那是一首《深深的海洋》。老两口听着这曲子，渐渐跟着哼唱起来，声音并不洪亮，却带着一种岁月打磨过的温柔。车厢里的乘客不知不觉安静下来，连吵闹的小孩都瞪大眼睛看着这位抱琴的年轻人。庄好好站在车厢前端，听着那曲子，心里柔软得不像话。她几次转头，碰上单宝昆偷偷投来的目光，心里不由得微微一颤，一种说不出的悸动在胸口蔓延，她赶紧低下头，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装作毫无感觉。

几乎在同一时间，庄先进则在动着另一番‘心思’。他把小儿子庄学习喊到跟前，递给他一条包得整整齐齐的丝巾，让他明天放学后送去给苏小曼，说是要当面道个谢。那条丝巾式样素雅，却是他专程挑选的。庄学习虽然不大懂大人的心事，却也隐约察觉到父亲这份‘谢礼’有点不同寻常，只是少年心性，满脑子是同学间的小打小闹，并未多想。与此同时，苏小曼也托王元媛捎了一份心意，准备了一瓶当下很时髦的雪花膏，让女儿转交给庄好好，说是姑娘家爱美，这点东西算不得什么，却是她的一番心意。第二天中午，学校午休时间到了，孩子们纷纷端出自家带来的饭盒，在教室、走廊处找地方吃。庄学习和王元媛凑到一块儿，习惯性地交换饭盒尝鲜。王元媛见他那边只有简单的馒头就咸菜，忍不住心里一软，把自己饭盒里宝贝似的鸭蛋切了一半给他。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吃得认真，又说又笑，完全没到不远处黄险峰冷冷看着这一幕，他嘴角扯出一丝讥讽，阴阳怪气地丢了几句酸话，让现场顿时有些尴尬。

在厂里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声夹杂着声，此起彼伏。庄先进一边忙着手头工作，一边被两个年轻徒弟缠着讲‘经验’。他们年轻气盛，对感情总有说不完的好奇，央求傅传授点追女孩的窍门。庄先进嘴上嫌不务正业，可说到关键处，也

不免笑着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口气，劝他们要真诚，要踏实，不要只会嘴上耍滑头。这番话落在一旁的叶爱花耳朵里，她渐渐凑近，借打趣的机会，拐弯抹角地问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意中人'。她话说得漫不经心，却处处铺垫，暗示得极为明显——劝他找对象别老指望媒人介绍，身边其实也不错。她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庄先进的表情，仿佛只要他稍稍流露一点变化，自己就有了胜算。苏小曼这边，早就从崔姨嘴里听说，庄好好一直在着给父亲张罗婚事，对这姑娘顿生几分好感，觉得她懂事又顾家。

然而庄先进早就习惯了在感情上装糊。他仿佛听不出叶爱花话里的弦外之音在适当的时候露出一个礼貌的笑，话头一转，便提到了另一件和她息息相关的事——叶爱花的提干。厂里一直有风声，说她的岗位能不能提上去，全被黄殿堂卡在那儿。庄先进压低了声音支招，说黄殿堂这个人倒是不难对付，关键在他媳妇曲柏珍，'这人嘴上厉害，心里其实软，真要想办事，找她说几句好听的，再捎点礼过去，比找谁都管用。'他的语气看似随意，却透着一股对厂里格局的清醒认知。叶爱花听了，虽然嘴假装不在意，心里却开始打起算盘来。

这天傍晚放学后，庄学习把那瓶雪花膏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交到姐姐手里时，还特地强调是苏小曼阿姨的。庄好好接过，心里暖洋洋的，连忙吩咐弟弟第二天记得把家里腌的咸鱼带去学校，转交给苏小曼，说自家没好东西，就拿这个家常味做个回礼。话刚完，庄先进才想起来，原本让儿子送去的丝巾竟然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他脸色一下子沉下来，心里有些懊恼，不知是为这次'失约'惋惜，还是为自己在这件事表现得不够干脆而烦躁。夜里收车的时候，陈师傅像是早有打算，见单宝昆在场，便故意抬高嗓门，半开玩笑半地冲庄好好喊，让她第二天上午收完班去扬饭店，吃一碗那里的阳春面——话里话外都是暗示：'要是那小伙子真对你上心，肯定会有行动。'说完还冲单宝昆挤眉弄眼，把话题留给这两个年轻人。

> 公交车行驶在夜路上，前方一辆车突然急刹，红色尾灯骤亮，陈师傅猛地脚踩下刹车，同时使劲打方向盘，车身猛地一晃。庄好好猝不及防，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幸好身旁的单宝昆眼疾手快，伸手一把把她扶住，她的肩膀撞在他口上，一时间两人都怔住了。车厢里有人抱怨，也有人惊呼，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趁着卖票的工夫，单宝昆装作若无其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极小的纸条顺势塞进她的手心里，然后转身去照看其他乘客。庄好好低头一看，心跳莫名快了半拍，等车稍微安稳下来，她悄悄把纸条摊开，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问她第二天早上有没有空，能不能一起去苏扬饭店吃那碗阳春面。字迹并不工整，却洋溢着年轻人小心翼翼的期待。她没有回信，只是在下一站下客间，回头看了他眼，那一眼里既有羞涩，也有默认。两人心照不宣，都在心里把那碗面当成了一个小小的约定。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三庄天天在学校里突然发起高烧，老师见孩子烧得脸通红，不敢耽搁，立刻把他送回了家。庄好好匆匆从单位请了假，一边弟弟量体温，一边赶去卫生所抓药，忙脚不沾地。她心里其实清楚，和单宝昆那一碗约好的阳春面，八成是吃不成了。可每当她抱着烧得迷迷糊糊的弟弟，看着他虚弱却信任地抓着自己的手，又所有的遗憾都得往后放。大人的约会、少女的心动，终究抵不过现实生活里病痛和责任的重量。那碗承载着甜意和期待的阳春，只好暂时搁浅在苏扬饭店的某个角里，像一段被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故事，静静等待下一次被想起的时刻。

好好的时光第4集剧情介绍

上世纪的东北小城，冬天长得没有尽头，街巷里却总飘着一股子咸鱼味和炉火味。那时候，桃子罐头算得上是最金贵的甜食——平常日子见不着，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孩子发烧感冒，才舍得拧开一瓶，让糖水里那几瓣金黄桃肉慰贴一下嗓子眼和心窝子。庄好好拎着自家院里晾晒得硬邦邦、泛着银光的咸鱼，推门进了小卖部，用这点自家最拿得出手的東西，和相熟的龚叔换了一瓶桃子罐头。她把玻璃瓶接在手里，冰凉透骨，却觉得心里一阵发热。出门前，她顺手把三弟托付给对门的崔姨，让她帮忙看一会儿，自己还得赶去上班。街上风大，她拢了拢衣领，罐头瓶在怀里磕磕碰碰，发出细小却踏实的声音。

去车队的路不长，却在这天显得格外漫长。庄好好一路上左顾右盼，借着行人的缝隙往前望，总想着也许在哪个路口能看见那个人熟悉的身影。单宝昆，那个背着吉他、总是笑嘻嘻的青年，像是一点不合时宜的亮色，在她单调的生活里晃了一下，就再难从心里抹掉。可这一路看下来，路边的白桦树一棵棵地往后退，却始终没见到他，人影都不挨着她心里那块期待。她心里猛地一沉，暗想他今天大概不会来了。这一抹失落跟着她一起挤上了公交车，像阴云压在额头。

车一启动，她便着嗓子开始卖票。心里堵得慌，嗓门不知不觉就又冲又硬。乘客们大多是熟面孔，被她这火辣辣的声气一激，不满和嘟囔立马堆成了一片。陈师傅一边着方向盘，一边从后视镜瞟了她几眼，等车到红灯跟前，他借着擦玻璃的由头，把她喊到身旁，压低了声音叮嘱她：'庄，家里的事放家里，车上可都是乘客不能拿他们出气。'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提醒，让庄好好心里微微一顿，鼻尖泛酸，却只好把那口气生生咽回肚里。到了下一站，苏小曼上了车，穿着一件旧呢大衣，眉眼利落。庄好好见了熟人，脸色才缓和些，把早上换回来的那包咸鱼塞到她手里，算是句不出口的关切

同一个早晨，城另一头中学里，冬日的阳光从斑驳的窗户射进教室，粉笔灰在光柱里轻轻飞舞。候鲜拿着厚厚一摞作业本，站在讲台前翻阅，眉头越皱越紧。学生们的迹歪歪扭扭，答案敷衍了事，显然心思还飘在课本之外。他'啪'地一声敲了敲黑板，声音在教室里炸开，抬扫过底下一张张年轻却有些涣散的脸，沉声强调高考的重要性，说那是改变命运的门槛，是从这小城走出去的窄窄一条路。讲台下的庄学习垂着眼，心里却暗暗记住这句话。课间时，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条精心挑好的纱巾，鼓起勇气塞到王元媛手里。那是少年人羞涩而笨拙的表达，他没说完，脸先红了半边。

街灯一盏盏亮起来的时候，庄家窄的屋里灯光昏黄，炕上散着几个弟的书本和玩具。庄好好把两个弟弟支出去玩，自己单独把父亲庄先进喊到了屋角。她一向爽利，此刻却难得有些难以启齿。她压低声音，像是打预防针似的，截了当地说起叶爱花最近频频上门、献殷勤的事。她看得明白，那女人眼里打的算盘比天都精，花枝招展，却不像个踏实日子的。她咬着牙说，无论如何，这样的人家不能要。庄先进听着，先是装模作样地皱眉，随即哈哈一笑，摆手让女儿放心，说自己有分寸，绝不会真娶徒弟进门。

父女俩正说着，门外脚步声响起，崔姨提着个布包，笑吟走了进来。她这次来不是闲聊，而是正式给庄学习说亲，介绍的是苏小曼家的堂妹。崔姨一口一个'好姑娘'，把人夸得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庄学习有些局促，耳根梢泛红。庄好好在旁边听着，心里暗暗盘算，这门亲事门当户对，苏家人也算本分，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她干脆利落地替父亲应下了这门相亲，仿在给弟弟的人生画下一条新的轨道，谁都还没意识到，这个决定会把多少人牵扯到一起。

夜色渐深，城市的喧闹退到远处，公交车上的灯却还亮得通明。庄好好跑夜班车，一趟趟在黑暗的街道上穿行，乘客带着各自的故事上车、下车，她却只能站在过道里来回穿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站台——单宝昆着他的吉他，站在路灯下，背影被灯光拉得很长。那一刻，她的心里'咯噔'一下，像是压了一天的石头突然轻了些。车门打开，他上车，笑意还没完全在脸上铺开，麻烦就先一步找上了他们。

车厢里，一个男人赖着不想买票，说什么从来没见过坐个车还非得检票的，嘴上又脏又冲。庄好好一时气不过，话顶得更硬，车厢里的气氛紧绷得像一根弦。那男人她不让步，干脆把话说得更难听，里话外都是轻薄。周围乘客有人劝，有人看热闹。单宝昆站在一旁，脸上的笑意一点点冷下来。他一句废话没多说，突然抄起自己背着的吉他，朝那男人的脑袋狠狠砸了去。木头'咔嚓'一声，琴弦乱飞，男人被打得一愣，随即被人按住报了公安。吉他碎了，场面也乱成一团，却这一瞬间，谁站在哪一边已经一目了然。

事后，车厢里渐渐恢复了秩序，吵闹的人被带走，散落一地的木片和琴弦却成了这段插曲的证据。庄好好一面感激，一面愧疚，觉得自己脾太冲，才连累了他赔上这么一把好吉他。她低声说了几句道歉，又带着几分笨拙的关心问他痛不痛。单宝昆却没当回事似的，摆摆手说乐器坏了还能买，人要是连这点事都不敢管，那还不如回家抱着被窝当缩头乌龟。他提起自己在文化宫工作的事，说到排练、演出时眼睛亮得惊人。庄好好侧着头听，心里不对他多了几分好感——在这座处处讲究'稳当'的小城里，这样的人既让人担心，又格外动人。

第二天早，工厂的上班铃声还没敲响，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寒风里，铁皮门'哐当'作响，工人们三三两两地往里走。庄先进骑着自行车刚到厂门口，叶爱花就利索地从旁边窜出来，一屁股坐上他后座，笑得一脸欢快，双手自然地扶在他肩上，脸几乎贴上了他的后背。厂门口的人来人往，这一幕立刻就被人看在眼里，低声议论像小火苗似的窜开有人砸舌，有人起哄，话里话外都绕着'师傅'和'徒弟'的关系转。

黄殿堂看不过眼，一向在人前爱逞口舌之快，便想趁机挑刺，阴阳怪气地了几句，话里带着讥讽。谁知庄先进一点没怵，几句回击既不粗鲁也不绕弯子，却句句扎在黄殿堂最在意的地方。黄堂被怼得一时接不上话来，脸涨得红，像个被人当众戳破的小孩，只能悻悻地闭了嘴，在一旁干瞪眼。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笑声里夹着几分幸灾乐祸。

这边气氛火热边厂门外的另一处却暗暗藏着别样的火药味。崔姨一大早就领着苏小曼和她堂妹来到了工厂，说是来相亲。苏小的堂妹打扮得利落干净，神情里藏点紧张，却仍不失大方。叶爱花远远瞧见，目光在她颈间一绕——那条纱巾花样眼熟，正是前些天她在苏家见过的款式。想到自己一腔热情迟迟不得回应，再比眼前这位年轻姑娘被郑重其事地领进来，她心里顿时不是滋味，暗暗泛起一股酸意和不快。

等待的夫里，苏小曼一面寒暄，一面认真给堂妹介绍庄家的：父亲老实能干，就是脾气有些倔；姐姐庄好好顶半个家；弟弟庄学习读书用功，将来有出息。堂妹听着，倒也不见害怕，嘴角还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既嫌贫爱富，也没摆架子。她的坦然，反倒让苏小曼心里舒坦些。谁知庄先进得到风声，心里却打定主意要搅黄这亲事。他一跛一拐地往院里走，硬是腰板弄得佝偻，走两步还故意咳上几声，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

叶爱花看得心知肚明，立刻顺势上前唱和，一左一右把他演得更像了不是捶背就是劝他'别硬撑'，嘴里还添油加醋说他这病那痛。苏小曼的堂妹原本满怀期待，此刻再看眼前这位未来可能公公，只觉得心里一沉，脸上写满嫌弃失望。她终究还是年轻，哪里扛得住这番阵仗，三言两语就找了借口，拉着苏小曼匆匆离开，连头都没敢回。相亲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黄了。

等人一走远，苏小曼才反应过味来，气得脸都白了，质问庄先进办事太不地道，明明不想成亲，干脆说清就是，何必装病骗人。庄先进见她真急了连忙从厂里追出来，在寒风中一路喊她名字，终于在拐角处拦住人。他一边喘气一边解释，说自己也是顾念姑娘的面子——若当众拒绝，只怕传出去伤了女孩的名声，与其如此，不如对方看不上自己，这样一来，大家都还好过些。话说到这份上，再加上他追得满头大汗、手里连钱都忘了带出来，苏小心里的火气消了几分。

见他掏了掏口袋，两手空空，苏小曼叹口气，从包里摸出几张零钱，塞到他手里说：'拿去坐公交吧，别又走回去冻着。'这一瞬间，两人的关系悄悄拉近了一点，从的师徒之外，多了一丝说不清的牵挂。庄先进握着那几张皱巴巴的车票钱，突然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那时他还是青年标兵，着笔挺的中山装，被选去省城开会意气风发。那会儿他和团委一位干事相熟，借着机会学了几天摄影，在会场外给几个青年拍了几张照片，其中就有当年的苏小曼。那照片后来竟登上报纸。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苏小曼一脸茫然，对那段被定格在纸上的青春毫无印象。

午后，工厂食堂里升腾起一股久违的肉，这天伙食难得改善，大家排队打饭，铁里一笼一笼地往外端肉馅饺子，热气腾腾。刘成端着饭盒站在队伍里，小心翼翼地让师傅多舀了几勺，饺子一个挨一个地躺满了饭盒。他自己舍不得当场吃盖好盖子，揣在怀里，生怕凉了，又怕汤汁洒出来。等到下了班，他特意赶去车站，在冷风里等着庄好好。

> 人群散去又聚拢，他一眼就认那道熟悉的身影。把饭盒递过去时，他的手有一点点发抖，却努力装作若无其事，只说食堂今天改善伙食，让她趁热吃。庄好好笑着接过，只当是老同事的照应，心把他当成性子老实的'刘大哥'，丝毫没察觉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正藏在这满满一盒饺子底下。她匆匆道谢，身就去忙下一趟车，把那点暧昧的温度在了北风里，让它自己慢慢凉下去。

同一时间的城另一头，光线昏黄的小馆子里飘着菜油香。苏小曼请庄先进吃饭，桌上两菜一汤，简单却用。她并没急着动筷子，而是仔细盘问起当年拍照的细节，似乎想从那些早被时间抹淡的记忆里，找出一点自己不知道的往。庄先进放下酒杯，慢慢讲起那段光：自己当年是厂里的青年标兵，被点名去省城参加表彰会，对着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发言，心里激动得直打鼓。会间结识的团委干事手里拿着照相机，黑银圈，他看得眼热，就央求对方教了几手。几天功夫，他竟还真学会了些皮毛，有机会时就给同去的青年照相。谁知那几照片里，正好有一个扎着辫子、眼神强的姑娘，那就是年轻时候的苏小曼。照片被报社选中刊登，成了许多人珍藏的荣耀一页，唯独当事人自己，早就将那一刻遗忘在岁月深处。窗外风声猎猎，屋内光摇晃，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把过去与现在悄然连在了一起，而他们的故事，也才刚刚翻开新的一页。

好好的时光第 5 集剧情介绍

老照片泛黄的纸面上，定格着一群年轻人的笑脸。庄先进随口提起当年的集体照，本只是想缓和气氛，却不料唤醒了苏小曼尘封多年的记忆。她愣了愣，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好像也在那张合影里，同样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同样青涩拘谨，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谁。如今再回想，两人在照片里早已同框，那些年风吹不走的影影绰绰，仿佛预

告了此刻的再相逢——原来缘分并非始于今天，而是在那个无人留意的瞬间悄然种下，只是他们谁都没意识到而已。

谈话渐渐热络起来，苏小曼一向嘴快，顺势就提到了堂妹小柳，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和亲近，夸她人勤快，肯吃苦，会持家，是个过日子的好人选。她说得自然诚恳，仿佛真心替庄先进盘算，想给他介绍一个合适的媳妇。可庄先进只是淡淡一笑，那笑里藏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看透一切的清醒。他并不买账，甚至毫不避讳地指出小柳看重的，不过是他手里那张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的‘票’。在他看来，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掺杂了算计和交换，不过是堂而皇之的利益置换，与情意无关。他说得平静，却像一盆凉水，浇熄了苏小曼原本略带兴奋的热情。

苏小曼被他说得一愣，心里有些尴尬，又隐隐替堂妹难过。她转念一想，不禁猜测起庄先进真正的心思。既然他对小柳没有半点意思，又何必千里迢迢跑来相亲？她忍不住打量眼前这个男人——话不多，却有自己的主意，既不油滑，也不敷衍，好像心里早就有人了，只是藏得深，不愿说。沉默片刻，她试探着提了一句，半真半假地猜测，是不是叶爱花？毕竟工厂里多少人都看得出来，叶爱花对这位‘庄师父’一心一意，甚至有些不顾脸面地殷勤。

这个名字一出口，气氛陡然一变。庄先进仿佛被什么刺激到，脱口而出的不是否认，而是另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他没有绕弯子，也顾不上再装糊涂，索性把这些年小心翼翼收起的好感统统摊在桌面。他说起苏小曼，说她当年在歌舞团时，舞台灯光照在她身上，好像把她整个人点亮了。别人只记得那场晚会热闹非凡，他却记得她唱过的每一首歌，每一个转身，每一个笑容。那一晚，他坐在台下，悄悄跟着一起哼，却不敢多看几眼，只能把那份悸动藏在心底，埋进岁月里，以为再见已是奢望。

话到此处，似乎有一些说不清的冲动在心里翻涌。庄先进不自觉地轻轻哼起当年的曲子，嗓音不高，也谈不上多专业，甚至略带一些生疏和沙哑，可那份真切却轻易穿透了喧嚣。小饭馆里其他食客本来各自低头吃饭，听见歌声，都不由得抬起头来，有人笑，有人好奇，有人会心地点头。等他一曲终了，店里竟自发响起了一阵掌声，带着善意，也带着几分起哄。苏小曼被这突如其来的热烈弄得有些局促，面上发烫，心里却五味杂陈：既感动，又不安。

她不是对他没有好感。一路相处下来，她看得出庄先进为人厚道，待人宽和，对三个孩子也有耐心与担当，这样的男人，在那个风雨不定的年代，实属难得。可她更清楚，心动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过日子是另一回事。她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责任和顾虑，也看得见他身后那三个需要操心的孩子，看得见眼前这个男人身上不轻不重的负担。她不想仓促答应，更不愿在情感上冒险。于是，她深吸一口气，在掌声散去的间隙里，安静而坚定地拒绝了他。没给任何暧昧的余地，只是轻声说了几句客气话，放下钱，转身离开，背影坚定得不容挽留。

门口的风有些冷，吹乱了她的头发，也吹得庄先进心口生疼。他望着她匆匆离开的背影，心里那点刚刚燃起的希望速冷却下来。桌上的饭菜还剩一半，他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明明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却在真正听见‘拒绝’两个字时，还是难免失落。他没有追出去，没有挽留，只是默默收拾东西，像往常一样结账离开，好像这场表白不过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句说出口的喜欢，是他迟了太多年的勇气。

与此同时，另一头的日子照旧继续。崔姨早早守在巷子口，等着打听相亲的结果。她嘴上不说，心里却比谁都上心，指望着小柳能抓住机会，嫁进庄家，凭着这门亲事把户口问题解决了，也算替娘家争口气。谁知一听说庄先进根本没看上小柳，她神立刻变了，嘴里嘟囔个不停，一会儿说他‘挑三拣四’，一会儿又感叹他带着三个孩子还敢眼光这么高，真当自己是个香饽饽。抱怨归抱怨，她心里其实也明白，姻这种事，强求不得，可理智归理智，现实落空的失望还是免不了。

而在工厂那边，叶爱花这几天心绪更加宁。她在车间的角落里抓住一个间隙拉着师弟小声说话，话题绕来绕去，最终又回到了庄先进和苏小曼身上。她提起那条纱巾——那是她好不容易选好送出的礼物，却半路成了别人的饰物。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师父对谁都一视同仁，唯独对苏小曼，总有几分说不清的特别。她不是不懂，只是不愿承认。她把这些年一点一滴的小细节翻出来给师弟听，希望能从旁人的嘴里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哪怕是自欺欺人也好。

> 师弟倒是看得通透，他听完以后沉吟片刻，反倒劝她别再绕弯子了。如果真觉得不对，就直接问，别总靠试探和暗示。可是听她说起自己早就暗示过，庄先进总装不懂，他忽然笑了笑，提出另一种可能：也许庄先进不是装糊涂，而是在演戏。要真是和苏小曼有什么，他怎么还肯出来相亲？这种明知无望还继续相亲的举动，更像是做给别人看，既给苏小曼留体面，又向周围人证明自己心里仍然‘空着’。这个推断犹如一阵风，吹得叶爱花那颗近乎灰心的心，又开始

跃动起来。

她攥手里那点微不足道的希望，硬生生给自己打了气。也许事情还没到绝望的地步，也许她还有机会。于是，当天下午，她鼓起勇气去庄先进，借口说有事要商量，试探着他晚上单独谈谈。她本以为，他或许会犹豫，或者干脆装糊涂岔开话题，可没想到庄先进这次出奇干脆，几乎不给她任何幻想的空间。他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地拒绝，态度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他不愿和她有任何越界的关系，师徒就是师徒，不能混为一谈。这句‘清界限’的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她最后一点自尊。

晚霞将落未落时分，庄先进踩着单车往家赶。路过小巷口，他看到王元媛和王元义姐俩，缩在墙边，眼里盯着糕点铺前那一笼热腾腾的肉蛋包子，馋意几乎写在脸上。他心里一软，顺手买了几个到他们手里，说是自己吃多了，别糟蹋了孩子们欢天喜地地接过，没多想背后的人情世故。可等这事传到苏小曼耳朵里，她却并不觉得这只是小小的善举。她严厉地批评了王元义，反复叮嘱以后不能便收别人的东西，更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她不是不感激庄先进的好，而是太明白人情的重量，一旦习惯收，就再难轻易抽身。

叶爱花没有就此罢休。从庄先进那里碰了壁，转头又找到庄好好。以闲聊为名，她陪着小姑娘坐在院子里，说着无关痛痒的工厂趣事，话锋却不动声色地拐向了庄先进。她似是无意提了一句，说庄师父对苏小曼的态度有多不同，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庄好好原本就敏感，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揪成一——她一直以为父亲只是忙着养家，没心再成家，没想到他心里竟悄悄装了人，而且还是那个看起来温柔可靠的苏阿姨。

晚饭后，天色渐暗，屋子里灯光昏黄。庄好好憋了一肚子话，忍不住把父亲拉到门外，压低声音问了个明白。面对女儿直截了当的问题，庄先进没有再闪躲。他没有说‘喜欢’那么直接，却用了一长串认真慎重的评价：苏小曼是个难得的好女人，通情达理，有担当，会为别人着想，教孩子有分寸，会把话说在前头，不拖泥带水。说着说着，他目光都柔和了下来，不再是一个亲在跟女儿聊天，而像是一个男人在描绘自己心中那个近乎理想的伴侣。庄好好听在耳里，心里却更加复杂：一边是对父亲单多年的心疼，一边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后’的本能排斥，她不愿意再有人来瓜分父亲的爱，更别说那人还带着一起进门。

他们正说着话，院门口传来敲门声。叶爱花端着一大碗自家做的卤肉，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嘴上说着是顺道送点给三个孩子尝尝她系着围裙，手脚利落地在厨房和堂屋之间穿梭，帮忙端碗添饭，忙得不亦乐乎，像极了已经在这家落了根的女。庄好好悄悄打量着她，心里暗暗：如果真要是有人来照顾他们家，似乎像‘花姑姑’这样勤快利落、说话爽朗的人，更让她放心。苏小曼虽然好，却总给她一种‘站得太远’的感觉，像个高不可攀的客人，而爱花，则像一件随手可触的家常物件，虽然普通，却实用耐看。

饭后收拾的间隙，庄好好悄悄把叶爱拉到一旁，话里话外都在鼓励她多家里走动。她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肯花时间，总能捂热。她不是不清楚叶爱花对父亲的情意，反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她有意无意地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像是在替父亲做主，却更像是在替自己选一个将来可以接受的‘后妈’人选。庄先进本就不爱麻烦，此刻面对女儿一声声‘你送姑姑回去吧’，也只好拗不过，推着自行，送叶爱花在夜色里回家。

夜风中，街道安静得只剩脚踏车链摩擦的声响。叶爱花坐在后座上，抓着车座边缘，心里一阵阵发烫她趁着路上没什么人，再次表了态，几乎有些倔强地说，自己不会轻易退让，哪怕苏小曼再好，她也要光明正大地和方公平竞争，总要给自己一个不留遗憾的机会她说‘非要抱得美男归’时，刻意装出轻松的语气，仿佛是在开玩笑，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句玩笑背后藏着多少不安与执着。

第二天一早，集市弥漫着油锅里炸面食的香味。叶爱花排在买早餐的长队中，手里捏着几张粮票，正想着庄家几个孩子爱吃什么。这时，她看到头的曲柏珍翻了翻手里的粮票，脸略显为难——票数明显不够，连基本的油条都买不起。叶爱花皱了皱眉，想也没多想，就从自己手里抽出一张递过去，说是自己多带了，顺便帮个忙。曲柏珍感激接下，嘴上连声道谢，随口又八卦似的问起叶爱花的婚事，问她是不是也该考虑个人生大事了。

也许这几日憋得辛苦，也许是心里实在憋住，她索性不再遮掩，半真半笑地说起庄先进，说他其实心里喜欢的是小曼。这话传出去，不知不觉间，又在小小的社区里掀起了一丝看不见的涟漪。等她买好早饭，提着热腾腾的油条和豆浆去了庄家，迎面对三姐弟就是一阵亲切招呼，说是自己顺路买多了，让他们趁热吃。她端茶递水，进进出出，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关心，举手投足都显出副当家主母般的从容，让人一时竟难想象她只是个‘外人’。

临近上班时间，庄好好换好衣服，还是放心不下，特地绕道去了苏小曼那儿。她嘴上说的是两个弟弟调皮捣蛋，回家就会惹事，父亲忙了一天回来也只会当甩手掌柜，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顶着。话说得细碎烦琐，表面像是在发牢，实际上却字字带锋——她在试探，也在传一个明确的信号：庄家并不好伺候，她不愿也不欢迎任何人轻易介入他们的生活。苏小曼听得出来，这些抱怨不过是掩饰情绪的外衣。她没有生气，只是耐心听完，目光温，却一字一句说得明白：无论别人怎么想，她与庄先进之间，绝无可能发展成那种关系。

这一句'绝无可能'，说得既坚定礼貌，像一把稳稳插在地里的标杆像一张让人安心的'证明'。庄好好听完，暗暗松了口气。她从这句回答里，听到的不只是拒绝，还有一种对他们一家现状的尊重——苏小曼没有要闯进来的意思，也没打算借着亲的好感改变什么。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她告辞时比来时轻松许多，脚步都快了几分。

就在这一来一回的情感交锋之外，青春也在另一种方式展开。那天黄昏，单宝昆骑着自行车来接庄好好，说要带她去海边散心。海风带着咸味，浪花拍打礁石，迸溅出细碎的水花。两人站在略显潮的礁石上，远处海天相接，视线辽阔得让人忍不住想大声喊出压在心底的话。单宝昆深吸一口气，忽然对着旷的海面大声告白，把自己憋了许久的意一字一句喊了出来。他没有华丽的辞藻，用最直白的方式把喜欢说得掷地有声，任由海风把这些话吹得老远老远。

告白之后，他有些紧张，又有些害，却还是笨拙地抱起吉他，指尖在琴弦上略显生疏地滑动，弹唱了一首略微走调却真挚的生日歌。音符在海风里忽忽近，不成体系，却恰好动人。庄好好愣下，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而她自己竟差点忘了。那些被家务、弟弟、柴米油盐 and 父亲忧虑裹挟的日子里，她已经很久没认真为自己庆祝过什么。眼前这个男孩却记得如此清楚，还费尽心思给她准备了这样一份笨拙却用心的惊喜。海风吹得她眼睛发酸，她再也忍不住，眼夺眶而出，却带着笑意。

这一刻，她仿佛从被家庭责任压得喘不过气的小大人，重新变回了一个平凡的、会为一句情话一首歌感动到落泪的年轻女孩。远处的海浪一波接一波拍上岸，像是为这迟来的青春鼓掌。运在不知不觉间把每个人推向不同的岔路口：有人在暗处固执守候，有人在光里坦然拒绝，有人在夹缝中权衡取舍，也有人终于起勇气，朝着喜欢的人迈出一大步。故事还远结束，可这一晚，在海风与歌声中，庄好好至少为自己，过了一个真正属于她的生日。

好好的时光第 6 集剧情介绍

海风渐渐变凉，海水一寸一寸往岸边漫过来，礁石被潮水淹没的速度肉眼可见。单宝昆一只手握着自行车把，一只手护着后座上的庄好好，踩得飞快。车轮带着潮湿的沙砾，在公路上滚出一串细碎的水痕。庄好好回头望了眼远处灰蓝色的海面，想到白天在海边，单宝昆拿着那块简陋的小蛋糕，在众人起哄声里唱起走调的生日歌，鼻子猛地一酸。自从母亲去世后，她习惯了一个人过生日，甚至刻意不去记这一天，只当它不存在。没想到会有人笨拙又郑重地替她记住，会在这样的黄昏里，为她点亮一支小小的蜡烛。眼泪就那样不受控制地往下掉，落在迎风飘动的碎刘海上。单宝昆心里一紧，以为自己哪里做错了，慌忙把车停在路边，下车蹲在她面前，一边替她擦眼泪，一边语无伦次地解释。听清她哽咽着说是'太高兴了'，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又酸又暖。那一刻，他看着庄好好红着鼻子、用力抿着嘴不让自己失态的模样，突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心疼。他用力把她搂进怀里，笨拙地在她耳边承诺：以后每一年，他都陪她过生日，不管风里雨里，都不会让她再一个人。庄好好靠在他的肩头，听着他带点儿喘息的声音，只觉得这句话比什么誓言都踏实。

夜色完全落下来的时候，街道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昏黄的光把老旧的楼房镀上一层模糊的光圈。庄好好拎着包，从院子门口绕过一地影影绰绰的树影，推开自家房门。她原本以为屋里早已黑灯瞎火，父亲一向节俭，灯只要不用就立刻关掉。谁知客厅的顶灯还亮着，昏黄却温暖，照得饭桌上的碗筷清清楚楚。庄先进坐在桌边，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两手老老实实交叠在膝上，像是在等人开会。听见门响，他猛地站起来，动作有些局促，脚下还差点儿被椅子腿绊了一下。他装作若无其事，忙不迭往厨房里去，说是给她热点儿吃的，让她别饿着。很快，厨房里传来碗筷碰撞的声音和煤气灶'呼'的一声燃气声，他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里漂着几片青菜，还有一枚煎得有些焦的荷包，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有一种家里才有的味道。庄好好坐下时，看见那碗面旁边放着一只小碟，里面是几片切得参差不齐的火腿肠，这在他们家已经算得上'菜'。她抬眼看父亲，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她知道，他其实记得自己的生日，只是那四个字——'生日快乐'——哽在他喉咙里，说不出口。庄先进在桌边站了一会儿，像鼓了好大勇气

才挤出一句：'今天忙坏了吧？……吃碗面，早点睡。'声音不大，却像悄悄绕过那几个没说出口的字。庄好好端起筷子，心里一点点热起来，眼底的酸意散开，连那碗略显寡淡的面，都变得格外好吃。她只当什么也没察觉，只是轻声说：'嗯，爸，你也早点歇着。'两人都心不宣，静静守着这点笨拙的温情。

第二天一早，海风还带着点凉意，院子里晒着的被褥在风里鼓鼓囊囊地翻动。单宝昆早早跑去找人，心里打定主意要带庄好好看一场新上映的电影，算是给她补一个正式的生日'节目'。电影厂最近排片紧，票难求，他只好着脸皮去找在厂里做文员的孙颖帮忙。孙颖平日里打扮得体，说话温温柔柔，早就暗暗对这个憨厚又仗义的小伙子有几分好感。听说他要票的时候，原本答应得爽快，可当她抬眼，看见他身后悄然站着的庄好好，脸色立刻就变了。那一瞬间，目光里掠过一丝打量和防备，笑容也淡了几分。她把手里的本子往桌上一拍，借口说最近电影太火，连内部票都紧俏，一张都挤不出来。单宝昆有些尴尬，张了张嘴，不知该替谁说一句好话。庄好好看出端倪，怕他难做，便抢先笑着说道：'没事，反正我也不爱看，去听你唱几段就行。'一句话既替孙颖解了围，也给单宝昆留了脸面。可气氛一旦变了，再强行热络也回不去。单宝昆被这么一搅合，兴致全无，手插在兜里，陪着庄好好慢慢走出电影厂的大门。身后人来人往，招牌灯箱上的海报显得刺眼，他们却像被隔绝在热闹之外，只剩下鞋底踩在地上的'笃笃'声，在冷清的走廊里回响。

与此同时，厂办的办公室里，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味道。黄殿堂端着一份文件，大摇大摆地走到叶爱花办公桌旁，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是有一份材料需要她核对。话音未落，他整个人就靠得极近，刻意把半边身子斜过来，胳膊自然地搭在桌沿，手指若有若无地碰触她的手背，借着递笔、接纸的动作占便宜。叶爱花心里冷笑，面上却动声色。她太清楚这人是什么德行，在单位里仗着一丁点职权，油腔滑调，嘴上占尽便宜，手底下一点都不老实。她没有直接翻脸，而是抬起眼皮，慢悠悠提起黄堂老婆曲柏珍的名字，还故意加了几句夸张的形容：说曲姐脾气大，谁要是敢在外面胡来，回家指定要'剥一层皮'黄殿堂听到'曲柏珍'三个字，脸色眼可见地变了，手立刻像被烫着似的缩了回去，笑容也有些挂不住，再不敢胡乱动手。下班铃响的时候，院子里人声渐渐散去，叶爱花收了桌上的东西，走出厂门，就看见不远处的巷子口，庄先进换上干净的衬衫，头发也难得地梳得整整齐齐，手里还拎着一袋东西，站在那儿左顾右盼。一眼就看出来，这打扮不像是普通应酬，多半是要去见苏小曼。心里那股酸味不受控制地往上冒，眼神忍不住追着那背影看了好久，直到对方消失在街角，才力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把那点不合时宜的酸楚压回去。

城里另一头，放学铃响过很久，学校门口渐安静下来。王元媛带着弟弟王元义在回家的路上，褪色的书包在她瘦削的肩上摇晃。家里日子紧巴，晚饭往往靠着菜场、供销社门口那些被人挑剩的叶子来凑。她叮嘱弟弟去供销社口看看，有没有人丢弃的菜帮子，哪怕是几片发蔫的叶子，也能往锅里添点绿。王元义乖乖照做，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翻拣，用衣角把沾了泥的地方一下一下干净。谁知刚捡到几片，就有个男供销员从里头冲出来，脸涨得通红，二话不说就揪住他的衣领，大声吼他是'小贼'，嘴里难听的话一句接一句，把孩子骂得浑身发。恰好庄先进路过，听到动静，回头一看，就看见这一幕。他皱眉快步走上前，一把拧住那男供销员的胳膊，声音不高格外有力，逼着他当着围上来的顾客同事给孩子道歉。男人脸上挂不住，嘴里嘟囔几句，表面上赔了笑，却憋着一肚子气。等庄先进拽着两个孩子走开，他悄悄抄起一铁铲，想从背后偷袭。庄先进像长了背眼，身体微侧，眼神冷下来，一点也不惧。他身后几个售货员见势不对，连忙上前按住那人，连拉带劝，把场面压了下。风从街口吹过，吹乱了人群的骂声，也吹散了那点火药味。稍晚些时候，车站人来人往，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列进站的广播。单宝昆特意算好点儿，赶到庄好好下班回家要乘的那趟车的停靠站，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车终于来了，他一把扒住车窗，气喘吁吁地对车里的庄好好喊，说自己今晚要跟文工团去黑龙江演，得走一段时间。火车即将鸣笛，车厢里人声嘈杂，庄好好紧握住车窗边缘，眼神里满是不舍，却还是笑着对他一遍叮嘱：要注意安全，别逞强，天冷了穿衣服，有空记得写信……太多话挤在那短短几分钟里，火车一启动，全被留在站台上，变成一串连她自己也听不清的喃喃。

送走单宝昆之后，色更深了，路灯在潮湿的地面上映出一圈圈晕光。庄先进把王元义送回家，顺道从怀里掏出一张旧报纸，这是他特留着的一份。进门后，他把报纸摊在桌，指给苏小曼看那张黑白合影，画面上是当年的一场文艺演出，年轻时的他们站在同一排，笑容青涩而明亮。他用这张合影证明，自己之前的话没有半句虚假，两人实有过交集，不是临时编造的缘分。苏小曼看着照片，一时间有些恍惚，那些被尘封多年的往事被轻轻翻起，露出一一点泛的边角。她温声把人留下来吃晚饭，意从柜子里取出自己精心酿的葡萄酒，说是好不容易攒出来的，要给老朋友尝尝。餐桌上灯光柔和，可王元媛从头到尾都板着脸，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肯说。她心坎儿还在，既有对外人的防备，也有对母亲未来生活可能改变的排斥。趁大人不注意，她悄悄拧开酒瓶，咬牙往里灌了半瓶子。葡萄酒带着酸甜香气，混进那呛人的酸味，成了一种奇怪的味道。庄先进举杯时，刚抿了一口就察觉不对，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硬着头皮，装作赞不绝口，又喝了好几杯。苏小曼见状也要自己倒一杯，他赶紧抢过瓶子，笑称这酒特别合他的口味，舍不得别人喝，

趁着大家说话顾不上他，一口气把剩下的全灌下去直到他起身去上厕所，王元义好奇心起偷偷舔了舔瓶底，脸一下皱成一团，酸得直吐舌头。苏小曼这才反应过来酒里有问题，看着孩子们窘迫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却也明白他们心里那团防备，将所有责备咽回肚里。

第二天傍晚，院子里传来一阵阵清脆的脚步声和塑料袋相互碰撞的细响。叶爱提着一网兜活蹦乱跳的螃蟹，又拎着一大捆新鲜蔬菜，笑呵呵地踏进庄家门槛，说是今天休息，正好给大家做顿好吃的。厨房顿时热起来，菜叶在洗菜盆里翻滚，螃蟹在案板上爬得叮当作响。庄好好一边帮忙择菜，一边念叨着叶爱花以前送来的饭菜，比外头饭店做得还好吃，说到兴奋处半真半假地嚷嚷让她多来几趟。叶爱花心里有些发虚，却也被这番夸奖说得心里甜滋滋的。等到菜一盘盘端桌，红油亮亮的螃蟹、绿油油的炒菜、还有一盘看着色香俱全的红烧肉，空气中香味四溢。庄先进一时还没回来，孩子们早就饿坏了，在招呼下先动了筷子。谁知第一口下去，几人几乎同时皱起眉头，呛人的咸味直冲喉咙，一个个被咸得直咳嗽。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叶爱花讪讪地笑着，只好老实承认，以前她有这本事，都是去饭店打包现成的，装作自己做的。这一次是真想露一手，结果彻底翻车。庄好好先是愣住，随即反应过来——那些看似家常却比饭店还好吃的菜，背后是不知花掉了多少工资和粮票。心里一阵酸楚，想象着叶爱花提着饭盒在饭店打包，又拎着回家小心地装盘，只为在庄先进面前留一个好印象。饭，她特意找了个机会单独和叶爱花说话没有取笑她，而是悄声鼓励她，多努努力，早晚会有一天让庄先进对她改观。她知道，许多感情并不体面，可真心从来不轻。

回到家时，屋内的灯只开了一盏，黄色灯光打在桌上一摞报纸上，铺出长长的影子。庄好好正把碗筷往水池里收，见父亲进门抬头‘嗯’了一声。桌上还剩下几盘菜，螃蟹壳微微发干，盘底凝了白花花的油，显然已经被反复热过。得知单位里的领导要给女儿介绍对象，说那小伙子条件不错人也老实，庄先进下意识觉得，见见也没什么坏处，便随口说了一句：‘去见见也好，反正多认识个人。’他以为自己说得轻描淡写，却没注意到女儿神情微妙的变化。庄好好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多纠缠，顺势岔开话头，提起叶爱花等了他一晚上，菜热了又热，自己却一口没吃。她语气里带着一点责备，也带着替人打抱不平的疼。庄先进却没放在心上，伸筷子随意夹了一口剩菜，狠狠皱了皱眉，只嫌太咸太油，嘴里嘟囔一句‘这不全浪费了吗’便把碗往桌上一搁。对他而言，这只是一次不成的‘饭局’，对旁人投入的时间、心思甚至工资与粮票，他一时并未真正意识到。屋里再次安静下来，只剩下碗筷轻轻碰撞的声音和从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把这一家人心照不宣的情绪吹得摇摇晃晃。

好好的时光第7集剧情介绍

故事从一摞泛黄旧报纸展开。午后的光线从窗棂间斜斜洒进来，苏小曼坐在小方桌旁，接过庄先进带来的旧报纸，纸页一翻，油墨味夹着岁月的尘埃扑鼻而来。那是一段被折叠在时间里的往事，照片里年轻的自己笑得明亮，身旁站着意气风发的庄先进。苏小曼一边翻看，一边情不自禁地提起当年的点点滴滴，说到兴头上，不由自主就多絮叨了几句。她眼底有藏不住的怀念，也有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柔软。谁知这些话在女儿王元媛听来，却像是老一辈不知轻重的旧情难忘，引得小姑娘满肚子不痛快。

王元媛正值青春，心思敏感又自以为懂得世事，她看着母亲那种略带羞涩的神情，心底隐隐不舒服，嘴里不由嘟囔开：‘庄家那几个孩子，一个个都不省心，要真嫁过去，还不得变成他们的老妈子？天天伺候人，连个喘气的地方都没有。’话说出口，语气里满是对未来生活的粗浅想象与本能抗拒。她不愿母亲再吃一点苦，也不愿母亲为了一个男人委屈自己，更无法接受一个外来的家庭就这样闯进自己的生活。于是，带着几分幼稚的冲动，她把对未知的担忧，统统化成了对庄家的牢骚。

苏小曼闻言，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她不是没听出女儿话里那股嫌弃和不敬，只是这些年独自撑起一个家，早就习惯了把委屈往肚子里咽。可这一次，她心里确实有些难过，也有些生气。她觉得女儿不懂事，更不懂她这些年在情感上的空缺和隐忍。自己孤身一人把一双儿女拉扯大，早起晚睡、针线锅灶，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真心对她的人，却被女儿一句‘老妈子’轻飘飘地否定。苏小曼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轻轻一叹，起身回房，把门带上，留下客厅里有些发愣的王元媛。

意识到自己话说得太重，王元媛很快又后悔了，忙不迭地在门外解释，生怕母亲真的记恨在心。她隔着门缝喊着，说自己和弟弟王元义以后都会长大，会赚钱，会出人头地，等将来日子好起来了，妈就不用再操心操劳，只管享福。小姑娘想象中的未来很简单：一家人守在一起，不需要外人，也不需要重组家庭，只要兄妹努力争气，就能让母亲过

上体面日子。她是认真的，却没意识到，母亲期待的幸福里，不只是一张安稳的饭桌和一间不漏雨的屋子，还有一个能在余生里并肩同行的伴侣。

另一边，庄家也不平静。屋里光线昏黄，桌上摆着几只粗瓷碗，煮得有些过火的红薯还冒着白气。庄好好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在父亲庄先进面前絮絮叨叨，把叶爱花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她说叶爱花年轻能干，在厂里人缘好，嘴巴又甜，对庄家几个孩子也不吝笑脸，比起苏小曼强出不止一筹。更重要的是，叶爱花不要聘礼，连分文彩礼都不提，只求能和庄先进成个家。庄好好说到动情处，拍着胸脯保证，只要父亲点头，她立刻帮忙张罗，三铺三盖、锅碗瓢盆，全都给他和叶爱花置办齐，绝不让人笑话。

然而，面对女儿近乎'上赶着'的热心，庄先进态度却出奇坚决。他把筷子放下，语气少有的认真，缓缓说道，从前他心里只有亡妻这一人，这些年再没起过另娶的念头，如今要再为谁打开那扇紧闭多年的心门，能装下的也只有苏小曼。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清楚而笃定，没有半分犹疑。对他来说，叶爱花的热情、现实条件的优越，都比不上苏小曼身上那种坚韧安静的光。庄好好听得火气'蹭'地往上冒，一时间只觉得父亲顽固又糊涂，怒气冲冲地甩下一句：'反正这家里有我没我！'话音一落，转身回屋，甩门声在窄窄的屋子里回荡，像一道突兀的裂痕划开了父女之间微妙的距离。

次日天刚蒙蒙亮，街上还有一层薄雾，苏家门口却早已多了一道朴实的身影。庄先进推着那辆旧自行车，车铃轻轻一响，像是小心翼翼求见的叩门声。他说要送苏小曼上班，语气笃定，却透着几分拘谨。苏小曼心里其实是暖的，但转念一想，街坊邻居的眼睛都毒，三句两句就能把她的名声议论得体无完肤，便忙摆手拒绝，说自己走几步路就到车站，不劳他费心。庄先进也不争辩，只说那就推着车陪她走走，一路默默跟在她身侧。从巷口到车站，脚步踩在青石板上，'嗒嗒'作响，谁都没多说话，却胜过许多甜言蜜语。她上车前，他站在人群后，目送她挤进车厢，直到车子开远才转身离开。而苏小曼透过车窗，看着他渐渐模糊在晨雾里的背影，不知不觉就弯起了嘴角，那笑容连她自己都没察觉。

不过，庄好好对待苏小曼的态度，从这天起悄然变了。以往见了她还能笑着打个招呼，如今却阴阳怪气，拐着弯地疏远。那天苏小曼照例排队等车，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上车，庄好好却站在车门口，板着脸说车上已经挤满了，不能再上人。话音未落，车门'砰'地一关，车子绝尘而去，只留下满脸尴尬的苏小曼站在路边。旁边的邻居大嫂看在眼里，心里多少明白了点什么，都在暗暗摇头。这些异样的目光像细针一样扎在苏小曼背上，她装作若无其事，却在转身的一瞬间，眼底闪过一丝逃避的惶惑。

在工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铁锤敲击的声响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铁和机油的味道。庄先进躲在角落，一手拿着铁皮，一手挥着小锤，认真地敲敲打打，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工艺品。随着一锤一锤落下，一个小小的铁片慢慢了形状：腰身微弯，裙摆微扬，仿佛一个正在起舞的姑娘。那轮廓若有若无，越来越像苏小曼。叶爱花刚好路过，看见鬼鬼祟祟的动作，忍不住凑过来一探究竟，嘴角挂着玩味的笑意。庄先进吓得赶紧把东西藏进报纸下面，故作镇定地敲了几下别处，可那份笨拙反而更显真心。等人一走，他又悄悄继续加工，终于，一个挂在酒瓶上的启子成形，上面简简单单刻着'苏小曼'三个字，这点到即止的心思，不必言说，已跃然于铁皮之上。下班后，他照例去了苏家，帮烧煤胎、添炉火，做些粗活累活。王元义眼睛尖，一下就瞧见庄先进手里那件小小的铁制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打量，顿时坏笑着大叫：'妈，这不是照你做的吗？'话音刚落，就把酒瓶启子塞到苏小曼手里。苏小曼接过，耳根迅速染上一抹红，既羞涩又有几分受宠惊。那不过是一件粗糙的小物件，可在她掌里却重得很，仿佛承载了许多她不敢轻易面对的东西。夜里收拾桌面时，她顺手把启子放到了床头柜，视线却忍不住一次次飘回去。

这天傍晚，庄好好下工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弟弟庄学习还缩在被窝里，赖床不肯起来，心里顿时来气，三步两步走过去就把被子掀开，嘴里骂骂咧咧却全是关心庄天天端着一罐桃子罐头从厨房出来，这个三弟体弱多病，又总带着点小心眼，庄好好却偏偏对他最上心。她一边嫌他馋嘴，一边又心软地给他开了一瓶桃罐，舀了一大块递到他碗里。日子虽然清苦，可这一家人吵吵闹闹间也有着自己的热气。同一时间，隔壁的邻居们开始注意到苏家乎多了一个男人的身影，白天院子里出修东西的敲打声，晚上烟囱里的烟也旺了几分。大家看在眼里，议论在心里，目光渐渐变得带着审视和好奇。而庄先进却不以为意，谁叫他心里认准了这个，该扛的活、该出的力，他都愿意默默去做。

夜深时分，街道安静下来，只剩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苏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指尖自觉伸向枕边的那个酒瓶启子，一遍一遍抚过那略显粗糙的边缘。铁片上传来的冰凉触感，渐渐在掌心里捂出一点暖意。她想着这一路走来遇到的风风雨雨，起庄先进每天清晨的等待，想起他不动声色地帮忙干活，又想起女儿冷言冷语的反対，心里像

被什么轻轻撩了一下，疼带着甜，迷惘中又生出一点期待。她不承认自己心动，却再也不能假装无事。

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天冷天热，庄总准时出现在苏家门口。起初，苏小曼既局促又尴尬，既怕别人看见，又怕别人说闲话，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他的陪伴。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竟习惯了道身影，甚至在早上洗脸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听听门外有没有车铃声。若是哪天被琐事耽搁，门口冷冷清清的，她心里就会空落的。那天，她一路走到车站，愈走愈失，心底隐隐冒出一句‘今天怎么没来’，还来不及仔细琢磨，就被身后突然传来的笑声吓了一跳——庄先进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从人群后面探出头，一脸憨笑，像变戏法似出现在她面前。那一刻，她忍不住失笑，怅然和期待在心里交汇，像春天悄然而至时的一阵风，让人措手不及却满心欢。

与此同时，另一个角落里，人的心事也在悄悄发芽。单宝昆从外出演出归来，身上还带着灯光和掌声的余温，下了车就迫不及待直奔庄家。他和庄好好站在胡同口，寒风吹得人打嗦，他却毫不在意，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解下，小心翼翼地绕过她的脖子，又轻轻系好，动作笨拙却特别认真。两人四目相对谁都没说话，却在对方眼里看见了某种同样的。气氛渐渐暧昧起来，仿佛只要再靠近一点，就会有一个轻轻的吻落下。偏偏就在这时，一颗熟透的柿子‘啪’的一声掉在他们身边，打破了这份静谧。

这边的甜蜜还在发酵边的付出却无人知晓。那天，庄先进提着一只空篮子匆匆回家，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原来早些时候，他去苏家帮忙装炉子，才从王元义口中得知苏小曼带着女儿去了雁塔村卖咸鸭蛋。雁塔村离城里不近，路又不好走，苏小曼之所以愿意跑这一趟，就是为了不在熟人前摆摊卖东西。庄先进一听，心里一紧连忙骑车赶过去。赶到时，天色已开始偏斜，他远远看见苏小曼坐在路边，篮子里整齐码放着咸鸭蛋，却几乎无人问津。她脸上挂着勉强的笑，手里的衣角一次次被捻皱。

庄先进站在人群外，看着她那副压抑着失落的模样，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他没有上前打扰悄悄托熟悉的人帮忙，一口气买下了一整咸鸭蛋。钱从他口袋里掏出去，像是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心。做完这一切，他又远远看着她收拾上车，看着她掂着空了大半的篮子，脸上终于露出一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喜悦。他知道，她此刻一定在盘算回家后可以买点肉，给孩子加个菜，却永远想不到，自己身后的那默默付出。车子远去，夕阳落在他身上，把那道背影拉得很长，也把那份不求回报的情意烙进了这条路的石板缝。

当天晚上，雾气在街口缓缓升起，昏黄的路灯下，单宝昆又送庄好好回家。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他担心她冻着，又帮她把围巾往上拢了。两人走到庄家门口，脚步却都停了下来，一时有些舍不得分开。那种依依不舍的情绪，让他们不由自主又靠近了一些，跳声在安静的夜里都变得清晰。虽然真的亲吻，却比亲吻更让人脸红心跳。他们从树上摘下的柿子被切成几块，你一块我一块，边吃边笑，仿佛眼前所有的窘迫与贫穷，都能被这甜味暂时遮掩们谈着婚后的小日子，不怕辛苦，只怕不能和心爱的人凑成一个家。

而庄先进回到家中，刚把空篮子放下，就见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消息——叶爱花竟弃了市里条件优越的楼房，收拾东西搬到了他们家隔壁。那间狭小阴暗的房子，墙皮斑驳，屋顶还时不时漏风漏雨。可她却满不在乎，笑着说只要能离近一点，住哪都无所谓。庄先进既惊讶又为难，只好好言相劝这地方条件太差，住不惯就早点回市里。谁知叶爱花一脸无所谓，眼里只有他的身影，语气笃定，非要把他追到手不可。她的热烈和执着，像一团火，点亮了家的冷清，也让这座小院里多了几分喧闹和窘迫。

庄家的孩子们大多对叶爱花颇有好感。她嘴甜手快爱笑，带一点城市人的爽朗劲儿，逗得庄、庄学习他们都乐呵呵的，晚饭时屋里时常传出孩子们的笑声。庄好好一开始对她也不排斥，甚至在父亲面前帮着说好话，觉得有这样的女人进门，既能有人照顾父，也能让这个家更体面一点。但每当夜深人静，她瞧见父亲一个人坐在炕沿上，沉默地抽着旱烟，目光不自觉落在墙角那只空篮子上，她就明——不管旁人怎么劝，庄先进心里认定的那个人，始终只有苏小曼。对他说来，‘过日子’不是随便凑合的事，而是把剩下的光阴认真托付给一个人。所以他宁可承受子女误解、邻里的议论，也要固执地守着那句承诺：此生若再娶，只娶苏小曼。

好好的时光第 8 集剧情介绍

一大清早，机床的轰鸣声刚在车间里此起彼伏地响起来，门口便挤进来一股寒气，紧接着是庄先进提着一网兜咸

鸭蛋大步走进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耳朵和鼻尖被冷风吹得通红，却满脸笑意，把那网兜往工作台上一搁，随手就抓起几个往徒弟们手里塞。年轻的小工们还以为是普通早饭，等闻到那股特有的咸香味才反应过来，顿时一片起哄。有人打趣他‘发福利’，有人问他是不是家里开了咸鸭蛋作坊，庄先进便顺势把话题扯到了自己最近的打算——响应国家号召，准备圈地养猪。他一边给大家剥鸭蛋，一边说起报纸上宣传的‘养猪光荣、改善生活’的政策，语气里既有憧憬也有几分忐忑。徒弟们听得兴奋，七嘴八舌地帮他出主意，有人说可以用厂后面的荒地，有人说可以找信用社贷款。庄先进听在耳里，心里却始终惦记着另一件事：这养猪的事，必须得去拜访一个人——他的师父，那个被大家称为‘钣金王’的老师傅。

中午休息时分，车间慢慢安静下来。庄先进特意请了半天假，揣着一包烟和几颗挑出来最好的咸鸭蛋，顺着熟悉的胡同去拜访钣金王。多年前师徒之间因为工作上的分歧闹得不愉快，他一直心里有疙瘩，这次借着合伙养猪当由头，既是来求合作，也是来求一个心安。推门而入，他看到师父正戴着老花镜捧着《人民日报》，屋里煤炉烧得正旺，墙上挂着的奖状已经被烟熏得发黄。听说他来，钣金王起初只是‘嗯’了一声，面上没什么表情。直到庄先进有些局促地说明来意，又指着报纸上刊登的养猪宣传文章，说国家都鼓励大家发展副业，自己手上有点小积蓄，想和师父合伙干一票大的。钣金王这才放下报纸，眯着眼看了看他，说自己也刚在报纸上看到这条，心里正犯嘀咕，没想到徒弟倒先动起脑筋来。两人一来一回说着，渐渐就从养猪规模谈到场地，从饲料来源谈到将来销路。谈着谈着，氛围不知不觉柔和下来，那些积压在心中的怨气，也随着炉火的热度一点点消散。

聊到最后，钣金王叹了口气，既像是对庄先进说，更像是自言自语：时代变了，人总得往前看。庄先进见机，鼓起勇气提起当年的误会，承认自己年轻气盛，说话冲，做事不懂分寸，给师父添了不少堵。屋里沉默了一会儿，钣金王忽然摆摆手，说那些陈年旧账早该翻过去了，你小子再怎么不省心，也是我带出来的，永远是我的大徒弟。这一句‘永远’，像是重重落在庄先进心上，他眼眶一热，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是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在师父面前磕了一个头。煤炉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把那份激动和感动照得分外清晰。两人就着热茶继续商量合伙养猪的具体细节，从分工到投入，从场地搭建到将来可能遇到的困难，一条条列得有板有眼。等他起身告辞时，昔日那道横在师徒之间的沟壑已然悄然填平，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亲近和信任。

同一时间，孩子们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放学后，王元媛推掉了同学的游玩邀约，一个人背着书包慢吞吞地往家走。回到屋里，她随手把书包往床上一放，准备收拾一下自己的布包，手一伸进去，指尖突然碰到几枚硬邦邦、又带着一点油腻感的东西。拿出来一看，竟是几枚包得整整齐齐的咸鸭蛋。她愣了愣，立刻就猜出来这是庄学习悄悄塞进去的，不免又好气又好笑：这兄弟表面上嘴硬，暗地里却总想着讨好自己。咸鸭蛋的盐香还没散开，她心绪却已经翻腾起来——关于母亲的再嫁，关于庄先进这个‘外来人’要走进自己的生活，一切都像这几枚突然出现的咸鸭蛋，既突兀又无法忽视。

另一边，车站旁人来人往，冬日的风卷着尘土和热闹的叫卖声。苏小提着自家常用的布兜，和邻居大嫂一起等车去赶集。车站里广播声响起，那趟熟悉的公交车慢慢靠站，车门一开，她眼就看见了身着制服、正维持秩序的好好。两人眼神只是淡淡一碰，庄好好仍旧绷着一张脸，态度冷淡得很，似乎对母亲和庄先进的往来心存芥蒂，不愿多说一句。然而苏小曼眼尖，注意到庄好好手里拎着一个布兜，布料花色和她家卖咸鸭蛋用的那种一模一样。她心里一动，立刻明白过来：庄先进嘴上挺老实，背地里却一直在中照顾她的小生意，连女儿上班都要顺手带几兜去代卖。想到这点，她心头不由得发热，对这个男人的看法又悄悄往前推了一步。

车站另一角，单昆早早就守在那里，手里举着一串红亮亮的糖葫芦，一看到庄好好下班下来，立刻笑得见牙不见眼，三步并作两步凑把糖葫芦递上，生怕她不要似的，还逢便自豪地介绍说那是自己女朋友。旁边人看在眼里，或调侃，或羡慕，氛围嘻嘻哈哈。庄好好表面上不太好意思，嘴上嫌他丢人，脸上却有掩饰不住的红。年轻人的小情愫在寒风里冒着热气，而不远处的苏小曼看着这一幕，心里又多了一层酸甜掺杂的感触：时代不一样了，孩子们有自己的选择，她若是再迈出一步，牵涉到的不仅是自己的人生，还有女儿们的未来。

子一天天翻页，转眼春节将至。街头巷尾早早挂上了红灯笼，小贩的吆喝声、裁缝机的嗡嗡声、孩子们的笑闹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城里都浸在过年的气息中。好好难得在家歇一天，卷起袖子在厨房里包饺子，脸上虽不说，却难掩过年的喜兴。她一边和面，一边把馅料拌匀，然灵机一动，从抽屉里摸出几个钢镚和颗硬糖，小心翼翼地包进饺子里，说这样吃到的就算是新年里的‘有福之人’。屋里热气腾腾，饺子香混着葱姜味往外飘。天渐渐黑下来，外面小孩已经迫不及待地点燃鞭炮，清脆的炸响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催促每家每户早点团圆。

庄先进站在门口，看着夜幕下绽开的火花，耳边被一串串鞭炮炸得嗡嗡作响。忽然，他想起苏小曼和她那一双儿女，心里隐隐有些牵挂，便找了个借口说是去找工友，说完趁大女儿不注意，悄悄在厨房装了一碗刚炸好的丸子，又抓了一把糖果和馓子，用碗口布盖好，匆匆出了门。冬夜的风很冷，却拦不住他脚步里的轻快。到了苏小曼家，她接过那碗热腾的丸子和香脆的馓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真心的笑，把东西搁在桌上，说先放着，又招呼他陪自己在小巷里走走。巷口的路灯昏黄，两人慢慢往前挪，下是被鞭炮碎屑染红的雪泥，这样的场景，让人不自觉地把手从柴米油盐聊到心事深处。

散步，苏小曼说起了压在心底很久的一件——替亡夫平反。她轻声讲起当年丈夫生前的遭遇，因为种种原因背上了不公的评价，让她多年抬不起头来。她的眼神里有着复杂的情绪，既有对逝者的愧疚，也有对运的愤懑。庄先进听完，当场就替她抱不平，皱着眉拍着胸脯说要陪她一起去找主管部门讨个说法，非得把事情问个明不可。苏小曼却轻轻摇头，婉转地拒了他的冲动，解释说这种事不能硬来，需要慢慢等机会。她不是不感动，只是不愿让他为自己再惹上额外的麻烦。话虽如此，在这段日子里朝夕相处、互相扶持，她对庄先进的法早已发生根本转变——从最初的客气和防备，到如今真切地觉得这个男人可靠、实在，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就像这条安静的小溪，虽不起眼，却能挡风遮雨，让她心里升起‘要和他成个家’的念头。

然而，母亲心里的算盘在孩子那边却是另一番光景。此时的王元媛正窝在屋里生闷气，桌上摆着菜，弟弟王义却只顾低头吃，吃得满嘴是油，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烦心事。她看着就来气，恨铁不成钢似的一遍遍叮嘱他：以后要自己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庄先进来当他们后爹。她把道理说得头头是道——说庄先进不过是个工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他们当指挥家的父亲，说母亲这样是‘下嫁’，是委屈了自己。王元义却不太账，他抬起头，嘴里还嚼着东西，就憨憨地回了一句：可庄先进人挺好啊，要是真成了咱的继父，以后谁敢欺负咱们家？一句素的话，点出了他内心最直接的判断——对他们孩子来说，安全感比虚名更重要。

王元媛被弟弟的‘天真’气得直跳脚，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披上外套准备出门去找母亲当面说清楚，谁知还没开，苏小曼已经推门进来了。母女俩相对的一瞬间，空气里仿佛凝结出一层薄冰。王元媛板着脸，话也没拐弯指责母亲最近和庄先进走得太近，质问是不是已经忘了当年那个站在指挥台上的父亲，以及他身上那股‘艺术家的气质’。在她心里，亡父虽然早逝，却依旧高高在上，像一束光照亮她的童年，而庄先进，再怎么踏实干，也无法替代那份独特的荣耀感。

面对女儿带着尖刺的言辞，苏小曼沉默片刻，最终还是选择摊开说。她承认亡夫确实有才华，在外头是众人敬重的指挥家，但在家里却往往是个甩手掌柜，家里的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全都是她一个人扛。她说那时候自己年轻，以为只要爱一个人，什么苦都能吃，直到日子天天熬过去，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才明白光有才华和浪漫是撑不起一个家。而庄先进呢，看上去粗声粗气，似乎一点浪漫都不会，可每一次提东西、东西、跑腿张罗，都是实打实地替这个家分担。自从认识他，她第一次觉得日子没有那么沉重了——不是说忘了亡夫，而是终于允许自己再活得轻松一点。

王元媛听着心里却仍旧打结，她固执地认为庄先进这一切‘好’都是装出来的，是为了讨好她们母子三人。直到苏小曼轻描淡写地提起那个咸鸭蛋的布兜，说这几天生意突然多了，那布兜还认得吧——有一只跟庄好好手里拿的一模一样。话音一落，王元媛脑子里瞬间闪回下午整理布包时摸到的那几枚咸鸭蛋，再联系起庄学习平日里的细小举，一切细枝末节突然连成了一条线。她愣在原地，先是震惊，随即有些羞愧，意识到那些被自己当成‘做戏’的举动，其实对方早已悄无声息地付出，只是他们一直愿承认罢了。

除夕夜的钟声一步步临近，家家户户的灯光都亮得比平时更早。烟花在天际绽放，爆竹声连成一片，仿佛要把旧年的霉运都震散。叶爱花这天先是去了医院探望住院的爷爷，尽了一个孙女的心意，转身便再次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庄先进家门口她一进门，就像一阵更热烈的年味孩子们逗得团团转，嘴里说着‘人多才热闹’。她半真半假地对庄先进说，若是将来和他结了婚，这个家肯定会更热闹，到时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玩笑话说顺溜，听在庄先进耳朵里，却像针尖一样扎人。他浑身不自在，脸上挂不住笑，赶紧找借口躲进厕所，连洗手的水声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烟花倒不恼，自顾自给孩子们发红包，一边塞，一边感慨人家日子红火，说这才叫像个家。看她这幅热络模样，孩子们也不懂大人世界的弯弯绕绕，只当来了个‘会买的阿姨’，纷纷围在她身边叫着。等红包发完，她心里盘算着要制造和庄先进独处的机会，想来想去，忽然盯上了客厅那排插座。她悄悄端来一杯热水，趁着没人注意往插排上泼了一点，没多久插排‘滋’的一声冒烟，屋内灯光立刻闪了几下，随即熄灭，整个屋子顿时一片漆黑。孩子们惊呼起来，她却

装作被吓坏的样子，大呼小叫着让人去叫庄先进修灯。

庄先进被喊出来，只好拿着手电筒检查线路，一会儿看看电闸，一会儿摸摸插座，折腾了半天也没查出明确的原因，只能说先凑合着过，等明天去找电工。见实在修不好，他正想借机离开，叶爱花却抓住‘害怕黑’的理由，把他硬是留在屋里陪自己。她早就准备好了一瓶酒，说是既然灯坏了，更要喝两杯压惊，给新年讨个好彩头。桌上摆着盘子，酒杯碰撞的声音在昏暗中更加明显，她说笑话、讲趣事，试图点燃一丝朦的暧昧气氛。

楼道里孩子们没了灯光束缚，干脆跑出去玩鞭炮，吵闹声和爆竹声交织在一起，惊得楼上楼下的人都探头出来张望。曲柏珍终于忍不住，大声抱怨，说这家人也太闹腾叶爱花听到楼道里的动静，忽然故意提高嗓门，言语里带着刻意的亲密，像是在向外‘宣布’什么似的。她这一嗓子，把柏珍的好奇心彻底勾出来，对方探头往看，眼神里满是打量。庄先进最是怕这种‘误会’，生怕街坊四邻乱传闲话，一时间进退两难，只能勉强留下来，坐在桌边陪着叶爱花喝了几杯，脸上却始挂着谨慎而局促的笑，心思显然不在这场‘二人世界’上。

酒过几巡，叶爱花原本打着‘灌醉庄先进’的意算盘，想借着酒劲拉近彼此的距离，可酒量到底有限，先红了脸、再说话大舌头，到最后干脆一头趴在桌上睡了过去，连杯子都差点打翻。屋里只剩下她均匀鼾声和远处时不时响起的鞭炮声。庄先进看着这一幕，暗暗叹了口气，轻轻挪开她身边可能碍事的东西，替她拉了衣角，确认不会着凉，这才悄无声息地离。等叶爱花迷迷糊糊醒来时，屋里已经恢复了平静，桌上的酒瓶还半倒着，椅子却空空如也。她伸手摸了摸旁边，发现早已不见庄先进的身影，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意算盘再次落空，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心里那点小小的算计却被现实拍回了原形。

好好的时光第 9 集剧情介绍

一分厂负责加工的那批汽轮机轴瓦出了严重事故，整台机组被迫停机检修，厂里损失惨重，生产计划也被打乱。一时间，车间里人心惶惶，领导层急着要给上面一个交代。身为车间主任的黄殿堂立刻将矛头指向技术员庄先进，认定是他在技术把关上出了纰漏。等庄先进一进车间，黄殿堂便红着脖子冲上来，扯开嗓门当众训斥，说他工作不负责任，把这么大的篓子捅到厂里头上，还放话说要‘亲自处理他’，要给全厂一个‘警示’。不少工友面面相觑，有的替庄先进抱不平，却也碍于黄殿堂的职位，不敢多言。

同在场的厂里负责人林世俊，对庄先进平日的作风相当了解，并没有像黄殿堂那样情绪失控。他反而按下心头焦躁，示意大家先冷静下来，把事故原因查清楚再追责。庄先进在众人质疑的目光中，坚持自己的判断，态度沉稳而坚决，表示自己曾一再强调轴瓦质量没有问题，怀疑问题出在配套设备或其他部件上。他提议重新对出事机组和相关配件进行全面检验，不愿轻易背这个黑锅。林世俊见他底气十足，心里多少有数，便拍板同意组织技术人员再排查一次，以事实为准，而不是靠谁嗓门大谁就有理。

在庄先进带领下，技术组重新拆检轴瓦和相关部件，逐项核对数据、材质和加工记录。经过一番细致排查，他们终于在对方厂子提供的配件上发现明显缺陷——材质不达标，尺寸也存在微小误差，长时间运转后极易导致磨损异常，进而引发整机故障。检验报告摆在面前，事实昭然若揭，问题根本不在一分厂的轴瓦，更不是庄先进的工艺把关出错。林世俊这才真正松了口气，额头冷汗悄然滑下：要真按之前的方向追责，别说冤枉了一个好技术工人，厂里今后恐怕还得承担更大的责任。现在可好，多亏庄先进坚持原则，把关到底，才让问题及时显露，避免了更为不可估量的损失。

风波平息后，车间里恢复了往日节奏，只是工友们的私下议论却更加多了，有人为庄先进鸣不平，觉得差点就让人当替罪羊，也有人悄悄感叹，干技术的就该有他那股子倔劲儿。经历这一役，庄先进心里既有后怕，也有一种终于挺直腰杆的轻松。他心里惦记着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苏小曼，便特意约她出来吃饭，想把这几天的经历好好同她说一说。苏小曼早就听说厂里出了事故，见他安然无恙，又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是真心替他高兴，眼睛里满是钦佩，还笑着打趣：‘看吧，我就说你不会看走眼。’那顿饭，两人吃得格外踏实，仿佛先前所有的风雨，都成了他们之间又一道亲密的见证。

饭后，两人结伴往回走，春寒未尽，风里还带着一丝凉意。走到半路，苏小曼忽然捂着肚子，面色发白，低声说有点不舒服，急需上厕所。附近都是单位院和厂区围墙，想找个方便的地方并不容易。庄先进一边安慰，一边四处张

望，终于想起前面不远处有个职工剧场，里面应该有卫生间，于是赶紧扶着她过去。到了剧场口，他连忙敲门说明情况，却遇上一个脸色阴沉的管理员，对他们爱答不理，不但不肯通融，还拿规章制度说事儿，坚持不让非演职人员进去态度冷硬得很。看着苏小曼忍得额冒汗，管理员却一句‘规定就是规定’，把人堵在门外。

无奈之下，庄先进只得压低声音，同苏小曼商量，从剧场后门绕进去。他熟门熟路地带着她绕到后面趁四下无人，小心翼翼推开虚掩的侧门，两人就这样‘违规’溜了进去。偌大的剧场空空荡荡，灯光昏黄，座位和舞台都在尘埃和旧日的回声里。苏小曼解决急事，从后台走出来，看到熟悉的舞台，脚步不由自主慢了下来。这里曾经是她最风光的地方，她站在台前，仿佛听到往日的掌声和音乐又在耳边回响，那些被生活压在心底的记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她头望着高处的灯架，眼里有光也有酸楚。

在庄先进鼓励的目光下，苏小曼犹豫片刻，终究还是笑着点点头，说就当给自己一个纪念，再跳一曲曾的拿手好戏——荷花舞。舞台上没有观众，也没有伴奏，她却像被重新点燃一样，举手投足间依然透出专业的优雅和韵味。的裙摆仿佛在空气里荡起波纹，整个人盈灵动，像一朵在水面绽开的荷花。庄先进站在台下，怔怔地看着她，心里一阵恍惚，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在舞台上见到她的那个晚上。那时候的她，是高高在上的台上人，而自己只是人群里仰头望着的普通观众。如今，两人的距离，却在一次次共同经历中悄然拉近。

正当他沉浸回忆和感慨之中，突变骤然发生。苏曼一个转身下腰，脚下却踩到舞台边缘的一片纸屑，身体猛地一滑，整个人朝旁侧歪倒过去。那一刹那，她只来得及轻呼一声，眼看就要摔在坚硬的地板上庄先进猛然醒过神来，几乎是本能地冲上前去，伸手一把将她牢牢接住。两人因为惯性倒在一起，姿势狼狈却又其贴近。苏小曼被吓得心跳如鼓，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襟，呼吸急促。四周一片寂静，只有他们粗重的呼吸声在空荡的剧场里回响。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拉长，两人对视着，谁都没急着起身。那份从惊魂未定转化而来的依恋，在彼此眼中迅速发酵。情绪像被点燃的火星，从指尖一路蔓延到心底也压抑不住。终于，他们情不自禁地靠，相拥在一起，一个急切又柔软的吻落了下来。舞台上没有灯光追随，也没有掌声响起，只有他们交叠的影子默默贴在幕布上，这个无人知晓的瞬间，悄悄改变了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在内心深处承认了这份感情的存在。

然而，自那天以后，本该逐渐升温的甜蜜，却被一段短暂的空白断。庄先进连续好几天没像往常那样，早出现在苏小曼门口送她上班。起初她以为只是工作忙，可一连几天都不见人影，她心里难免有些忐忑。想到剧场里那不合规矩的一吻，她既羞且怕，忍住胡思乱想：是不是那天自己太主动？是不是他回去一想，又觉得这个关系不好收场？孤零零往厂里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情况，却没料到接电话的竟是叶爱花。电话那头传来叶花略带疑惑的声音，苏小曼心头一紧，忙不迭编了句‘打错了’就挂断了。

叶爱花放下电话，心却没那么容易翻篇。她对那头匆匆挂断女声念念不忘，越琢磨越觉得耳熟，隐约与苏小曼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心里本就对这位‘寡妇邻居’多有不满，疑心种子一旦落地，立刻生根发芽。股子不服气和不安安全感翻腾得更厉害：她自认条件不差，家世清白，又一直照顾庄家几个孩子，凭什么要和一个带着孩子、名又不算干净的女人抢人？想到这里，她的脸愈发难看。

这一边，苏小曼挂了电话，心里更慌，干脆去找崔姨打听庄先进的情况。她在厂门口犹犹豫豫，不好意思直接进去，便托熟人递话。崔见她一脸着急，笑着把情况说了一一原来庄先进这几天拉肚子，在家休息，并非刻意躲她。苏小曼既愧又心疼，赶紧买了些清淡好消化的吃食和止泻药打包好送到工厂门口，拜托工友转交。谁知这些善意到了工友们眼里，又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几个人交头接耳，摇头叹气，说苏小曼打扮得花枝招展，看着不像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主，言外之意都是满满的偏见。

等病好些后，庄先进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直奔苏小曼住处。看到他突然出现在门口，她原本悬的心终于落下，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两人并肩走在街上，气氛里有久违的轻松，却也多了一份说不清的拘谨。苏小曼总觉得，他对自己实在太好了，可自己既没有面的工作，又拖着一个孩子，拿什么去回报他？她低着头，话里满是自卑和顾虑。庄先进却不以为然，反而越发坚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少我们这八字，总算有一了。’随即又叹气，说当下最大的一关，恐怕不是旁人的闲言碎语，而是孩子们那一关。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苏小曼忍不住动摇，口里说着要不就算了吧，连累他。庄先进却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不允许

她轻易退缩。他说，大人的感情是大人的事，孩子固然重要，却不能成为一辈子放弃幸福理由。他愿意和她一起面对，将来不管路有多远，至少两个人肩并肩，总能走过去。这一番话，说得不华丽，却字字沉甸甸，像一把火，把她心里最后一点犹豫也渐烤融。只是他们谁都清楚，在这种讲究出身、名声、单位关系的年代，一段再普通不过的爱情，也会被放进放大镜底下审视。

时间在这样的纠结中悄然流逝，冬春来，学校里也开始热闹起来。为了迎接五四青年节，学校筹备了各种比赛和活动，团支部也趁势发展新团员。班里的同学摩拳擦掌，纷纷递交入团申请，对能成为共青团员充满憧憬和嚮往。庄学习作为班里成绩不错、性格又直爽的男生，对同学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觉得无论在学习、品行还是集体活动上，王元媛都表现突出，是最适合入团的那一批人，于是在讨论人选时，格外卖力地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她。

这场风波之后，王元媛情绪跌入谷底，中午饭一口都吃不下，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在偏见面前，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力。她苦涩地笑着，对庄学习说，原来努力、成绩，甚至为集体做再多事，都抵不过家里那些早就被贴上标签的'历史问题'。一时伤之下，她竟主动向庄学习提起另一件事——先进和苏小曼正在'处对象'。她语气里夹杂着气恼与委屈，像是把一肚子的压抑一股脑倒出来。庄学习一听，顿时如临大敌，火急火燎地赶去找叶爱花，提醒'形势严峻'，得再加把劲儿，不然怕是很难进庄家门。

在庄家几个孩子心里，如今对叶爱花多少都有了认同来她常年在家里帮忙，替他们操持大小务；二来她的家庭条件、社会评价都比苏小曼'体面'得多。对孩子们来说，未来的'后妈'如果非要选一个，那叶爱花似乎是'风险更小'的那一个。更私心一点说，庄学习不希望自己和王元媛成了'亲兄妹'，那样一来，许多话就再说不出口了。他心里虽未点破，但这份小心思却如同一条流，在人群中悄悄流淌。

与此同时，叶爱花那边也不好受。她心里憋着委屈，逮着机会就跟熟悉的刘成抱怨。她觉得自己一个黄花大闺女，无论是年纪、名声，还是跟庄家的渊源，都比一个带着孩子寡妇强，怎么就偏偏在庄先进那儿占不了上风？每每想到庄先进去苏小曼那边'说话走动'，她心里就像被猫挠一样难受刘成向来油嘴滑舌，见状便添油加地劝她，说男人嘛，嘴上讲究贤惠持家，心底却更容易被'有风情的女人'吸引，暗示她在打扮、举止上不妨'见机行事'。这些话听在叶爱花耳里，既耳又动心，她开始更认真地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也在心里暗暗打算，不能再坐以待毙。

另一边，王元媛并未放弃共青团员的念头。鼓足勇气后，她一次向候鲜老师递交了入团申请，希望用实际表现打动老师，证明自己并该被家庭出身一票否决。然而候鲜老师在巨大压力和氛围之下，最终还是以'再观察'为由婉拒了她，实则就是一次明确的拒绝。王元媛难以接受这结果，委屈、愤怒、绝望一涌上心头，眼前一阵发黑，情绪一激动竟当着老师的面昏倒过去。消息传出，学校立刻把她送往医院救治，苏小曼也旁人口中得知情况，顾不上手头的事，匆赶到医院。

当苏小曼赶到医院时，王元媛已经醒来，正躺在病床上输液，人却仍旧闷闷不乐。没过多久，庄先进也急急忙忙赶来了。他本就把几个孩子得很重，这样的事自然要到场。谁知在王元媛眼里，他的出现非但没有带来安慰，反而像一根刺。她原本心里就积着肚子气，又想到父亲的'历史问题'、自己的入团阻，再联想到外头那些关于他和苏小曼的议论，火气一下子被点着。当着众人的面，她扯着嗓子发脾气，情绪激动地放话，说自己绝不会让庄先进当她的继父，宁可一辈子不要这个家也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病房里的空气瞬间紧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苏小曼站在走廊里，透过门缝听见话，只觉得心像被针扎一样疼。她不敢打扰，只能背过身去，悄悄抹眼泪，既为孩子的难过心酸，也为自己这段感情的前路发愁。庄先进从病房里出来，看见她低眉落泪的样子，心里更不是滋味。他轻安慰，说孩子年纪还小，一时接受不了并不奇怪，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大事就得听孩子一句话而作罢。他认为，该趁早找个合适的时机，把和几个孩子说清楚，大人的感情不能永远让孩子主，更不该任由那些偏见和流言牵着鼻子走。走廊尽头的灯光有些昏黄，他们并肩站着，谁都没有后退一步，只是更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好好的时光第 10 集剧情介绍

曲柏珍以组织的名义，把苏小曼单独叫去'谈话'。屋里门窗紧闭，她却把嗓门压得尖刻有力，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王怀志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他家还有海外关系，这样的出身必须时时刻刻警惕，绝不能在政治上犯糊涂。苏小曼静

静地听着，脸色却越来越冷。她早已习惯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和孩子，但仍无法接受这种不负责任的污蔑。曲柏珍话锋一转，又开始旁敲侧击，追问她和庄先进究竟是什么关系，甚至暗示组织会‘关心’这类问题。苏小曼心中一阵反感，她明白这些话背后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关怀，而是夹杂了私与偏见。当曲柏珍问得愈加露骨时，她干脆板起脸，拒绝回答，用沉默表明自己的态度。她不愿让这段尚未名分、却真挚的情感，任由别人拿来当成随意评头论足的工具。

谈话过后，苏小曼更觉心中憋闷，却没有时间沉浸在这种情绪里，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再次鼓足勇气，带着厚厚一摞材料，到主管部门为亡夫申诉平反。走廊里人来人往，她在简陋的长椅上静候，手心却微微出汗。就在她被叫进办公室不久，庄先进不请自来，出现在门口。他手里夹着最新一期的《人民日报》，上面刊有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新精神。他没有寒暄，直接翻开报纸，对照文件条文，一条一条地与主管干部据理争辩。他声音不高，却句句有据，把‘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精神说得有板有眼。主管干部被驳得再无话可回，脸色却越来越难看，恼羞成怒之下拍案而起，扬言要把庄先进赶出去，说他是‘借题发挥’闹事’。

谁知庄先进压根不是个好惹的‘老实人’。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面不改色地拉过一把椅子，稳稳坐下，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年年被评为先进的劳模，出身清白，政治历史一清二楚，有资格也有责任据实讲政策。他的话不卑不亢，却有一种来自底层劳动者的倔强与坦荡。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主任匆匆走了进来。听完来龙去脉，他没有立刻呵斥庄先进，反而认真翻看了报纸和申诉材料。越看，他的表情越是凝重，最终点头肯定庄先进援引政策的准确，与苏小曼坚持上访的正当。他当场表态要按政策办事，对庄先进的胆识和政策觉悟也表示赞赏。多年来被压在心底的冤屈，仿佛终于露出了一线光亮。

苏小曼的申诉材料准备得极为周全，从当年的判决书到邻里证明，一件一件码得整整齐齐，这种多年如一日的坚持打动了在场的人。平反程序很快启动，相关部门也开始核查、会签。几天后，她拿到了那份等待已久的通知书：王怀志的政治结论予以纠正，恢复名誉。那一刻，她双手发抖，几乎握不住那张薄薄的纸。泪水止不住地往下落，多年的委屈、隐忍、恐惧与期待，全都在一瞬间冲破了防线。她既为亡夫终于洗清冤屈而欣慰，又为这些年孩子们承受的冷眼而心酸。回家路上，她反复在心里盘算，第一个要告诉的人，一定是儿女。她要让他们明白，父亲不是罪人，而是一个被时代冤枉的好人，这份迟来的正义，是为他们撑起的新的未来。

另一边，庄好好正在公车上售票。冬日的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她裹着旧棉袄，大声喊着站名，心里却盘算着晚饭要怎么凑合。就在抬头的一瞬间，她忽然看见站牌旁边的街口，父亲庄先进正站在那里，身旁是苏小曼。两人肩并着肩，不知说着什么，神情自然亲密。她看见父亲伸手替苏小曼把围巾往上拢了拢，那动作亲昵而顺手，仿佛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苏小曼微微一笑，目光柔和。庄好好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一股又酸又辣的怒火直冲脑门。她愣了半秒，随即猛地按铃示意司机关门起步。等车缓缓驶离站台，她硬着心肠目视前方，装作没看见父亲焦急追上来的身影。她用这么粗暴的方式，拒绝让父亲和苏小曼踏上这辆车，也拒绝接受这段在她眼中‘背叛了母亲’的感情。

学校里，候鲜正在团支部活动上郑重其事地宣布，班里又有两个同学被吸收入团，鼓励大家向先进看齐。王元媛站在人群中，听着台上热烈的掌声，心思却飘得很远。她刚刚才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平反的消息，但这本该让她高兴得跳起来的好事，如今却裹挟着复杂的情绪。苏小曼特地来到学校，将平反结果郑重其事地告诉两个孩子，还坦诚地说，材料虽然是她多年来一点点整理的，但能真正推动事情进展，是因为庄先进帮忙依据《人民日报》和政策条文据理力。说这话时，她语气里充满感激。王元媛却听得不是滋味，在她心里，父亲是无辜受难的好人，就算没有别人帮忙，总有一天也会拨云见日、获得平反。她不愿意认父亲的清白似乎还要‘托人情’，更不愿把这么大的功劳归在一个和母亲关系微妙的男人身上。于是，她整个人陷入低落，到宿舍依旧闷闷不乐，对同学的关心只是敷衍点头。

与此同时，庄好好心头那股火却越烧越旺。她不甘心就这样憋着，干脆拽上两个弟弟庄天天和庄学习，一路气势汹汹地直奔苏家。三冲进屋里，连招呼都不打，庄好好指着苏小曼就开骂，言辞刻薄，骂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专会哄骗老头子的精，把自己的好母亲比得一文不值。话一，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苏小曼被骂得脸色一白，正要开口，王元媛却先炸了。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庄好好面前，毫不犹豫地伸推回去，声音颤抖却异常坚定地反驳。两人话不投机，更没有什么冷静的余地，很快就从唇枪舌剑升级成肢体冲突，互相扯头发在屋里打成一团，桌椅都被碰东倒西歪。

看到姐姐被打，王元义一腔怒火上涌，仗着自己个子高、身板壮，直接把庄天天按在地上，挥拳就打，顷刻间便把对方打得鼻血流，满脸是血。庄学习见状，心中一惊，又不敢退缩，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扯王元义的胳膊。王元义

一时占不到便，眼见形势不妙，索性拔腿就跑弄得屋里人追的追、哭的哭，场面彻底失控。吵闹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探头探脑，谁也弄不清这两家孩子怎么突然结下如此深的梁子。苏小曼站在混当中，又震惊又心痛，几乎不知该先拉谁、先劝谁，只觉得好不容易有些缓和的关系，此刻正一点点支离破碎。

直到看到庄天天鼻血滴在地上，庄好好被惊醒，心里再恼怒，也不能真让弟弟受伤，于是匆匆罢手。孩子们被各自带走，只留下满屋狼藉。苏小曼看着地上的血迹，再看看两个孩子惊魂未定的脸，心里的痛远于刚才挨骂受气的委屈。她低声训斥庄好好行事冲动、伤人伤己，说这份不分青红皂白的闹腾，只会让所有人都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王元媛回到家中仍旧怨气未消，辗转难眠。她理解母亲这些年来来的艰难，也知道自己和弟弟本能地站在母亲这边，可想到刚才的打闹，她隐约觉得，事情已经超出了单纯‘护着母亲’的范围。苏小曼看着女儿的愤与委屈，却只能轻轻叹气。她明白，这场闹剧只会让两家人之间那条本就狭窄的桥梁进一步坍塌，而真正受伤的，是一群还不懂如何消化复杂情感的孩子。

后，庄好好心里的委屈却并没有真正得到释放，她带着满腹怨气去找叶爱花哭诉，言语间把苏小曼描绘成一个‘勾住’父、破坏家庭的坏女人。叶爱花一边递纸，一边轻声安慰，表面上是替庄好好说话，实则言辞暗藏锋芒。她似是无心，却刻意提起王怀志曾被打成‘反革命’的历史问题，又说苏小曼身上的‘小资产阶级作’始终没有改，暗示这种人骨子里就跟老实人不一样。那几句话像针一样，一下一下扎进庄好好的心里。原本就对苏小曼有见的她，此刻印象更差，几乎认定苏曼不配站在母亲的位置上。

叶爱花又换上一副为她着想的口气，开始替庄好好分析局势。她说自己了解庄先进，多年相处下来看得清清楚楚：庄先进这个人平常看着老实，其实最吃‘软’的，不吃‘硬’的。越是强硬跟他对着干，他越会跟你顶牛，要是从柔软的一面入手，让他起对亡妻和子女的亏欠，说不定还有余地。庄好好听得若有所思，心里忽然生出一个意。当天傍晚，她便领着两位弟弟回家，把母亲的遗像擦得干干净净，点上蜡烛，三个人齐刷刷跪在地上，放声痛哭。一个比一个哭得伤心，喊着‘妈’的声音心裂肺，仿佛这些年所有的怨与苦都随着眼泪倾泻而出，很快便把屋里哭成了‘灵堂’一般。

凄厉的哭很快惊动了庄先进。他推门进来，看见三个跪在亡妻照片前，红着眼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时心如刀绞。他站在门口，脸色阴沉，既愧疚又无奈，却始终没有被眼前的场面完全打动。叶爱花闻讯也来，站在一旁陪着抹泪，不时替孩子们说几句‘理解你们’的话，营造出一副‘众人都不认同这门亲事’的氛围。庄好和庄学习见父亲依旧一言不发，便机把话说得更重，当着亡母遗像发誓：如果父亲执迷不悟，非要跟苏小曼在一起，那母亲在天之灵肯定不会原谅他，孩子们也很难再把他当一个好父亲一样尊敬话音落下，屋子里陷入沉默，这既是对父亲的道德绑架，也是他们在恐惧失去‘原有家庭’的本能反抗。

下午，庄好好仍心有不甘。她提着一咸鸭蛋，特地登门拜访曲柏珍，一进门就换上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嘴里喊着‘曲大姐’，言语间充满对对方‘有原则、有立场’的恭维。她暗暗希望借助曲珍‘组织上的力量’，来压制苏小曼这段感情。曲柏珍被奉承得心旷神怡，享受着被年轻人‘依靠’的感觉，连连点头说‘替她出气’，帮着想办法。庄先进得女儿竟然把希望寄托在曲柏珍这种人身上，顿时勃然大怒。他当面斥责她只知道一味讲‘孝道’，却不懂尊重父亲的个人选择，说她把简单的是非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他语坚决地表态，这一辈子若是再娶妻，非苏小曼不娶，这既是对自己感情的负责，也是对往事和生活的一次重新选择。另一边，叶爱独自坐在房间里，翻出那张和庄先进合影，指尖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了许久，最终还是默默把照片收进抽屉。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多年来潜藏在心底的那一点希望，恐怕再也走不进庄先进的世界。

第二天一早，庄先进心里始终惦记着昨天下午的闹剧，觉得无论如何都该当面跟苏小曼说清楚。于是他主动来到苏家，却才昨天两家孩子竟闹成那样——打架流血不，还在邻里间惹出不少闲话。苏小曼一边给他细说经过，一边难掩疲惫，眼里写满无奈。两人正说着，院子里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曲柏珍领着个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她手指院角那几只鸭，声音高亢刺耳地指责苏小曼在家养鸭是‘搞资本主义尾巴’，说这种资本主义苗头‘必须马上割除，不能任其发展。邻右舍听到动静，很快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看热闹。有人心里明白政策早已宽松许多，却仍旧不敢开口，生怕被说成‘立场不坚定’。

见越聚越多，曲柏珍越说越起劲，甚至扬言要把苏小曼抓去派出所，接受‘审查和教育’。话刚出口，庄先进立刻上前一步挡在苏小曼身前，沉声喝止。他没有跟方争吵，而是从怀里掏出那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人民日报》，当众展开，指着上面刊登的中央文件和政策解读，逐条念给大家听——明确鼓励社员在完成集体生产任务之后，发展副业，养几

只鸭几只鸡，既不违法也不违纪，反而是响应政策、增加收入的好路子。他语气坚定，用事实和文稿把曲柏珍扣的'子'原封不动地掀了回去。众人面相觑，有人默默点头，气氛一下子从对苏小曼的'批评'变成了对曲柏珍的尴尬围观。

曲柏珍被说得哑口无言，脸上挂不住颜面，羞之下索性不再谈政策，话锋一转朝人身攻击的方向滑去。她冷笑着当众污蔑苏小曼和庄先进'搞破鞋'，说他们不避、不讲影响，败坏社会风气。这种指控，比先的政治帽子更加伤人。院子里的目光都落在两人身上，或好奇、或质疑、或同情。沉默片刻后，苏小曼缓缓站直了身子，她没有躲闪，也没有辩解自己'清清白'，而是用一种坦然的语气回答：她和庄先进不是'乱来'，而是正儿八经在谈对象、处感情。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既是流言的当面回击，也是对自己感情的公开承。

庄先进在一旁听着，心中一震，他知道，要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苏小曼选择以这种方式回应，不仅是为了洗清'破鞋'的污名，更是为了维护彼此的尊严，让这段关系从此不再偷偷摸摸、任由别人编排。周围的人一时说不出话来，有人觉得震惊，有人觉得难堪，也有人暗暗舒口气，觉得终于不用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风院门外吹进来，吹散了鸡鸭身上几根羽毛，也吹散某些阴冷的谣言。无论前路多么坎坷，他们至少在这一刻选择并肩而立，用最直接的方式，给这段历经风霜的感情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分。

好好的时光第 11 集剧情介绍

经历了这一连串风波与考验，庄先进与苏小曼之间的感情终于水到渠成。两人不再遮遮掩掩，而是顺势在单位家属院里筹划了一场简朴却热闹的婚礼。那天一大早，家属院里就张灯结彩，彩旗高挂，气球、红绸把原本普通的楼道装点得喜气洋洋。大人们忙着张罗桌椅、摆放酒席，孩子们则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笑声此起彼伏，整个院子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为了让婚礼顺顺当当地办成，庄先进特意托崔姨出面，去给女儿庄好好做思想工作。崔姨一向在院里威望颇高，她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措辞，既要替庄先进解围，又要顾及庄好好的感受，生怕一句话说重了，反倒弄巧成拙。她明白庄好好是孝顺懂事的孩子，但此时更需要有人提醒她，作为子女不仅要懂得'孝'，还要懂得'顺'，在这种人生大事面前，若真在父亲成婚之日选择缺席，不仅会让庄先进面子上过不去，也难免遭人闲话，说她不体谅父亲的难处。

庄好好一开始心里憋着一股气，对这桩婚事有难言的抵触，但听着崔姨语重心长的劝解，又想到父亲这些辛劳与不易，终究没再固执下去，只是脸上的神情仍旧沉凝。她表面应下会出席婚礼，可回到家里却发现叶爱花不见了。屋子里冷冷清清，桌上还放着没来得及收拾的茶杯，气氛莫名有些凝滞。庄好好心里一紧，联想到叶爱花此前的种种失落，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做出傻事来。越想越不安，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没有对方的半点踪影，只能暂时压下焦躁的情绪，一边准备婚礼，一边暗自祈祷叶爱花不会出事。

另一边，叶爱花独自一人跑到海边。风很大，海浪一波接着一波拍打着礁石，溅起大片白色浪花，她站在湿润的沙地上，任由海风吹乱头发，心里却乱得更厉害。她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海天线，终于按捺不住，把压在心底的委屈与不甘统统化作眼泪，放声痛哭。那一刻，她仿佛在向这无边无际的大海倾诉这些年积攒的酸楚——自以为稳固的感情顷刻间化为泡影，看着心上人牵起别人的手步入婚姻，她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像个局外人一样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与此同时，王元媛对这桩婚事同样耿耿于怀，揪着不甘与羞恼，赌气不肯出席婚礼。她一想到父亲另娶，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堵住似的，既怨父亲无情，又怨苏小曼多余，干脆关在屋里不露面。苏小曼眼看吉时将近，只得亲自上门相劝，无奈王元媛心门紧闭，油盐不进。情势所迫，苏小曼只好放弃，一咬牙转身，随同迎亲的自行车队伍回到家属院。迎亲队伍一路放着鞭炮，扎着彩带的自行车在晨光下显得格外扎眼，街坊们纷纷探头张望。

迎亲队伍一进院门，早早等候在那里的邻里亲朋立刻欢呼着围了上来，大家一窝蜂地拥向这对新人。有人高声道喜，有人抢着递上早就准备好的糖果和烟，几个小孩抱着一袋袋五彩碎纸花，兴奋地往新人头顶上方抛洒，霎时间，彩纸纷纷扬扬洒落下来，把空气都染得喜庆明亮。院中鞭炮噼里啪啦地爆响着，红纸屑铺了一地，伴着此起彼伏的笑声与祝福声，热闹得仿佛要把之前的所有阴霾都驱散。就在众人忙着张罗婚礼的时候，消息忽然传到庄先进耳中：叶爱花不见了。庄先进心中猛地一紧，他原本就清楚这场婚事对叶爱花打击不小，如今听到她突然失踪，立刻联想到海边、高楼、铁路等危险之地，冷汗都冒了出来。他当机立断，将身边几个最可靠的徒弟叫到一旁，沉声吩咐他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人平安带回来。徒弟们不敢怠慢，匆匆应下，分头找人去了，喜庆的气氛里悄然掺进一丝紧张。

与此同时，为了不让婚礼场面失了秩序，庄好好只得硬着头皮承担起女主人的角色。她忙前忙后招呼客人，安排

亲戚入座，给长辈倒茶敬烟，表面上看起来利落干练、游刃有余，仿佛是从从小就练就的一身本领。苏小曼看在眼里，心里既有一丝愧疚，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激。她找了个空隙，主动走到庄好好身边，放低姿态，语气真诚地向她道谢，说多亏她撑起场面，这场婚才能办得妥当。然而，庄好好的表情依旧冷淡，只是点点头，略带客气地应付了几句，看不出半点亲近的意味。站在一旁观礼的姑奶奶却看得眼热，不断向别人夸庄好好，说她做事利落、人又稳重，将来肯定能成大器。在一片赞美声中，庄好好心里却依旧泛着苦涩，这一切热闹欢笑，都与她内心的复杂情绪格格不入。

另一边，王元媛仍旧缩在屋里闹别扭，不愿踏出房门半步。庄学习拎着一兜喜糖，硬是敲门敲了好一阵，才被无情不愿地让进屋。他一进就故意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拿糖逗她，又嘴贫般地安慰她，说若是真看不惯苏小曼，等以后再想办法让庄先进和小曼离婚，听得王元媛又气又好笑她当然知道庄学习这话没个正形，当不得真，可偏偏他的这种玩笑式宽慰让房间里的空气不再那么沉重。她的情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松动，心里那股子绷紧着的委屈也缓了几分。与此同时，在海边哭了好一阵的叶爱花，渐渐将情绪发泄干净，只剩下一股深深的疲惫。她去脸上的泪痕，沉默良久，终究还是选择回去。回到家后，她特意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粉红色衣裳，把头发整理得整整齐齐，又镜前对着自己勉强露出笑容，仿佛只装得若无其事，这场变故就不会再刺痛她。最终，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出现在婚礼现场，主动融入人群。

叶爱花到场后，没有选择躲在角落，而是主动找来学小孟，提议帮大家拍照留念。小孟带着相机在人群中穿梭，招呼着大家整理衣服、站定位置。一张张合影被记录下来，仿要用这些笑容替代掉曾有的眼泪。合时，庄先进、苏小曼与孩子们一字排开，亲朋好友围在两人身后，镜头前一片喜气洋洋。只是庄好好站在边上，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叶爱花，敏锐地发现对唇角虽在上扬，眼神却满是勉强与疲惫，那抹笑容像是用力挤出来的，怎么看怎么别扭。她心里咯噔一下，泛起一丝难的酸楚。等拍照结束，众人散开时，好好主动走近叶爱花，借口去取自己珍藏的好酒，陪着她一起离开人群，给了她一个可以自在呼吸的空间。

两人来到偏僻的储物间，周围的喧闹声似乎被隔开，只剩下零星传来的笑语与鞭炮残响。庄好好一边找酒，一边侧头打量叶爱花，语气放得格外柔和。她叶爱花，说她还年轻，又有工作能力，也懂生活懂人情，将来一定能遇到比庄先进更合适的人。话才说完，叶爱花眼眶便忍不住红了。她咬着嘴唇，压了许久的心事终于控制不住地涌上心头，断断续续地起自己的身世——从小父母早逝，只能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家里清苦，一个人摸爬滚打着长大，什么事都得独自扛，没人替她担。直到她遇见庄先进，人生仿佛才第一次了温度。她记得他帮她提菜，帮她修灯泡，也记得他在寒冬里塞给她一双暖乎乎的手套，那些细碎的小事在她心里汇聚成了‘被人疼爱’的确据，让她一以为，这就是自己可以依靠一辈子的那个人。

然而如今，所有的憧憬都化作了泡影，感情的天平再怎么偏斜也难以回到起点。庄好好听完，沉默许久才低声说，感情的事终究不能强求，有时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缘分不够。她反倒觉得，是庄先进没有福气，错过了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人。叶爱花听得鼻子一酸，笑着抹去眼泪，深吸口气，仿佛在做某种决定。她说，人既然要往前走，就不能总回头看，以后就算把心翻个底朝天要彻底放下这段感情。从今往后，她要起精神，好好过自己的日子，相信总有一天会遇到真正懂得珍惜她的人。那股再度振作的劲头，让她整个人也跟着挺直了些，眼神不如先前那么灰败。两人把酒拿好，相对视一眼，都明白这番谈话对彼此而言都是一道难得的出口。

婚礼上宾客陆续到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堂，他竟牵着曲柏珍一同前来。两人现身，便在人群中激起了不小的骚动。庄先进见状，脸上挂着笑，语气却藏着几分意味，半开玩笑地说要好好感谢曲柏珍，称这门婚事能成，多亏她先那一出‘好戏’成全了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曲柏珍却全然没听出其中的讥讽，只当是对她的夸赞，脸上顿时得洋洋，忙不迭地示意旁人让出点，好展开她提前准备好的贺联。那对大红喜联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铺展开来，只见横批赫然写着‘梅开二度’四个大字。刹那间，周围的宾客面面相觑，有人忍笑人尴尬，气氛一时间有些微妙。有心人都明白，这‘梅开二度’刺的是庄先进二婚的事实，无端多添几分尴尬。

好在苏小曼心态极稳，非但没露窘迫，反而泰然自若地站到庄先进身旁。当众人视线齐聚于她身上时，她主动开口，明确表态今后要与庄先进同心共济，不仅要把几个孩子照顾好，更要一起这个拼凑起来的新家庭经营扎实。她的语气平静却坚定，不是刻意表现的豪情，而是一种成熟女性的笃定。她此番表态，让原本略显尴尬的气氛缓和了不少。叶爱花站在人群后，看着这一幕，眼神复杂，却还是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轻轻点头。她适时提议，两家人难得齐聚一堂，不如拍一张全家福，是对今天的纪念，也是给未来留下一个起点。众于是重新排了队，摄影的小孟再度举起相机，喊大家看镜头。然而，在快门按下的瞬间，除了站在最中间的新人笑容灿烂，其余几个孩子脸上几乎看不到半点喜色，

有的抿着嘴的眼神躲闪，勉强把自己固定在画面里。这张照片注定会成为日后翻看时让人百感交集的见证。

婚宴的闹持续到傍晚，待最后一桌酒席散去，子里总算安静下来，只剩零星的纸屑与未收拾干净的桌椅。就在大家收尾之际，苏小曼主动找到庄好好，认真地提出想聊一聊。她坦言，从今天起，他们已经算是一家人，然站在同一屋檐下，往后就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矛盾也好，有误解也罢，都不能总是对着干。她的语气带诚恳与期盼，试图搭建一座新的桥。可庄好好并不买账，她眉头微蹙，直言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在父亲庄先进也在场的情况下，她索性把话挑明，提出今后的工资不论是父亲的，还是苏小曼的，都要统一上，由她负责管理和统筹家里的开销。这样的要求颇为强硬，带着几分对‘掌控感’的渴望，也隐含着对苏小曼的不信任。

本该是新婚之夜，按理说新人应当在亲友的祝福声中度过一段短暂而甜蜜的二人时光。然而苏小曼心里惦着自己原生家庭的孩子，挂念他们是否吃饱穿，有没有被人冷落，最终还是无法心安理得地留在庄家。她与庄先进说了几句体己话，便匆匆收拾东西先回去了，打算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后再想办法慢慢磨合两个家庭。新婚屋子里，只剩下庄好好留在家中，她没有沉浸在喜庆氛围，也无心休息，而是把那厚厚一摞红包全都摊在桌上，一封一封开，仔细清点婚礼收到的礼金，再与酒开销一一对照，算得密密麻麻，生怕出一分差错。在她心里，这场婚宴不是一场喜事那么简单，更是一笔必须算得清清楚楚的经济账。

数字在纸上纵交错，庄好好越算越皱眉，最终得出结论：这场婚宴办得并不划算，甚至有些亏。礼金虽然，但铺张的酒席、借来的桌椅、装点院子的喜庆物件，加上零碎的支出，叠加起来的金额远比她先前估计的要高。庄先进看她紧锁眉头，忍不住劝她别太在意时的花销，婚礼总要体面点才行。见她仍不满意，他又提出一个建议：苏小曼那边的亲朋好友送来的礼金毕竟是属于她人情子的，不如将那部分单独拿出来，交给苏小自己支配——那是她做人情、回礼、帮衬娘家可能要用到的钱。这样既算得上公道，也能让苏小曼心里踏实些。但这个提议刚一出口，就遭到庄好好的坚决拒绝。她坚持认为礼金都是进了庄家的门，就该统一算在这个家庭的账上，不能分彼此。两人意见不合，只能暂时搁置。屋外夜色渐深，喜庆的温尚未散去，屋内的气氛却已悄然出细微裂痕。新家庭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好好的时光第 12 集剧情介绍

曲柏珍以组织负责人的名义，把苏小曼单独叫到办公室‘谈话’。她语气严厉，反复拿‘出身问题’做文章，一句句将矛头指向苏小曼已经去世的丈夫王怀志，认定他是‘反革命’，又刻意强调他们家同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好像随时会被人抓住把柄。她不断提醒苏小曼，要在任何时候都‘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暗示她必须同死去的丈夫和原来的关系切割开来。苏小曼听得心头阵阵发冷。她明白这种‘组织谈话’背后意味着什么，却又无法接受丈夫被这样污蔑。尤其当曲柏珍旁敲侧击，追问她与庄先进的关系时，苏小曼更是当场板起脸，态度坚决地拒绝回答，认为这些问题与组织工作无关，只是赤裸裸的私刑审问与道德审判。

谈话结束后，压抑、愤懑与委屈在苏小曼心底翻涌，她却不能沉溺在情绪里。丈夫的冤屈尚未洗清，平反程序还未真正落地，她必须继续奔走。于是，她再次整理好材料，前往主管部门申诉，恳请为亡夫恢复名誉。然而，负责接待的主管干部对她依旧冷硬生疏，翻着材料挑毛病，对那些旧档案里含糊不清的罪名不加辨别，态度一味推诿。就在局面再度陷入僵持之际，庄先进不请自来，手里紧握着当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着最新的中央精神，明确提出要在运动中被错划、错判的人平反昭雪。庄先进抓住这条‘尚方宝剑’，现场逐条翻给主管看，结合政策原文一条一款地据理力争，把那些含混不清的陈旧说法全部驳了回来。面对庄先进连珠炮似的质询，主管一时间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剩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恼羞成怒之下，主管再也维持不了‘干部架子’，拍着桌子扬言要把这‘刁民’轰出去。没想到庄先进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不卑不亢，坦然重新坐回椅子上，自报家门，强调自己这些年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工作考核处处都是‘先进’，出身清白，历史干净。他语气平静，却句句有力，既是为王怀志讨公道，也是为像王怀志这样蒙冤的人撑腰。就在双方话越说越僵时，主管的上级、这所单位的主任突然推门而入。听完来龙去脉，主任并没有像主管那样迁怒于庄先进，反而对庄先进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拿政策说话的胆识颇为欣赏。当他认真翻阅苏小曼携来的材料，发现其中证据详实、逻辑清楚，且与中央新精神高度吻合时，立刻表态要严格按政策办事。

在主任的推动下，原本被不断拖延的平反程序终于迅速启动。各项手续一路开绿灯，档案被重新整理，定性被重新审议。几日之后，苏小曼亲手接过那份盖着鲜红公章的通知书——‘恢复名誉’的字眼在纸页上格外醒目。那一瞬间，

她仿佛听见胸腔里压抑多年的石头‘砰’地一声落地。委屈、欣慰、愧疚、解脱交织涌上心头，她忍不住失声痛哭，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多年来她在沉默中承受着指责与冷眼，如今终于能够正大光明地说一句：王怀志，是个清白人，是个好人。待情绪稍稍平复，她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儿女，让他们知道父亲的名字终于被正当地写回历史。

就在苏小曼这头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另一边的误会和风波却在悄然酝酿。一天，在公车上忙着售票的庄好好无意中抬眼，忽然看见父亲庄先进和苏小曼肩并肩站在街口等车。冬风呼啸，庄先进伸手替苏小曼拢了拢围巾，动作自然亲昵，苏小曼轻轻一笑，仿佛这多年风雨后的温暖扶持只是顺理成章。可这一幕落在庄好好眼里，却像一根刺猛地扎进心里。她胸口怒火蹭地窜起，心中酸、痛、恨交织，只觉得父亲这是当着她的面‘忘了娘’，忘了多年前那位含辛茹苦离世的母亲。怒火冲昏理智，她立刻对司机陈师傅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关门启车。当车门在庄先进和苏小曼面前冷冷合上，公车绝尘而去时，庄好好心里竟有一丝报复后的快意，却压不住越滚越大的怨气。

与此同时，在学校里，候鲜为同学们介绍两个新入团的学生。团徽在胸前熠熠生辉，少年们神情庄严，仿佛在自己的青春立下一道精神坐标。站在一侧的王元媛，看着这热烈的场面，却难以融入其间。她不经意间望向门口，脑海里浮现出刚才母亲来到学校的情景——苏小曼专程赶来，微笑着把父亲平反的消息告诉兄妹俩，语气里有压抑不住的欣慰。她没有把这视作自己的功劳，而是坦率地表示，若不是庄先进出面奔走，很难有如今的结果。在母亲看来，庄先进的仗义相助，是必须由孩子们记在心里的恩情。

然而，王元媛听在耳中，却并不完全买账。她固执地相信，就算没有庄先进，随着大环境的改变，父亲迟早也会平反，母亲没必要把太多的感谢倾注在一个‘外人’身上。再加上早就隐隐察觉到母亲与庄先进之间那种不言而喻的亲近，她心底的抵触愈发强烈。平反本是值得高兴的大事，可她返校途中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脸上阴云难散。站在团员队伍里，看着同学们热烈而真诚的笑容，她的心情愈发沉重，郁郁寡欢，如同置身在一阵看不见的冷风里。

那边王元媛心结难解，这边庄好好却在怒火中越想越憋闷。她越琢磨那天街口的一幕，就越觉得父亲铁了心要对不起亡妻，家里这点骨血也被他抛到脑后。怒气驱使她做出了冲动决定——她拽上两个弟弟庄天天、庄学习，径直奔向苏小曼家门口。门一开，几乎没有任何寒暄，她便抬高嗓门，当着一屋子人的面，冲苏小曼破口大骂，说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哄骗老头子的狐狸精，专会挖别人家的墙角。话里话外，不仅是羞辱，也是对母亲记忆的激烈捍卫。苏小曼脸色一沉，刚要开口，却没想到王元媛反应更烈。

王元媛长期压抑的情绪终于爆了，她‘蹭’地从椅子上站起，像被点燃的火药桶，直接扑向庄好好。两个年轻女孩谁也不肯让步，言语瞬间升级为肢体冲突，先是推搡，继而揪头发、扭打在一起，场面混乱而失控。庄天天见姐姐吃亏，血气方刚地冲上前帮忙，却被比他高出一头、身板结实的王元义迎头拦下。王元义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将庄天天按倒在地，拳头带着不加克制的怒意砸下去，很快就把他打得鼻血直流。庄学习见弟弟挨打，顾不得多想冲上去救人。王元义见形势不对，知道自己落了下风，拔腿就跑，丢下一屋子满脸是泪是血的少年人，留下了一片杯盘滚落、椅子东倒西歪的狼藉。

看见庄天天鼻血糊了一脸，庄好好的气焰终于不得不稍稍收敛。她心疼弟弟，又觉得自己被逼到这一步，情绪更是又乱又委屈。苏小曼看着眼前这一幕，心口一阵阵发紧。她既心疼这些孩子打成这样，又对庄好好带头闹事极为气恼。她强压住情绪，严厉斥责庄好好的鲁莽：有怨气可以说，但拿打骂和侮辱来发泄，只会让所有人都跟着受伤。庄好好不服气地咬着嘴唇，转身领着弟弟们离开。夜里，家中灯光昏黄，王元媛仍旧愤愤不平，回忆着先前的冲突，心头阵阵不甘。苏小曼明白，孩子们之所以激动，是出于对自己的护短与对父亲记忆的执拗维护。可是这场闹剧一闹，只会让原本就敏感的两家关系更加紧张，变得难以收拾。

庄好好怒气未消，又觉得在苏小曼家吃了亏，转身跑去找叶爱花诉苦，把自己在苏家遭遇的委屈一股脑倾倒出来。叶爱花听得眉头紧锁，表面上替她抱不平，言语间却似有若无地添上一把火。她若无其事地提起王怀志曾经的‘历史问题’，再顺势指出苏小曼身上残存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穿衣讲究、言谈斯文，总给人一种不够‘革命’的印象。在这番暗示下，苏小曼在庄好好心中原本就不怎么好的形象，更是急速滑落。叶爱花熟悉庄先进的脾气，她慢条斯理地替庄好好分析：庄先进这人，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到他心里，事情还有转圜余地。庄好好一听，心中顿起一计。

回到家中，庄好好刻意营造了一场‘情感攻势’。她领着庄天天和庄学习，在母亲的遗像前整整齐齐地跪下，声音哽

咽，放声痛哭，一个比一个哭得凄厉悲切。那些话既是对亡母的倾诉，更是刻意让还活着的父亲听见：他们埋怨父亲忘了旧情，指责他对不起多年来辛苦持家的母亲。哭声穿透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就把庄先进惊动。叶爱花闻讯也急匆匆赶来，站在一旁陪着掉眼泪，嘴里说着‘好苦、好可怜’，暗里却等着看庄先进的反应。出人意料的是，庄先进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被情绪带着走，他面色沉静，静静看着地上一排跪着的儿女。一时间，屋内只有压抑的啜泣声在回荡。庄好好和庄学习见父亲不为所动，只得放狠话，说如果他执迷不悟，母亲在天之灵也不会原谅他，把道德审判的重锤高高举起，毫不留情地砸向父亲的心坎。

到了下午，情势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发展。庄好好拎着一袋咸鸭蛋，亲自登门拜访曲柏珍。她态度恭敬，嘴甜得很，把对方捧得老高，称呼一个比一个尊敬，只求曲柏珍能出面‘主持公道’，帮她想办法对付苏小曼。曲柏珍一向好面子，被这番奉承哄得眉开眼笑，心情大好，拍着胸脯答应会替她想个‘好法子’。这一举动，很快被庄先进得知。他听说女儿竟然跑去求助曲柏珍，不仅没有理解的意味，反而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和失望。他怒气冲冲地训斥庄好好，说她只知道拿孝道压人，却不懂尊重父亲自己的意愿，更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体谅。他话说得极重，甚至当着孩子们的面表明态度——这一辈子，他非苏小曼不娶，这并不是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另一边，叶爱花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面对墙上那张与庄先进的合影，眼神里满是复杂。她静静看了很久，最终默不作声地将照片从墙上取下，小心放进抽屉里，仿佛也承认，从今往后，她再也走不进那个人的心里。

第二天一早，庄先进鼓起勇气，主动来到苏家，想把前一日闹出的种种风波弄清楚。屋里暖气不足，但早晨的光线柔和，他本打算心平气和地同苏小曼解释，既为儿女道歉，也为自己的坚持说明原委。两人正说着话，院门却突然被推开，曲柏珍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闯进来。她声音尖锐，一进门就指着院里那几只嘎嘎叫的鸭子大做文章，指责苏小曼私自在家养鸭，是搞资本主义尾巴，是借发展家庭副业之名大行‘投机倒把’之实，必须立刻割除这条‘尾巴’。左邻右舍听见吵闹声，很快纷纷探头出来围观，巷口不一会儿便挤满了人。曲柏珍越说越带劲，当场扬言要把苏小曼抓去派出所，让她在‘群众监督’下认错交代。

眼见局势失控，庄先进再也坐不住，他上前一步，挡在苏小曼身前，语气坚定地让曲柏珍住手。他从怀里掏出折得整整齐齐的《人民日报》，摊开在大家面前，指着上面清清楚楚的条文——报纸里明明白白写着，国家鼓励社员开展适当的家庭副业，以改善生活，提高生产积极性。养几只鸭子，正是报纸倡导的方向，怎么到了曲柏珍嘴里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他一条条念给周围的街坊听，对照着现实情形，把曲柏珍的指控说得漏洞百出。曲柏珍被拆穿，只觉脸上挂不住，理屈词穷，恼羞之下便把矛头一转，不再纠缠‘政策’，改口开始污蔑两人的‘作风问题’，指桑骂槐地说他们搞‘破鞋’，男女关系不清不白，试图借道德攻势逼他们低头。

面对这场公开的羞辱和审判，不论是庄先进还是苏小曼，都清楚这不仅关系到个人名誉，更关系到他们今后能否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沉默只会被解读为默认，退让只会换来更多的无端指责。在一片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中，苏小曼终于挺直腰杆，眼神坦然地扫视了一圈人群。她没有再解释什么‘清白不清白’，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做出回应——当众宣布，她与庄先进正在正儿八经地谈对象、处感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准备得到双方家庭与组织认可的严肃关系。她的话掷地有声，一下子打破了街坊们的窃窃私语，也把那些想借‘见不得人’一棍子把她打倒的人封住了嘴。庄先进在一旁静静站着，神色坚定，这一刻，他们终于不再回避，而是选择以公开与坦诚，正面迎击那些歪曲与污名，为各自、也为这段感情争回应有的尊严。

好好的时光第 13 集剧情介绍

苏小曼始终没有点头答应和庄先进离婚，她明知这段再婚关系一地鸡毛，却还是咬咬牙选择留下。她签字放弃了前夫留下的那套房子，等于亲手斩断了最后一条退路，只带着儿女王元媛、王元义几口人，推着几件简单的行李，搬进了庄先进那间并不宽敞的家。搬家的那天，屋子里乱糟糟的，纸箱、被褥、脸盆堆了一地，王元媛站在角落里，双手拢着父亲的遗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张已经有些发黄的相片。她知道，从今天起，他们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家，去别人的屋檐下生活，以后再见到爸爸，只能靠这一张冷冰冰的照片。想到这里，她喉咙发紧，心里又酸又恼，说不出的憋屈和不甘。刘成提着麻袋过来帮忙，粗手大脚地在屋里穿来穿去，偶尔抬头碰上王元媛通红的眼眶，目光就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既心疼又怜惜，还有几分少年人自己都说不清的别扭。王元媛察觉到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遗像前的白布，心里却更乱了：世界在往前走，妈妈在试着开始新生活，可她还停在那个失去父亲的冬天里。

等到天色暗下来，院子里渐渐安静，搬家的热闹散去，只剩屋里几盏昏黄的灯，还在顽强地亮着。庄家的两个男孩从外头玩球回来，身上的汗味和泥土味混在一起。调皮的庄天天故意把皮球往王元义身上猛地一丢，球砸在胸口上，声音闷得很。王元义本来就对‘寄人篱下’不服气，立刻气得红了脸，捡起球猛力扔回去。几句火气上头的话一冒出来，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就像火星掉进干柴堆，噼里啪啦烧起来。庄学习一看弟弟吃了亏，立刻站出来护短，咋咋呼呼地冲王元义喊话，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什么‘这是我们家’你少在这儿横’，句句都戳在王元媛的痛处。她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扭头就往外走，她最受不了的，就是苏小曼每次发生矛盾，第一句话总是劝他们兄妹让一步。‘为什么永远要我们让？我们就该低人一等吗？’这话她没有当着苏小曼的面说出口，只是在心里一遍遍地吼。苏小曼看得明白，知道王元媛是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咽在了心里，一边哄一边解释，说什么‘刚搬来，总要慢慢适应’都是孩子，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陪着小心翼翼地把女儿从门外劝回来。可是庄好好却全程板着脸，摆饭时特意从厨房端出一碗自家常吃的虾头酱，又抓了一把冲鼻子的大葱放在桌中央，语气冷冷地说：‘我们家就这口味，得慢慢习惯。’那摆明了像是在宣示主场，也是提醒苏小曼母子：他们才是后来的人。

饭桌上气氛本就紧绷，虾酱的味道一散开，更让人感觉闷得慌。王元媛一整天压抑的情绪终于憋不住，扔下筷子发了脾气，冷声质问庄好好是不是故意找茬，明知他们不习惯还偏要端这些东西出来。庄先进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满脸堆笑想打圆场，胡乱找着话题让大家多吃点，别计较这种小事。可庄好好就像胸口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出口，根本不打算收拾情绪，阴阳怪气地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爹，说以后他们姐弟俩都得‘装孙子’，连在自己家里也得看别人脸色。她越说越委屈，眼圈都红了，夹杂着这些年一手撑家的辛酸。话说到这份上，庄先进脸色也挂不住了，突然一拍桌子，气得抬手想抽庄好好一耳光。手举到半空，他又硬生生顿住，掌心掉头，狠狠扇在自己脸上，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这一巴掌打得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也打碎了仅存的一点轻松气氛。饭局不欢而散，碗筷还搁在桌上没人收拾，各人的委屈和不满都憋在心里，谁也劝不了谁。

苏小曼追出门去，院子外头路灯昏暗，她远远就看见王元媛和王元义并排坐在大门槛上，一个抱着膝盖，一个低着头用脚尖在地上戳出一个又一个小洞。她走过去没急着说教育的话，只是先坐下，轻声问冷不冷，然后慢慢跟他们讲道理。她说两家人能走到一块儿不容易，大人有大人的难处，孩子有孩子的委屈，可总归还是要往‘成一家人’的方向去努力；人越多，事情就多，说得好听是热闹，说得难听是麻烦，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得学着有点耐心。屋里灯光透出来，照在他们三人的背影上，影子被拉得老长。另一头的屋里，庄好好把两个弟弟支回房，让他们先去写作业、洗脚睡觉，自己留在客厅里，抱着双臂坐在椅子上，板着脸等父亲来谈。庄先进果然走过来，放下那点父亲的威严，开门见山地说她今晚就是没事找事，明知道别人刚搬来就紧张不自在，还硬往敏感的地方戳。庄好好听了不服气，反击说家里从小到大就吃虾酱，他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现在多了两个外人，她还要改一辈子的习惯不成？一番争执后，庄先进叹了口气，也坦白为自己刚刚差点动手道歉，说那一瞬间他也失控了，希望女儿能懂点事，别把这个好不容易凑起来的家闹得鸡飞狗跳。他把话说得尽量委婉，可说到底，还是希望女儿往后学着收敛点火气。

夜更深了，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一股凉意。苏小曼见时间不早，催着孩子们回屋休息，自己起身时脚下一滑，一不留神崴了一下脚，疼得她倒抽一口凉气。庄先进赶紧伸手扶住，嘴上数落她不小心，脸上却满是心疼，一边搀着她坐好，一边伸手去揉她的脚踝，语气难得温柔。正这么亲近着，屋里忽然响起柴门开合的声音，是庄好好在里头翻东西。庄先进反应极快，立刻一改刚刚的小心翼翼，故意扯着嗓子，靠在椅背上，摆出一副‘大爷’架势，让苏小曼端水伺候自己洗脚，还挑挑拣拣地指使这指使那，仿佛刚才那点温情从来没出现过。苏小曼频频应声，配合得十分默契，动作里带着一点讨好的味道，就像真把自己放在伺候人的位置上。庄好好站在门口看在眼里，心里五味杂陈，却也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转身离开。等她的脚步声远了，庄先进这才把架子放下，从苏小曼手里接过脚盆，反过来蹲在地上，认真替她洗起脚来。灯光下，两人一边说笑一边聊起未来的日子，语气里多了些久违的轻松，仿佛刚才的争吵只是一场意外的小插曲。

苏小曼心里其实明白，庄好好这些年的日子并不比自己容易。她既要撑起夜班的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弟弟和年迈的亲人，早就把自己活成了一块随时警惕的石头。苏小曼想着，只要自己多点耐心，多替对方想一想，总有一天，这个性子倔强的姑娘能慢慢放下戒备，真正把她当一家人。当天夜里，王元媛和王元义抱着枕头被子，进了新分配的小屋，母子三人挤在一张不宽的床上，脚对脚、肩挨肩，虽然有些拥挤，却莫名有种踏实的安全感。庄先进则识趣地抱着铺盖卷去了另一间房，把空间留给他们。躺在床上，王元义翻来覆去，回想起这几天庄叔的言行，心里悄悄做了个判断：也许，这个庄叔真有可能当个不错的继父。另一边的巷子里，单宝昆曾陪苏小曼在街角慢悠悠地散步，站在路灯下跟她讲自己年轻时在工厂当工，因为看不惯单位对穿着打扮的严格要求，一怒之下离开，成了被人嘴里说的‘街溜

子'。他讲得兴致勃勃，眼睛里有种不驯服的光，庄好好听着这些故事，竟有些打心底里佩服这个看似吊儿郎当、却敢为自己活一回的男人。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响起拖盆泼水的动静。庄先进像往常一样，给两个儿子倒尿盆，动作麻利得很。庄好好从屋里出来，故意咳嗽了一声，把存在感拉得很足。苏小曼心里有数，立刻放下手头的活，主动过去接过尿盆，说自己顺便端着，一边干一边嘴里还说'以后这些活儿都交给我吧'。她想的很简单：能多做一点，就多换来一点接纳。隔壁院墙那头的曲柏珍却被吵得心烦意乱，抱怨声绕着小院转。她嫌苏小曼家那几只鸭子天天嘎嘎叫，一清早就闹得人头疼，站在院子里七嘴八舌地指桑骂槐。庄先进听在耳里，挤出笑脸去打招呼，转身回屋时，就把王元媛姐弟俩叫到一旁，小声商量，打算把鸭子送到乡下的亲戚家去养，一来既能安抚邻居，二来也算给孩子们一个懂事识趣的表态。王元媛虽然舍不得，却也明白这是现实的妥协，只好点头答应。

吃早饭的时候，桌上只有两个白面馒头和几个粗糙的杂粮馒头，颜色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庄好好不动声色地把两个白面馒头推到父亲和弟弟庄天天面前，自己和庄学习则拿起杂粮馒头咬。谁知庄先进伸手一拨，又把那两个白面馒头分给了王元媛和王元义，说孩子刚搬来不习惯就先吃细的。庄好好脸色一沉，心里立刻堵了一口气，觉得父亲这分明是拿他们兄妹三人的口粮往外送。她嘴里嘟囔着，话里话外都是心酸账：'谁家白面不先紧着自家孩子吃？'王元媛一听，火气刷地往上蹿，她最听不得这种计较得失的话，尤其是说得好像他们是来占便宜的一样。她放下筷子，平静却坚决地说，自家又不是空着手来的，带来的口粮还没动，谁也没想占庄家的东西。话说完，她索性起身离开饭桌，以免再多听一句难受一句。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空气里的尴尬仿佛凝成一层看不见的霜。庄好好心里委屈，忍不住继续抱怨，语气越来越冲，却只换来父亲一声更重的叹气，屋子里吵不起来，安安静静，却一点都不轻松。

饭后，王元义在屋里慢慢收拾书包，一边装本子，一边把气往姐姐身上倒，说妈妈总是向着庄家人，从来没认真听他们的难处，明明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是外人，却偏要装作已经是这家的主人。苏小曼没跟他争，只是默默拿出鸡蛋糕和煮鸡蛋塞进他们的书包，又亲手把衣领给他们掖好，轻声叮嘱姐弟俩平时多让着年纪小的庄天天，说小的是最不懂事的，大一点的就多担待。她的每一句话都很温柔，却也让王元媛心里更堵：为什么懂事的永远是他们？她悄悄把这个疑问咽回肚子里。厨房里，苏小曼卷起袖子，帮庄先进一起收拾碗筷、擦桌扫地，忙得满头细汗。庄先进趁着这个空隙，喊庄学习等会儿上学时顺道带着王元媛和王元义一起，省得他们人生地不熟。庄学习却装作没听见，低着头背书，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王元义趁乱跑来跟苏小曼要钱，说学校要收杂费，要一毛钱，语气一本正经，实则心里已经盘算好要跑到小卖部去买冰棍解解馋。苏小曼信以为真，从衣兜里抠出那张皱巴巴的纸票递过去。她转身进到水房里，看到盆里泡着庄先进的衣物，内裤和袜子混在一起漂浮着，忍不住皱眉，提醒他这样洗不卫生，男人也要讲究点干净。庄先进有些不好意思，嘴上却还逞强，说都是一家人，又不是开洗衣店，这点讲究没必要。旁边的叶爱花听见，也附和着说她太事儿多，这些年农村人哪有那么多规矩。苏小曼听着，只能苦笑一下，把话咽回去。她很清楚，要在这间拥挤而又敏感的屋子里扎下根，光靠讲道理远远不够，还要靠时间、忍耐，还有一次次弯下腰去，慢慢把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捂热。

好好的时光第 14 集剧情介绍

叶爱花捧着自己精心打磨的诗稿，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走进报社编辑部。她在走廊里等候时，脑子里还在默背着自己最得意的几句诗，仿佛已经看见它们印在报纸版面上的样子。等到被叫进去，她双手递上稿件，目光殷切地望着编辑，期待得到肯定与赞赏。然而审阅结果却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编辑客气却不留情面地指出，她的作品'缺乏真正的诗意美感，更多只是情绪宣泄和生硬口号'，建议她眼下的重点应该放在多看多学，尽量向成熟作品学习，暂时别急着大量创作。叶爱花听得面上一阵红一阵白，心里极不是滋味，她固执地认为报刊上那些所谓'好作品'，风格做作，内容空泛，远远比不上自己写得真诚生动。离开报社时，她嘴上虽没多说什么，脚步却带着几分愤然，觉得自己是被人'看轻'了。

正郁闷着，她在街口碰见了同学小孟。两人打过招呼后，小孟从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沓照片，那是之前答应帮她冲洗出来的。照片里记录了厂里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有她偷偷拍下的工友们自然神态。看着这些影像，叶爱花的心情稍微好了些。临别前，小孟忽然把自己家里那台海鸥相机递给她：'你不是喜欢拍照么？这段时间就先拿去用，多练练手，别总靠借的。'叶爱花一愣，随即眼睛一亮，虽然嘴上推辞了两句，最终还是把相机揣进怀里，心里头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暖意——诗稿被否定，但至少镜头还给她留下了另一条表达自己的路。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生活也在悄然流转。苏小曼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一针一线地给孩子们改制旧袜子，她把破洞缝得严严实实，又顺手在袜口绣上小小的花纹，是给孩子们一点看得见的'新意'。家里虽然拮据，但她透着细致与耐心，把普通的日子过得尽量有模有样。而在厂里，庄先进正忙着分发自己的结婚喜糖，整个车间洋溢着喜气，工友们围在一旁起哄打趣，祝福声、笑闹声不断。林世俊在热闹中得知刘成准备复习考大学，心中颇为重视，特意叮嘱庄先进转告：'叫刘成下午厂部来领复习资料，厂里对年轻人求学，一向是大力支持的，可不能耽误。'这番话，让喜庆的气氛中多了一丝对未来的期盼。

下午，叶爱花拎着装着照片袋子来到厂里，专门找上庄先进。她把冲洗好的照片递给他，解释其中有好几张是他和家人的日常瞬间，又从怀中掏出那台海鸥相机和两卷胶卷，硬是塞进他手，半是叮嘱半是命令地说：'有空多给苏小曼和孩子们拍点照片，留个念想。日子再忙，也得留下点能回头看的東西。'庄先进握着相机，有些不知所措，却又感到一难得的温情——在这个多数人只顾埋头干活的时代，竟有人替他记挂着这些生活细节。

不久后，车间年度先进评的消息传来。这项荣誉不仅象征着集体认可，更直接关系到涨工资的名额，向来竞争激烈。然而过去几年，这项'桂冠'几乎被老模范庄先进包揽，他技术过硬，干活踏实，奖状一张接一张，连厂里外的人都耳熟能详。工友们嘴上佩服，心里却免不了嘀咕：总这么一人独揽，年轻人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以杨歪嘴为首的几个人，更是在背整天嘀嘀咕咕，话里话外透着酸溜的不满，暗里希望庄先进识趣，让贤于后辈。眼见这些流言渐渐多了起来，庄先进在车间大会上主动表态，宣布自己今年退出评选，把机会留给大家。他还提议，谁票数最高，厂里就给谁涨工资——既然说是民主评选，就要真正让票数说话。

庄先进'退赛'的消息一出，车间气氛立刻微妙起来大家在饭后、下班路上议论得热火朝天。放眼整个厂子，论资历、技术和日常工作量，最有可能'接班'的，无非是路建广和丁大个这两个'中坚力量'。叶爱花一向欣赏路建广的踏实做派，为他捏了把，私下催他赶紧去和工友们'联络联络感情'，见谁都笑一笑，话多说两句，好歹把票稳一稳。路建广却对这种票方式嗤之以鼻，觉得评先进就该看硬本，看产量、看质量，靠的是实绩，不该弄那些见不得光的小动作。他话不多，却透着一股清高和倔劲，让叶爱花既佩服又干着急。

随着投票日临近，暗流车间悄悄涌动。杨歪嘴一伙人在角落里专门盘算选票的走向，谁和谁关系好，哪个班组容易'说话'，都被他们算计进去。成这段时间成了他们口中议论的对象。闲聊时，刘成故意把自己'摆'得很低，说丁大个和路建广才是真希望的人选，自己这月工作量在班组里垫底，评先进根本轮不上，只能算陪跑。他这番话，看似自嘲，实则有意透露数走向，引得众人心里掂量。杨歪嘴与丁大个向来不对付，一听说丁大个呼声也高，当即起了压他一头的的心思，于是主动与刘成结成'联盟'，商量着要把票丁大个那边扳过来。随后几天，杨歪嘴在车间里到处给刘成做宣传，说他年轻肯干，有文化，有前途，是该重点培养的对象。

> 刘成本人也像突然换了一个人似的平日里一门心思埋头干活，此刻却变得格外热情。他抢着干脏活累活，见人就笑，谁有困难都上去帮一把，连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老工人，他也殷勤地搭话候，弄得大家一时摸不清他的心思。有人暗暗嘀咕他'别有用心'，也有人觉得年轻人想往上走无可厚非。就这样，车间在似平静的日常中，悄悄酝酿着一场往年不同的评选风波。

终于到了唱票当天，车间里挤满了人，大家屏住呼吸，听着每一张选票被念出名字。路建广、丁大个、刘成三人的票数你我赶，一度咬得很紧。等最后一张票读完，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刘成的票数竟然遥遥领先，把另外两人甩在身后。丁大个性子直爽，当场沉下脸，质疑这票数不对劲：平日干活大家都看在眼里，刘成再努力，也不至于一口气超过所有人。他话虽然刺耳，却说出了不少人的困惑。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议论声在角落里窜动。

下班后，厂里渐渐安静下来。庄先进把刘成叫到一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然评上了先进，就更更要踏踏实实干活，别被虚名冲昏头脑。同时，考大学的事也不能耽误，两边都得抓紧。他的语气温和却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刘成嘴上连连着，态度恭敬，心思却早已不在这上面。他匆匆告辞，急匆匆往公交车站赶去，仿佛有比荣誉和前途更重要的事在等着他。

傍晚的公交车满了下班的乘客，空气里混杂着油烟和汗气。刘成好不容易挤上车，抬眼一看，竟发现此刻当班检票的，正是庄好。两人打了个照面，都有些意外。行至途中，拥挤的人群推搡着摇晃，庄好好一边检票，一边不经意地观察着车厢。她敏锐地发现，有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正悄悄伸手往旁边乘客的衣兜里摸，动作快。察觉到这是小偷后，

她毫不犹豫地出声制止，声音在车厢里炸开，瞬间吸引众人目光。

小偷行败露，恼羞成怒，眼中闪过一丝狠，突然从怀里抽出一把寒光闪烁的刀，厉声威胁车上所有人，让谁也不许多管闲事。车厢顿时乱作一团，有人尖叫，有人后退躲避，车子在紧张的气氛中动。就在这危急关头，刘成几乎没多想，便纵身上前，与小偷扭打成一团。他试图夺下对方手中的刀，双方纠缠间，厢不断传来惊呼。混乱之中，寒光一闪，刀尖划破空气，重重刺向刘成，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

混乱在司机的急刹中稍稍平息，小偷仓皇逃窜，人群中有人追出，有人忙着呼救刘成倒在车厢中部，脸色迅速变得苍白，庄好好冲到他面前，手忙脚乱地按住伤口，声音发抖地催促周围人拨急救电话。幸亏送医及时，经过抢救，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必须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站在病床边的庄好好，心里满是愧疚——如果不是她起身阻拦，那小偷也许不会拔刀相向，更不会伤到刘成。带这样的自责，她主动留下来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几乎形影不离地守在病房里。

不久，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匆赶到医院。看到儿子虽然脸色苍白，却已无命之忧，她长长松了一口气，随即把满腔情绪发泄成对庄好好的恩万谢。可庄好好却摇头道歉，直截了当地承认，刘成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受伤，是替她挡下了那一刀。刘美玲听完，脸色微微一变，眼里闪过一丝复杂情。刘成见状，急忙在旁解释，说这事不能怪庄好好，是他自己冲动上前的，与她个人无关。

等到只有母子俩单相处时，刘美玲脸上那层感激渐渐去，换上了严肃和算计。她语气不重，却字字敲打着儿子的耳朵——叫他要'收收心'。她提醒刘成，你迟早要考大学，将来前途广阔，不可为一段刚萌芽不久的情束缚自己。她暗示道，以后你会接触到更多家庭条件优越、能帮得上你事业的姑娘，现在就把心思放在这种'工厂女职工'身，不值当。刘成听得心烦不已，只觉得母话语里透出刺耳的现实和势利，似乎把感情完全当成一场算计。他忍不住皱眉，反驳几句，却又不想和母亲闹翻，病房里的空气顿时凝重起来。

这时，林世俊带着厂工会的同志赶来医院慰问，手里提着水果和营养品。刘美玲立刻换上另一副面孔，脸上满是忧与自豪交织的神情，当着众人的面强调，子这次是见义勇为，舍身保护群众的英雄行为，厂里理应为他记功嘉奖，最好还能在报上宣传一下，以此树立典型。说着说着，她又提到刘成复习考大学的事，希望厂里帮忙联系更好的辅导老师，为他提供学习上的支持。旁边的黄殿堂听得有些不舒服，觉得刘美玲有些过于'得寸进尺'，为儿子索取索取那，有些无理取闹的意味。

> 气氛略显尴尬之际，林世俊却没有当场驳她。他沉吟片刻，随即一口答应下来，表示厂里会根据情况酌情表彰刘成，辅导老师的事也可以帮忙协调。说话时的目光在刘美玲脸上停留片刻，那眼神里多出了一层难以分辨的深意——既像是在打量，也像是在权衡某种尚未明说的。慰问小组寒暄一阵，把礼品放下，又叮嘱刘成安心养伤，这才陆续离开病房。

人群散去后，病房清静了许多。叶爱花悄悄走到病床边，把一笔不算少的钱塞到刘成手里，说是给他'补补身子，加强营养'，让他不用顾虑食费，好好把身体养好。她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干脆，不容拒绝。刘成有些感动，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收下，心里却惦着另一事——他担心工友路建广会因评选结果他生出不满。等路建广来看望他时，他特意提起先进评选的事，带着几分愧疚，话还没说完，却被路建广摆手打断。后者完全不往心里去，淡淡一句'谁评谁就好好干'，态度坦然，丝毫不显计较。这样的大度，让刘成的心里又是一阵惭愧。

与此同时，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刘美玲正与林世俊说话。两人在窗边，一高一低，神情都很认真，不时低声交流什么。走廊拐角处，叶爱花和黄殿堂悄悄藏在阴影里，透过玻璃偷看。他们看不清具体对话内容，只见刘美玲说激动处，手势频频，林世俊则皱眉沉思，偶尔点头，偶尔反问几句。这样的场景让两位旁观者心里都升起一点说清的疑惑和不安，但他们没有上前打扰，只一直躲到两人谈完分开，这才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各自若有所思地回了病房。

等庄好好端着炖好的汤回到病房时，屋里的气氛看似平静，却隐隐着几股暗流。她把汤放在床头，小心嘱咐刘成趁热喝，语气里带着内疚与关切。谁知刘美玲却突然把话题扯到另一处，气里带着怨气，埋怨庄先进至今没来医院探望，说什么师父徒弟的，出事了连个面都见不到，太不够意思。她一声一句，听得庄好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知道父在厂里的处境，也知道他心里对刘成的复杂感受，更知道这些话落在刘成耳朵里，会如何变味。那一刻，她心里说不出的不是滋味，为父亲感到委屈，又为刘成感到尴尬对刘美玲这种只看表面、只会抱怨的态度感到深深的无奈。

好好的时光第 15 集剧情介绍

庄好好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安静地守在病房里。她站在角落，既不插话，也不多问，只是低着头，偶尔抬眼看看躺在病床上的刘成。她心里明白，此刻自己说什么都显得多余，只希望刘成能赶紧好起来。刘成见她沉默寡言，以为她是被吓着了，便心劝她先回去休息。话音刚落，刘美玲却立刻接过话，理直气壮地让庄好好留下，说是年轻人多一双手好照应，换药打针也有人帮忙跑前跑后。庄好好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留下。她根本想不到，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安排，会让自己错过一场极为重要的彩排。那是她早就与单宝昆约好的事，对她来说意义非凡，可在这一刻，她只能把那份念想压在心底，不敢多提一个字。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城郊道路上，庄先进正陪着苏小曼散步。他难得有这么舒坦的一个下午，一边走一边说笑，像是暂时把所有烦心事都丢到了脑后。两人等车时，附近的路边摊吆喝声此起彼伏，偶有自行车叮当驶过。庄先进忽然来了兴致，看着身边笑意盈盈的苏小曼，提议要给她拍一张照片留念，说什么'再不留影，人就老了'。苏小曼被逗笑了，却又有点羞涩，嘴上说着'瞎拍什么'，脸上却忍不住带出几分期待。正当庄先进举起相机构图时，一对穿着喜庆、眉宇间满是幸福气息的年轻夫妻路过，看样子是在外地旅游办结婚照。他们见庄先进拿着相机，便上前客客气气地请求帮忙拍一张合影，还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到他手里，作为'辛苦费'。庄先进起初还推辞，说举个相机不算什么事，可对方坚持，他只好收下。看着手里那两张崭新的票子，他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原来拍照也能赚钱，而且两块钱一张，这要是干得多了，不就成了门好营生？他当场算起账来——若是专门给人拍照，一天拍上十几二十张，一个月下来就是不小的一笔数目。想到这里，他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幅未来的画面：自己凭着这门手艺，日子越过越好，不愁吃穿，还能让苏小曼和几个孩子吃香喝辣，彻底告别拮据的生活。

等车间隙，闲逛的两人转到了附近的公园。公园里树影斑驳，花坛里的花儿开得正盛，几个小孩在草地上打闹追逐。庄先进一看景色不错，索性让苏小曼站在花坛边，又给她拍了几张。她的笑容在镜头里定格，看上去比平时柔和许多。正在他调整角度的时候，旁边几位来游玩的女同志注意到了这一幕，彼此小声嘀咕几句，便围拢上来，问他能不能帮忙拍照。她们有的穿着最体面的衣服，有的精心梳了发型，显然是难得出来玩一趟，谁都不想错过留影的机会。听说要拍照，一个个很爽快地掏钱，一人两块，毫不含糊。没多一会儿，庄先进面前就排起了小队，一张一张地拍，快门声此起彼伏。等他收起相机，手里的钱已经厚了一叠。苏小曼看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票子，脸上掩不住高兴，嘴角一直翘着。路上她兴冲冲提议，既然有了这笔收入，就给庄天天订几本杂志，让孩子多看看书、开开眼。庄先进却摇头，说不能只想着一个孩子，既要给庄天天订，也要给庄好好、王元义他们都订，几个孩子不能厚此薄彼。话说到这里，他越想越有劲，又萌生了一个更大的念头——干脆攒钱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好好钻研这门手艺，说不定真能靠它发家立业，以后再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正当他们盘算着未来时，学校已经布置下'除四害'的任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与。王元义拎着一个自制的捕苍蝇工具，陪姐姐王元媛一起，名义上是'执行任务'，实际上在校园里跑前跑后，玩得倒挺欢。回家的路上，王元媛一边数着自己抓到的苍蝇，一边又提到庄好好，说她学习好、人也好，对弟弟妹妹又上心。王元义听多了，心里不是滋味，语气里带了点酸意，强调自己只有一个亲姐姐，那王元媛，谁也代替不了。这一句话落在王元媛耳里，乐得她心花怒放，心里甜津津的，觉得弟弟总算长大懂事了。傍晚吃饭时，家里桌上难得上了一屉白面馒头，几个孩子围着桌子，眼睛都亮了。王元义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咬下去却发现馒头里掺了不少杂粮，口感粗糙，他有些失望，却又不好说什么，只能皱着眉慢慢咽下去。正在这一家人刚要安稳吃饭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咣当'一声推门响——庄好好气喘吁吁跑了进来，一开口就说刘成被人捅伤，已经送进了医院。屋里顿时一片惊愕，筷子都停在半空。庄先进没再多问，当即披上衣服往外走，一路小跑赶去医院，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到了医院，刘美玲已经守在床边，脸上带着惊后未消的煞白，又掺杂着几分愁绪。她看着庄好好，不禁在心里打量这姑娘：模样倒是还可以，人看着也老实，就是家世和身份配不上自己这个正在备考大学的儿子。越想越觉得两人不般配，她索性把话挑明了。趁着庄好好出去打水的空档，刘美玲将庄先进叫到一旁，低声但态度强硬地说，可以让庄好好来照顾刘成，毕竟年轻人之间也容易交流，可必须有个前提——绝对不能让他们之间产生什么'男女感情'。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优越感，仿佛已经替两家划好了界限。等她回到病房，还不忘对路建广大声叮嘱，要他晚上别睡死过去，一定要盯着输液，不能让点滴空了'挂空气'。这一连串的指令听得庄先进很不是滋味，他在旁边闷着不吭声，心里

却清楚，刘美玲根本没把庄好好当成'门当户对'的准儿媳。回到家后，他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把女儿叫到一边，语重心长地叮嘱她以后别再往医院跑，能少和刘成接触就少接触。话说得不重，却像一盆冷水，浇在庄好好已经有些模糊不清的情感里。

几天后，一大早，王元打了个鬼主意。他哄庄天天，说郊外的野地里有小刺猬，又圆又小，还会蜷成一团，软乎乎的，特别好玩。庄天天年纪小，好奇心重，听得两眼发亮，没多想就着他往外跑。到了地势偏僻的郊外，王元义借口去前面探路，悄悄把庄天天丢在原地，自己转头就往回走，心里觉得像是在玩什么'冒险游戏'。等到上学的过去，庄好好发现弟弟不在学校，心一下吊了起来，满城风风火火地找人。她找到王元义，追问弟弟去了哪儿。王元义支支吾吾地说是去抓刺猬，话一出口才知道态严重。庄好好当场急得红了眼，哭着不停问他具体地点。苏小曼和庄先进闻讯赶来，几句追问之下，总算从王元义断断续续的话里拼出一个方位，三人急匆匆郊外赶去。一路上，他们在杂草丛生的小路间穿梭，一遍遍呼喊庄天天的名字，却始终不见人影。天色一点点偏西，焦虑像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心头。正当他们以为要出大事时，一位热路人抱着庄天天，将他送到了车站。原来这位路人恰好路过，看到孩子一人在野地里乱转，便一路领着他找回城里。庄天天有惊无险回到家中，众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可事后清算这一切时，苏小曼的脸立刻冷了下来，她单独把王元义关在屋里，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没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口头批评，而是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扫帚落下的每一下，都是在敲打他的心，她反复强调有些事绝对不能做，哪怕一时觉得好玩，也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祸端，如果再不长记性，将来迟早会走上歪路。

房门外，庄好好牵着庄天天的小手，态度却完全不同。她蹲下来与弟弟平视，语气温柔地劝他，以后不要再去抓什么刺猬。她告诉庄天天，小刺猬也是要在山里自由生活的小生命，人如果只是因为好奇就把它抓来玩，它会害怕，会受伤。真正喜欢小动物，不是把它们抓回家，而是让它们回到山林自己的世界里好好活着。庄天天点点头，似懂非懂地答应下来。没多久，邻居曲柏珍特地跑来打听情况，东一句西一句地问王元义到底怎么想的，年纪不大，心眼倒是不。话里听上去像是关心，实际上夹杂着明显的不满。庄先进见她来者不善，脸上却仍旧挂着客客气气的笑，用几句轻描写的话把整件事说成是'孩子间的一场误'，并保证以后会好好看着他们。见他态度坚决，曲柏珍只好识趣地告辞，嘴里还嘟囔着走远了。待人一走，屋里的空气才真正安静下来，大家却都隐隐意识到，这场风波已在每个人心里留下了一道不轻不重的痕迹。

另一边，公交车站的牌子下，单宝昆站在原地等了很久。他按原来的约定来到这里，背上背着吉他，以为庄好好会准时出现，一起去排练。他一开始还自我安慰，说她也许是被家里耽搁了，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站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始终不见熟悉的身影。他终于按捺不住失望，只能收回一腔期待。等到看到孙颖从远处步走来，嘴里还说着'来晚了'吧，他心里更是五味杂陈：该出现的人没来，不该出现的人倒是准时。后来听人说起刘成被人捅伤、住院的消息，他心中一震，很快联想到庄好好最近频繁出入医院的情形，下意识地猜测刘成大概是因为她才惹来这场祸事。想到这里，他心里莫名起了酸意，是担忧又是吃醋，说不上是对刘成不满，还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甘。

几天后，庄好好还是放心不下，偷偷又去了医院看望刘成。她低着头走进病房，却正好撞见一位老师正在给刘成补课。课本摊在床边，小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重点，刘成一边打吊瓶，一边认真听讲，脸上有几分苍白，却还强撑着精神。这一幕让庄好好一时不知该是进还是退，她怕打扰对方学习，只好悄悄退了出去，连招呼都没打。她以为自己来去无声，谁知刚下楼，就看见单宝昆靠在楼下的栏杆边，像是已经等了她很久。阳光从他的肩头斜照下来，影子被拉得很长。他没有责怪，只是静静望着她，目光里既有心疼，也有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此时，病房窗边的刘成无意间往外一瞥，正好看见庄好好从楼门口走出，而单宝昆顺势上前，半是自然半是习惯地让她挽住自己的胳膊，替她挡住楼前的斜风。两人的背影一点点远去，在刘成的视线中愈发清晰，他的手下意识捏紧了被角，胸口涌上一阵说不出的闷。那种滋味不像单纯的嫉妒，更像是忽然意识到，有些东西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悄悄溜走。

从医院出来后，单宝昆提议先回家拿吉他，说彩排迟了可以补，但乐器不能落下。庄好好没有拒绝，默默跟在他身边。走进单家的院子，她刚踏进门槛，就看见客厅里坐着两个女人——一个是她姐姐，神情干练，目光犀利；另一个则是打扮利落的孙颖。屋里隐约透着一股不太自然的气氛。聊天中，庄好好听出，原来孙颖托了关系，给单宝昆在商业局找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这样的单位在当下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代表着稳定的前途和体面的身份。单宝昆却当场婉拒，说自己现在有别的打算，不想就这样安安稳稳被固定在一张办公桌后面。他那看似坚决的话，让现场空气一下子冷了下来。孙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难掩的失落和恼意；单姐姐的表情也有些难看，显然觉得弟弟不知好歹。庄好好站在一旁，突然意识到自己像个多余的人——她看得到孙颖对单宝昆的关心，也看得到这份工作背后意味着怎样的心思。她不想卷入别人的恩怨，更不想被人误解，于是转身就要离开。刚走出门几步，身后传来

急促的脚步声，单宝昆追了出来，气还没喘匀，就开始反复解释。他一再强调，自己和孙颖之间只是普通同学关系，绝没有别人想象的那种'来往'，那份工作也是他真心不想要，并不是为了谁才拒绝。他说得认真，话语里带着紧张，害怕庄好好误会。庄好好沉默地听着，心里并非完全释然，却被他的态度打动。走廊尽头的光线有些昏黄，在这不算热闹的一隅，两个人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仿佛又被轻轻往前推进了一寸。

好好的时光第 16 集剧情介绍

单宝昆见庄好好因为自己的举动而闹起了小别扭，只得一次又一次耐心解释。他说自己与别人并无暧昧，更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只是平日里嘴笨，不会甜言蜜语，让她生出了无名气。他见庄好好越想越多，满腹委屈，索豁出面子，当众走到她跟前，突然一把将她抱进怀里，抱得又紧又实，冲着周围所有人高声喊道：这辈子他只爱庄好好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变心。院里街坊看得起哄大笑，有人打趣，有人鼓掌，庄好好被吓了一跳，又羞又恼，耳根子通红，嘴上让他放手，心里却像被甜蜂蜜浇了一遍。气儿在笑声中慢慢就消了，她嘴角忍不住往上翘，嘴里还假装埋怨他不嫌丢人，可眼里的委屈早已烟消云散，重新被踏实的安全感填满。

而就在这边小两口把误会化成甜蜜的同时，另一头的海边却完全是另一番紧张景象。为补贴家用，庄先进和苏小曼找了个'门路'，到海边给游客拍照，赚点辛苦钱。那年月家家都紧巴，能有个能动脑筋的生财法子不容易，他们早早背着相机出门，在海风里忙前忙后，嘴上客客气气地招呼生意。谁料生意刚有点起色，几名执法人员便巡查而至，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无证摆拍的'黑照相'。执法人员二话不说，上来就要扣相机、没收收入。那台相机是庄先进东借西借才借来的宝贝，也是他们指望翻身的工具，他心里一急，几乎下意识地死死护住相机，宁可收入被没收也不肯撒手。苏小曼看着他们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搜走，心里又委屈又气愤，忍不住冲几名执法者顶嘴，说他们不讲人情，谁愿意抛头露面在海风里站一天，低声下气给人拍照？还不是被生活逼得没路可走。她声音越说越高，眼泪都快憋出来了。

面对她的控诉，几个男执法人员被噎得说不出话，既不好真的动粗，又拉不下脸示弱，只能板着面孔重复'这是规定'。眼见火气越烧越旺，庄先进怕闹，于是悄悄使了个眼色，让苏小曼先走，自己留下来与对方周旋。他嘴上赔笑，连连认错，态度诚恳地讲起相机是借来的，丢不得，自己也有工作单位，若是被扣了，回去没法交代。他把孩子、家里开销一件件数给对方听，话说得真切，摆出一副认罚认错的样子，只求行个方便几番软磨硬泡之后，对方态度略有松动勉强同意把相机还给他，但前提是必须缴纳两百块罚金。两百块在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几乎能顶上一个甚至几个月的生活费。庄先进一颗心直往下沉，却也知道唯一能保住相机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好在苏小曼多少还有点积蓄，她咬着牙翻箱倒柜凑钱，两人捏那张罚单，心里一阵发酸。既然罚了，再退缩反而亏得更多，他们只好继续在海边咬牙'冒险'拍照，争取在相机真正出意外之前尽可能多赚一点。几天下来，风里来雨里去，衣服被海风吹得硬邦邦的人也晒黑了一圈，多少总算把罚金和本钱都挣了回来。只是这一次风波让苏小曼心有余悸，她每次看见执法人员的身影，都不住心头一紧，不愿再过这种提心吊胆日子。在她看来，既然钱已经凑够，相机也该赶紧还给叶爱花，免得哪一天真栽大跟头，连解释都来不及。

另一边，叶爱花正沉迷在自己的'诗人梦'中段时间，她在工余时常泡在图书馆，一边翻诗集一边在本子上涂涂改改，沉浸在充满韵律和意象的句子中。有一天，她在图书馆里抬头一看，正好撞见了候——那个在单位里颇有些文艺名声的小青年。叶爱花心里一动，故意挑了他对面的位置坐下，把诗集一摊，时不时若有若无念上两句，好让对方听见。候鲜果然吸引过来，忍不住搭话，问她也喜欢写诗吗？两人一说才知道彼此都是'同道中人'，候鲜本来就乐于在文艺上指点别人，一听她说自己也写诗，立刻兴致勃勃，主动提出帮她看看作品。叶爱花把自己反复打磨却仍不太满意的几首诗递过去，候鲜拿起笔，在结构、意象、用词上逐一标，指出哪里可以更加凝练，哪里可以把口号式表达成更含蓄的比喻，甚至教她怎样在意境上'留白'。

经过候鲜这一番细致的润色讲解，叶爱花仿佛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恍然觉得自己的诗立刻'高级'了许多。她拿着改好的诗稿去了报社，兴冲冲地找到一直敬重的卢老师。面对这位老编辑，她不动声色地把候鲜给的那些'窍'复述一遍，从立意到章法，从句式到奏，说得头头是道。卢老师一边看稿一边点头，没想到叶爱花短时间内竟有如此长进，眼神里多了几分欣赏。他们就诗歌创作聊了许久，从当下文坛风向聊个人创作经验，可谓相谈甚欢。最后，卢老师干脆拍板，当场决定刊登她这组诗作，让她回去等消息。走出报社那一刻，叶爱花觉得脚下像踩着云，嘴角一直荡着笑心里仿佛开了一树花。

喜不自胜之下，她特意拐到副食店，用舍不得花的钱买了一只烧鸡，揣在怀里一路小跑着回家。到家后，她却没像往常一样招一大家子，而是只悄悄叫来了庄天天和庄学习，偷偷在屋里摆上一小桌，准备来一顿‘打牙祭’。她刻意瞒着王元媛姐弟，怕多分薄了这点肉味，又怕招来闲话。间，她边给两个孩子夹肉边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写的诗就要在报纸上见刊了，这可是大事。她神采飞扬地说起卢老师如何夸她，候鲜怎么指点她，还嘱咐两个孩子现下先密，等诗刊登出来，再带他们去吃王麻子家有名的锅贴，让他们也跟着沾沾光。两个孩子吃得满嘴流油，听得双眼放光，一点头答应保密，一边忍着想笑出声。

正说得起劲，庄天天突然‘咯噔’一声，嘴里多了股血腥味，小小一颗下牙掉了出来。叶爱花见状赶紧用手接住，笑骂他吃肉还掉牙，随手照乡里的习俗，把乳牙扔到房顶上，寓意‘往高长，高高长’。她正准备出门，谁料院门口响起脚步声，庄先进从外头来了，还随口喊着孩子们该回家吃饭了。爱花心下一惊，怕他发现自己给庄家孩子开小灶，赶紧挡在门口，高声喊着庄学习的名字，故意把话题往别处引。然而两个孩子嘴巴油光锃亮，再怎么躲也遮不住这明显的痕。庄先进只瞥一眼，心里立刻明白了几分，虽然没有当场翻脸，却在心里记下了这件事。

晚上回去，王义一见庄天天就觉出不对劲，鼻子过去一闻，只嗅到一股浓重的烤鸡味。他心下立刻雪亮，暗暗嘀咕叶爱花又背着他们给庄家那边开小灶。王元媛知道后也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当着弟弟的发作，声音不低地提醒他要认清自己的‘后窝’身份——意思是他们姐弟只是后来‘填补’的，不是这家的‘正房’孩子，吃亏是迟早的。苏小曼在隔壁屋听着这些话，只觉得字扎心。她想到孩子们平日已经少了父母的疼爱，如今连一口肉都要看人脸色，心中愧疚又辛酸，当晚就一咬牙，从柜子底下掏出自己细细攒下的肉票，决定无论也要让孩子们堂堂正正地吃上一顿好饭，不能永远跟在人家后头闻肉味。

庄先进在院子里劝她，说大家都不，别跟孩子们面前赌气，可苏小曼已经满委屈，很难听得进劝。偏这时候，叶爱花恰巧过来，打算说说相机的事，顺便拉几句家常。一见到她，苏小曼火气更盛，连表面客套都顾不上，转身就，连招呼都懒得打。院子里的空气顿时变得有些尴尬又沉重。

为了弥补孩子们，庄先进又想起借来的相机趁着胶卷里还剩几张底片，他索性让里的孩子们站好姿势，一个一个拍照留念。有的站在院门前，有的靠着老槐树，脸上或拘谨或好奇，照片虽然还没冲洗出来，但这一刻的温暖已经被牢牢定格。拍完没多久，好好下班回家，身上还带着办公楼里特有的粉尘味和一身疲惫。苏小曼忙不迭去厨房热饭，暂时把不快压在了底。庄先进则抓紧这点空档，把相机悄拿给叶爱花，既把器材完好无损地还回去，又把当初借相机的钱塞回到她手里，态度坚决，不容她推辞。他还话里有话地叮嘱叶爱花，以后别单独给孩子开小灶，免得再生出误会，伤了几个家庭的和气。

正在他们说话时，曲柏珍恰好来找叶爱花，一进门便撞两人面对面低声交谈，姿态又显得些亲近。她心思敏感，立刻朝不好的方向联想，脸色一沉，冷嘲热讽地暗示两人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叶爱花赶紧解释，说他们不过是师徒关系，相机也是他借给自己拍用的，哪里谈得上什么私情。见她急着撇清，曲柏珍反而更笃定叶爱花心里有别的念头，于是顺势提起，要给叶爱介绍一个离异对象，说对方条件不错，有稳定工作，性子也老实，适合过日子。没想到叶爱闻言就像被踩到尾巴，立刻一口回绝，一句‘不考虑’说得干脆利落。见她油盐不进，曲柏珍只好劝她那点心思该收一收，别一门心思吊在一棵树上怎么想也想不来个结果。叶爱花被戳中心事，脸上挂不住，索性抬杠反呛回去，说自己要是真打算‘上吊’，也得挑棵顺挺拔的好树，才不愿去选什么离过婚嫁接过‘嫁接树’。这话说得刻薄刺耳，气得曲柏珍当场没了好脸色。

与此同时，车间里也接连发生着让人心惊的事。一次操作中，刘成在机前一不留神，险些被飞溅的铁屑伤了眼睛，眼前一阵发黑，要不是躲得快，后果不堪设想。庄先进和路建广在旁看得心惊肉跳，赶紧把机器停下，让他回家休息，别逞强逞能。最近车间党支部正准备发展一批预备党员，初步名单上有魏师傅、路建广等人，偏偏没见刘成的名字。刘成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干得不少，怎么就被忽略了？他索性找上庄先进，希望能替自己说句公道话，争取一个名额。庄先进站在组织和个人之间，左右为难，他明路建广老劳模、资历深，工作成绩有目睹，入选合情合理；魏师傅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眼看就要退休了，盼的就是这份荣誉，给他一个肯定也算是对老工人的安慰。反倒是刘成年轻，讲道理还有把机会。他把这番道理耐心讲给刘成听，劝他别急于一时。

刘成却并不买账，在他看来，机会摆在眼前该去争，不争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他坚持庄先进替自己多说话，哪

怕只是把名字上报，让组织去评判也好。被他一再相求，庄先进终究软了心，最后咬咬牙，将刘成的名字也一并报上，把三个人都放进名单，交由级领导最后拍板。他心里明白，这样做难免引来议论，却也是他能想到的最折中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小院里又上演幕略显滑稽的场景。清晨，庄好好王元媛一前一后地排队等着上厕所。院里男女共用的公厕就两个坑，人多的时候难免要排队。偏偏王元媛那天肚子不舒服，忍得额头冒汗，脸色发白。眼看她在憋不住了，庄先进和庄好好互相看了一眼，爽快地决定——干脆暂时把男厕让出来，由庄先进守在外头挡着人，让王元媛进去解决，免得当众出糗。王元媛连声谢，匆匆进了男厕。事情虽然不大，却让院里人看出庄家尚算懂得照顾别人的窘迫。

经历了这次尴尬排队，庄先进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想，靠两公厕勉强应付一大家子人，每天早晚都要抢着用，既不方便又不体面，尤其对家里的妻女更是麻烦。想来想去，他干脆动手，找来几块木板和砖头，在院子的落搭了一个简易小厕所，专供自家人使用。虽然简陋，但四面遮挡，干净方便，省去了早晚排队的尴尬。院里邻居看在眼里，有人羡慕，有嘟囔，但不管怎么说，这小小的厕所也让庄家在紧凑的生活里多了一点体面和从容。

好好的时光第 17 集剧情介绍

清晨的公交车站一如往常般嘈杂，站牌下排着长队，人们或低头打盹，或交头接耳。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单宝昆的姐姐气势汹汹地闯入人群，一眼就锁定了穿着蓝色售票员制服、正在整理零钱和车票的庄好好。她二话不说挡在车门口，当众指着庄好好的鼻子开骂，劈头盖脸便是一顿数落，说庄好好心眼多、嘴巴甜，把弟弟哄得晕头转向，连原本已经到手的好工作都为了她说推就推。在她眼里，庄好好不过是个小小的售票员，一个招摇生事的‘狐狸精’，怎么也配不上他们家看好的那个孙颖。她越说越冲，嗓门又高，把车上的乘客和站台周围的路人都吸引了过来，人群迅速围拢，空气中弥漫着尴尬与紧张。

陈师傅在方向盘后看得清清楚楚，先是皱眉忍了几句，见单姐越骂越难听，话里话外尽是羞辱和偏见，再也按捺不住，索性拉起手刹站起身来，隔着车门严肃地喝止她。他指责单姐不分青红皂白，当众辱骂一个小姑娘有失体面，还提醒她弟弟是自个儿有主意的人，不是谁几句话就能哄得改命。车上的老乘客早就见惯了庄好好的勤快、细心，也纷纷帮腔，有人说单姐仗着亲戚就欺负人，有人说姑娘家做售票员又怎么了，凭什么就被瞧不起。站在车后排的一位大妈更是拍着座椅说，这年头讲究的是自食其力，只要踏踏实实干活，干哪一行都是好样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把单姐围在舆论中心，她不但没占到理字，还落了个‘仗势欺人’的名声。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单宝昆气喘吁吁地从远处跑来，他原本只是急着来找庄好好，却万万没想到一抬头便看见姐姐指着车窗咒骂，而窗边那道熟悉的身影正默默垂着头，一只手抓着车窗框，眼眶发红，眼泪顽固地在眼角打转却又死命憋回去。他心中一惊，隐约听到周围人议论纷纷——有人替庄好好抱不平，有人说单家姐姐蛮横，也有人说这小两口是真心相爱。单宝昆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三步并作两步挤到姐姐面前，毫不客气地质问她为何要来车队闹事，为何要把好好说成那副模样。姐弟俩话不投机，立刻吵翻了天，单姐觉得弟弟被迷得五迷三道，全然不顾家里为他奔前程的苦心，单宝昆则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斩钉截铁地维护庄好好，甚至说出‘不许你再侮辱她’这样的话。围观的乘客纷纷侧目，许多人暗暗替这对年轻人捏了一把汗。

在一片指责声中，单姐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脸上挂不住面子，只好悻悻然收起狠话，甩下几句‘你早晚后悔’之类的话，转身离去。尘埃落定后，庄好好却没有趁机哭闹，她用力吸了吸鼻子，把眼泪逼回去，强打精神继续在车厢里查票、让座，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阵风。等车停靠在终点站，乘客们陆续下车，单宝昆追上来，满脸愧疚，一句对不起憋在嗓子眼里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庄好好看着他，又看看因争吵而涨红的他的脸，反倒先开口安慰，说自己不在乎别人怎么讲，只要他心里清楚就行，让他别为了自己家里闹得太僵，以后还有很多难关要一起迈过去。她语气轻柔却很坚定，那种将委屈咽进肚子的坚韧，让单宝昆既感动又心疼 p>

没过多久，单位里关于预备的名单正式下发，原本呼声颇高的路建广，竟然意外地被刷了下来，名额落到了刘成头上。这个结果在车队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叶爱花向来心直口快，内情后替路建广抱不平，私下里向庄先进感慨，又惋惜又气愤，觉得路建广干活卖力，人品也不差，却比不过人家更会旋。庄先进知道妻子为人刚烈，心里其实替路建广惋惜，却只能叹一声‘世事难全’，叮嘱她不要在外面多嘴，别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组织决定，凡事烂在肚子里，

时间长了自然会过去。他一边说着这些大道理边又惦记着家里那点琐事——给妻子和女儿们修建的简易厕所终于完工，他亲手给木门刷上了新的油漆，还特地剪了几枝开得正的韭菜花，插在旧瓶子里放在小窗台上，试图以这种朴素的点缀，弥补多年来对家人照顾不周的愧疚。

当王元媛得知这个厕所是庄先进专门她们母女三人忙里偷闲改建出来的，心里不由得一暖。她原本对这个继父既陌生又排斥，总觉得他粗糙木讷，说话板脸，好像永远把集体和工作放在家庭之前。这一次，她在那扇刷着新漆、还有花点缀的小厕所门前站了很久，忽然生出一种微妙的感动——也许，这个男人并不善于表达关心，只是把爱藏在了那些细枝末节的行动里她没有把这份感动挂在嘴边，只是在晚饭时，端菜的动作比往常轻了一些，说话的语气也柔和了几分。

转到了大考的日子，车队里早早就传开消息，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刘成这位‘准大学生’身上。考试成绩出来那天，刘成果然不负众望，如愿考上了大学，成为整个车队的骄傲。庄先进带着一帮同事早早张，在食堂办了个简陋却热闹的庆贺小宴。饭桌上，人们推杯换盏，话题不断围绕着刘成的‘好前程’。这时候，一个更让惊讶的消息传来——曾经在车队挂过职如今已经调任副市长的林世俊，特意托人给刘成捎来一笔钱，作为他上大学的学费和路费。大家听说后啧啧称赞，夸林副市长没有忘本，更懂得爱才惜才，把成看作培育对象。

身为师姐，叶爱花早就把为刘成准备的礼物藏在身后，等大家笑声稍歇，这才把一个包装却干净的笔记本递到他面前。刘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她已经替他翻开扉页——上面用遒劲工整的字迹抄着屈原的两句诗，既是祝福，也是勉励，让刘成红着脸把笔记本捧在手心。围坐在旁的人时起哄，说叶爱花字写得好、脑子好，人也利索，早该转干，别总窝在车队里做临时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将来刘成读完大学回来当领导，可别忘了给这位姐写推荐信。气氛在一片轻松笑声中愈发热络。

酒过三巡，有人提议吃完饭去新开的青年商场逛一逛，看看城里最新潮的玩意儿，顺便买点小犒劳自己。一群年轻人纷纷响应，只有叶爱花笑着摆手，委婉拒绝了，说自己晚上还有事，不能跟着去。旁边的人不依不饶地问她要紧事，她略一迟疑，终于坦率开口，声透露自己已经有了恋爱对象，不能像以前那样成天乱跑，引得众人一阵善意的起哄。有猜测她的对象是车队里的青年工人，有断言是外面单位的技术员，议论里全是带着祝的调皮，叶爱花脸上却带着藏也藏不住的羞意，眼睛里闪着某种悄然萌芽的喜悦。

几天后，在静的图书馆里，另一段感情也在悄悄滋长。候鲜早早守在阅览室门口，一见到叶爱花，就像孩子见到了期待已久的糖果，迫不及待凑过去打听她的新诗写得怎么样了。叶爱花放下手里的书，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进展不算快，只是尔有些灵感，还时不时会跟卢老师通信请教。她一提起卢老师，语气之间流露出真心的敬佩，对方在诗歌上的造诣与敏锐她仿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候鲜听着，里隐隐泛酸，明知道那只是师生间的学术交流，却还是忍不住在心底比较一番，暗想自己无论如何都比不上那位才华横溢的老师。然而，随着两人在图书馆里一同看书、讨论诗句、互相修改作品的日子一增多，这些酸涩渐渐转成了不愿言明的在意，他们之间的感情就这样在细水长流的日常里慢慢升温。

另一方面，刘成在考上大学后仍旧常来车队帮忙与庄学习成了打乒乓球的好伙伴。一个下午，两人在单位的简易球台上你来我往，笑声和乒乓声此起彼伏。刘成的球技不出众，却仗着年轻和体力，打得特别投入。学习眼力毒辣，几轮下来就发现刘成一提到‘庄好好’三个字，整个人的神情都会变得不自然，眼神躲闪而又发亮，球也会莫名其妙失误几拍。他一边擦汗一边笑，直戳要害，点明刘成心里显然藏着话——那可不仅是对‘师姐’的尊敬那么简单。刘成被说得满脸通红，却也不再认，只是呐呐地说不知该怎么办。

庄好好被说得脸颊发烫，连忙摆手解释，说他们只是同事，也是朋友，并没有大姐想的那层意思。刘成却在心里把这番‘误会’当成了某种预兆，隐约觉得这是老天给他的力。离开百货公司后，他紧紧攥着那块准备做衬衫的布，心跳急促了好一阵，终于在回车队的路上找了条僻静小道下脚步，鼓起勇气向庄好好表白。他话一向不算圆润，此刻却格外诚恳，坦言自己喜欢她很久，虽然知道两人家庭背景、年龄、工作都不尽相同，但仍希望能有机会试着交往，不求立刻得到回应，只盼她能把他当作的追求者来考虑。庄好好听完，只觉得既意外又为难，她一向把刘成当作弟弟一般的存在，既欣赏他的努力，也珍惜这份清白师生情谊，却并未往儿女情长的方向想。她沉默片刻，只能婉转地说自己对他的感情更像是姐姐对弟弟，对未来也没有想好，不想贸然开始一段感情敷衍了事。刘成听后有些失落，却仍勉强笑着点头，说愿等她，以后只把她当姐姐看护在心里。

几天后，庄先进找了个恰当的机会，把刘成叫到一边，把自己珍藏多一支钢笔郑重地交到他手里。这支笔虽不名贵，却承载着他年轻时的记忆和抱负，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刘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到了新的环境更要加倍用功，不仅要学好书本上的知识，也要学会为人处世，将来才能为社会做点有价值的事。刘成握着钢笔，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提起自己对庄好好的感情，带着几分迷茫与困惑，问庄先进是否反对。庄先进早已看出端倪，只是一直没有点破也没有选择直接否决，而是用一向缜密谨慎的方式把话说得委婉却清楚——他承认庄好好是个好姑娘，也理解刘成的心意，但指出刘成年纪还轻，有着更广阔的前程走出这座城市后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未来未必只有眼前这一条路。等他大学毕业再说不迟，那时无无论是事业还是眼界都会不一样，好姑娘也绝不仅限于一个。话说到这份上，刘成里虽仍有不舍，却也明白这位长辈的好意。

偏在这时，车间突然有人来叫庄先进，说生产线上出了点急事需要他处理。庄先进只得把后半截话咽回肚子拍了拍刘成的肩膀，再三叮嘱他别急于一时，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随后匆忙离开。刘成望着他匆匆的背影，手里紧握着那支钢笔，在车间门口站了许久，才慢慢转身离去。

冬去春来，城里的气候和人心都在悄悄发生变化。被误解和打压多年的邵述春团终于平反，重新回到歌舞团。一回来，他最念的便是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演员，其中最牵挂的，当属苏小曼。得知苏小曼如今仍在生活的泥潭中艰难打拼，他特地上门相邀，请她重返歌舞团，担任编导一。那段日子，消息在文艺圈迅速传开——一艘名为'公主号'的英国游轮将载着考察团停靠本地港口，歌舞团接到，要准备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登上游轮对外演出。这不仅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更是展示城市与国家形象的窗口，因此人人都极为重视。

苏小曼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五味杂陈。那段被迫离开舞台的岁曾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她，如今突然有机会以编导身份重返聚光灯，她险些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当场落泪。她一边擦眼泪一频频点头，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不辜负的信任与邵述春的重托。恢复工作后，她白天排练、晚上赶稿子，反复推敲每一个舞蹈动作与音乐衔接，甚至连演员上台下场的走位都精确到步伐。邵述春看在眼里，既欣慰又心疼，常常站舞台底下，默默望着那个为了重返艺术而燃烧自己全部热情的身影，感到多年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有了落地的声音。

校园里，同样是乒乓球台，却发生另一出青春戏码。庄学习在学校操场上和黄险峰打乒乓，一连赢了好几局，把来自球技高超的黄险峰打得心里窝火。急之下，黄险峰不按常理出牌，突然袭似的一记猛扣，把球狠狠抽向庄学习的侧面，球擦着桌角飞起，直接砸在庄学习眼睛上。剧烈的疼痛让庄学习当场捂着眼蹲下，周围的同学惊呼出声。就在这，一直在旁边观战的王元媛再也看不下去，上前质问黄险峰怎能下手这么重，打球是切磋不是打架，何况对方已经明显连赢几局，占了上风，没有必要用这种带情绪的狠球。

黄险峰被戳穿心思，脸上挂不住，索性破罐子破摔，嘴巴比球更快，阴阳怪气地回怼，说她管得倒是宽，不成庄家老少都要跟他们家对上号，老的和小的都凑成对儿，热闹得很。这句带着嘲讽的混话当众抖出，把庄学习王元媛之间的微妙关系赤裸裸摊在了阳下。王元媛脸色当即涨得通红，既羞又怒，一巴掌甩过去，清脆声响在球台旁回荡，周围同学先是一愣，随即一阵骚动。黄险峰捂着脸，眼里冒火，却众人的指责目光中一时找不到台阶，只得愤愤拎起球拍转身离去，留下正在被同学扶起、眼角泛红却咧嘴笑着说'不疼庄学习，以及低头紧抿嘴唇的王元媛。'公主号'靠岸的日子越来越近，歌舞团内部忙得脚不沾地。演出前夕，邵述春虽然经验老道，可毕竟这是平反后第一次承担如此重要的对外演出任务，心中难免些紧张。他反复衡量节目编排，总觉得还差一笔点睛之处，于是在一次排练结束后，郑重提出希望苏小曼亲自上台领舞。邵述春意思很明确——苏小曼不仅是这支队伍昔日顶梁柱，也是最能代表他们艺术水平的旗帜，如果她能再次站到台前，将是对她自己和歌舞团最好的证明。

歌舞团的后台，气氛看似轻松却暗潮涌动。曲柏珍来嘴碎，这天在庄好好面前阴阳怪气地开起了苏小曼的玩笑，话里套着话，隐隐带着嫉妒，暗指她当初的遭遇如今的回归都离不开某些'关系'。庄好向来不爱与人争执，可一听到有人拿家人说事，顿时站直身子，语气少有地坚定起来。她毫不犹豫地维护苏小曼，强调姑妈这些年受过多少委屈，他们自己都看在眼里今好不容易能重新站回舞台中央，旁人不理解也罢，至少别在背后妄加揣测。她神情认真，眼里带光，是真心为苏小曼能够登台而感到由衷高兴。

为了这场演出，庄先进也在家忙前忙后。得知苏小曼有可能领舞，他特地托人借来一套做工精致的演出服，又花了好几个晚上仔细熨烫、整理，生怕这身衣裳在灯光下完美铺展。演出当天清早，他动作麻利地在厨房张罗全家人的

早餐，一会儿煎鸡蛋，一会儿热牛奶，嘴里还念叨着孩子们快点起床别误了时间。等苏小曼好衣裳，从屋里出来，他抬眼一看，只觉得那段尘封多年的风华好像突然回来了，虽然岁月已经在她脸上留下了细微的痕迹，可一站在门口，气质仍旧那么挺拔优雅。庄先进说太多，只是略显笨拙地朝她点点头，低声嘱咐几句注意，便又转身去厨房继续忙他的早点。

楼下的胡同口传来一阵尖锐悠长的口哨声，划破清晨的宁静。单宝昆靠在楼下的墙边，见庄好好一手着碗、一手提着饭盒匆匆走下来，立刻收起玩世不恭的笑，迎上前去告诉她一个‘秘密’：自己也要跟随歌舞团一道登上那英国轮船，参加这次对外交流演出。消息本让人兴奋，可话刚说完，他又挠挠头，神情有些为难，补充说这次是严格的对外任务，随团人员名单早已报备，任何无关人员不得上船，所以没办法带她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庄好好嘴上说理解，眼里难掩失落，她本以为能借着这难逢的机会一同见识一番，哪怕只是站在甲板上吹一会儿海风也好。

万事俱备之际，谁也没料到一场突如来的意外会打乱所有安排。就在登船演出的关键时刻，原本担任主唱的范勇忽然嗓子失声，连说话都沙哑得厉害，更别提台上高歌。他捂着嗓子焦急不已，团上下更是如临大敌。没有主唱，整台节目的重心瞬间失衡，所有人的努力仿佛随时可能功亏一篑。后台一时间乱作一团，化妆间的镜子前，演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有人不得立刻冲出去找医生，有人则紧张得连妆都画不下去。就在人们一片慌乱之中，一道新的选择、一场新的考验，悄然摆在了所有面前——这不仅关乎一场演出的成败，更牵着所有曾被时代波折碾压，却依然渴望在舞台上挺直脊梁的灵魂。

好好的时光第 18 集剧情介绍

突发状况来得猝不及防，原本安排担任主唱的范勇在临上场前突然病倒，整台外事演出的核心节目顿时陷入空缺。后台一片忙乱，谁都清楚这场演出事关重大，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情急之中，单宝昆挺身而出，向总负责邵述春提出大胆建议——由庄好好临时顶替范勇登台演唱。邵述春起初犹豫，毕竟这是对外的演出，不能有丝毫闪失，但在单宝昆一再拍胸脯保证，承诺庄好好绝对能挑起大梁后，他终于点头答应，并催促单宝昆立刻去把人找来，争取在开场前把所有变更安排妥当。

时间紧迫，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被紧急集合，统一乘坐公交车赶赴临时更换的演出地点。车厢里闷热而拥挤，台风将临前的空气压得沉甸甸的。就在这颠簸的路途中，邵述春站在车中间，郑重宣布最新决定：由于台风影响，原计划在海上平台举行的露天演出不得不紧急取消，演出地点临时改为码头边的文化宫礼堂。他环视众人，语气格外严肃，强调此次演出是极为重要的外事活动，不仅代表各单位的形象，更直接代表着国家的面子，任何环节都容不得马虎，希望所有人拿出百分之百的状态，务必要让这场演出圆满成功。车厢一时安静下来，演员们的神情由轻松转为紧绷，纷纷在心中暗暗打气。

大巴车在风中缓缓靠近文化宫广场，大家陆续下车时，天空中已经隐隐积起厚重的云层。苏小曼刚迈下车门，便看见另一辆车上跳下一道熟悉的身影——庄好好。后者一落地便兴奋地朝文化宫跑去，脚步轻快，眼中闪着难以掩饰的激动。苏小曼忙叫住她，疑惑她为何出现在这里。庄好好一脸神秘，笑着告诉她，自己这次也是来参加演出。言语之间满是自豪与雀跃，仿佛这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演出机会，更是她长久以来的梦想突然伸手可及的证明。

文化宫大厅灯光明亮，外宾们三三两两交流着。就在庄好好好奇地打量四周时，一位金发外宾主动上前同她搭话。由于语言不通，庄好好又羞又窘，只能用零星单词和比划勉强应付。情急之下，她忽然灵机一动，索性用几句简短的旋律自我介绍，以歌声告诉对方自己是一名歌手。清亮的嗓音在大厅里轻轻回荡，反倒一下吸引了在场不少人的目光。其中就包括方亮——这次外事活动的负责人与翻译。他听见歌声，顺势走了过来，主动为两人担任翻译，轻松化解了僵局。方亮一边笑着翻译，一边忍不住多看了庄好好几眼，对她的直率与天赋产生了几分好感。

演出即将开始，文化宫礼堂内灯光暗下，只留前台聚光灯在舞台上游走。后台却仍然紧张忙碌。庄好好站在侧幕旁，悄悄看着苏小曼带领舞蹈演员进行最后一次合排。苏小曼一改以往在家中的温和样子，此刻眉宇冷静、目光犀利，对每一个动作的节奏、力度和队形都反复强调，毫不放过任何细节。演员们汗水湿透演出服，却没人敢懈怠。庄好好第一次从如此近的距离看到苏小曼在专业岗位上的状态，不禁对她产生了新的敬意，心里暗暗感叹，原来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女人，在舞台背后竟有如此严谨坚定的一面。

随着观众陆续入场，礼堂里渐渐沸腾起来。后台传来消息：根据最新调整，庄好好将顶替范勇，直接担任晚会的女主唱。这个消息无异于在她心中投入一块巨石，让她原本就紧绷的神经再次一颤。苏小曼得知情况后，脸上虽现惊讶，却没有多问，只是简短叮嘱几句专业注意事项，便把庄好好领到后台更衣区，为她挑选合适的演出服装，又亲自帮她整理服饰和发型。化妆师紧赶慢赶地为庄好好上妆，粉底、眼线、口红一一敷上，镜中的她陌生却光彩夺目。苏小曼一边帮她检查妆容，一边轻声鼓励，要她稳住气息，记住平日练习时的感觉，别被台下人群吓倒。那种不动声色的关怀，让庄好好的紧张略微缓解。

前台节目在一片掌声中依次进行，开场舞充满活力，民族歌舞热烈奔放，气氛逐渐被推高。轮到洋人乐队上场时，观众席里响起不少期待的欢呼。乐队节奏明快，灯光闪烁，演出正到兴头上，吉他手却突然脸色一变，伴随“嗡”的一声，琴弦猛地崩断。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台上顿时尴尬，几名乐手手足无措，观众席里逐渐流露出一解与骚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一阵错愕，这种突发事故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让整场外事演出颜面扫地。关键时刻，单宝昆不顾一切，直接从侧幕冲上台，一边用幽默的话语缓解气氛，一边自告奋勇接过一个备用乐器，用一段即兴表演硬生生把场面救了回来。他的演唱洒脱热烈，配合几个俏皮的动作，引得观众笑声和掌声此起彼伏，连之前紧绷的外宾也跟着放松下来。

后台监控的郭总监原本气得脸色铁青，觉得这种临场乱入简直丢尽了‘专业单位’的脸面，可台上观众的反应却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局。当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时，他的表情从恼怒变成勉强接受，最后干脆不再说话，只站在黑暗里长长出了一口气。侧幕后的庄好好则悄悄探头望着单宝昆，目光满是由衷的佩服与高兴，她清楚这场即兴发挥既需要胆量，也需要真本事，而单宝昆显然都具备。台下的笑声像无形的点，敲打在她怦怦直跳的心上。节目一台接一台推进，后台的演员们忙着换装、候场，时间仿佛被压缩在一条窄窄的缝隙里。就在主持人宣布下一节目即将由‘女高音主唱庄好好’登场时的心弦绷到了极致。望着幕布那一侧模糊的灯光和似乎无边无际的黑压压人头，庄好好忽然被恐惧吞没，脚像被钉在地上，胸口急促起伏，话说不完整。她喃喃表示自己上不了台，紧张得只想躲起来。负责整体调度的郭总监当即火冒三丈，几步冲到她面前，毫不客气地斥责她临阵退缩，质问她知不知道场演出意味着什么，怎么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

看着庄好好被骂得脸色苍白，下意识向后缩，苏小曼立站出来，挡在她身前，以难得强硬的语回敬郭总监，指出庄好好是临时顶替，本就压力巨大，任何失误责任不该由一个年轻姑娘独自承担。双方话音未落，方亮也从观众席通道匆匆赶到后台。身为外事活动负责人的出现让空气再次紧张起来。方亮先快速了解情况，随即态度果决地出面‘接锅’，表示庄好好若出任何差错，都由他一人负责。他甚至当向郭总监立下‘军令状’，以自己的职位信誉作保。郭总监见他如此坚决，只能冷哼一声，暂且作罢。苏小曼则趁机轻声在庄好好耳边鼓励，提醒她，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对自己多年来坚持的最好证明，只需唱好她熟悉的那首歌就够了。

在两人的支持和保护下，庄好好深吸一口气，勉强平复心跳，迈着略微发抖的步子到候场位置。当主持人报出她的名字，布缓缓拉开，刺目的灯光从正对面照来，台下观众席一片模糊。音乐前奏响起，她握紧麦克风，嗓子一开始有些发紧，第一句《深深的海洋》略生涩，她自己都听出颤抖。但随着旋律逐渐展开，她慢慢找回平日练习时的感觉，将心中那份压抑已久的情绪一点点注入歌声：汹的海浪、深邃的海底、被风浪拍打渔港，都化成音符在礼堂中回荡。中段之后，她的声音愈发稳健，情感也愈加饱满，高音部分如潮水涌起，干净又有力量，最终在一串悠长的尾音中落下帷幕。

后台的工作人员不自觉停下手头工作，专注注视着这位原本并不起眼的小姑娘。台下的观众先是安静倾听，接着纷报以热烈掌声，不少外宾也微微点头表示赞赏。灯光，庄好好的眼眶微微发红，她望向侧台，恍惚间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其中，就包括正站在礼堂后方的方亮。他脸上难得露出轻松的笑容，眼神里带着明显赞许和慰藉，仿佛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外事演出，更是亲眼见证一个新人在压力下完成蜕变的刻。

演出顺利落幕，堂的灯光再次全面亮起，观众陆续起身离场。后台却依旧忙碌，人来人往，演员们或卸妆或收拾行头，却都难掩成功后的兴奋。庄好好从侧幕走回后台时，整个人仿佛还漂浮在灯光和掌声余韵中。方亮悄悄绕过人群众走到她面前，没有什么华丽言辞，只是有些笨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巧的巧克力，硬生生塞进她手里，连带着耳根都有些泛。他只简短说了句‘唱得很好’，便匆匆离去，那略显手足无措的样子，更像一个初次暗生情愫的少年，在心仪的人面前笨拙真诚地表达心意。

与此同时，小曼带领的舞团节目也收获了非常好的反响，整齐划一的队形和扎实的基本功让不少外宾连连称赞。整场外事活动最终以近乎完美的效果落下帷幕，台前幕后所有人的终于松了下来。撤场时，一个外宾出于礼节与热情，试图张开双臂与苏小曼来个西式拥抱，以示友好。苏小曼一愣，形微微僵住，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好好便下意识冲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将人轻轻往自己身后拉了一把，嘴上笑着用玩笑话化解尴尬。两人一个被护着，一个回头看她，那一瞬间气氛变得轻松又近，她们之间原本有些拘谨的关系，也在这细微动作中悄然拉近。

忙碌而兴奋的一天结束后，庄好好跟着苏曼和庄先进回到家中。夜色静谧，屋却多了一层暖意。庄好好难得主动，二话不说就挽起袖子开始整理房间，打扫卫生，将床单翻洗、被褥拍松，又仔细把客厅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在父亲和苏小曼的卧室间穿梭，像是在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与愧疚。庄先进看在眼里，却有些心不在焉。他一向对女儿上台唱歌持保态度，此刻却不免胡乱猜测：好好这次能上台当主唱，会不会是和团里哪个小伙子'搞得太熟'？是不是有人暗中帮忙、走了什么门路？他想问又不好开口，只得闷闷抽着烟，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早饭时，全家终于有了闲下来一起坐在桌前的机会。庄好好兴冲冲地从包拿出前晚方亮送给她的这把巧克力作小小'战利品'与家人分享。巧克力呈深褐色，一打开便透出浓郁的可可香。庄先进和家里人却从未品尝过这种纯可可制品，刚入口就被那股微苦的味道到，皱着眉头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坏了吧？怎么这么苦？'一时闹得哭笑不得。苏小曼见状，连忙解释这是纯巧克力，本来就带苦味，只有慢慢含后才能尝出绵长的甜意。她顺势提起昨晚演出的情况，表扬庄好好的表现，又若有所思地提到了歌舞团的事情。

事实上，苏小曼在看到庄好好台上的表现后，心早已萌生了一个念头——若是能把她推荐进歌舞团，让她接受更专业的训练，未尝不是一条新出路。早餐桌上，她几度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坦率说明团里目前的情况：歌舞团现在有两位固定的女高音，位置非常稳固，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再增设同声部的正式编制。即使她愿意帮忙推荐，也无法左右体制内的名额限制。听到这番话，庄好好表面笑置之，故作轻松地表示自己对现在的工作也挺满意，不一定非要进歌舞团，何况那里规矩多、压力大。可她低头搅动碗中稀的动作泄露了情绪，眼底那一闪而过失落静悄悄，却又很明显。

就在她为未竟的梦想略感惆怅时，因为演出登记时使用的是'范勇'的名字，一个小小误会也在另一头悄然酝酿。方亮以为昨晚那个音动人的'范勇'，就是演职员表上的那位正式成员。演出结束后回想起她的歌声和有些羞涩的笑容，他决定再去文化宫找她，一来正式的肯定，二来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特别的。可当他专程赶到文化宫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范勇'本人。问遍值班人员，也没有人对得上号。无奈之下，他只好从包里拿出一小包巧克力和自己的名片，郑重其事交给门房大爷，请对方转交给'范勇'，说得一本正经，搞得门房大爷满脑疑云：这巧克力到底是给男青年还是给女同志？'范勇'究竟是何方神圣？与此同时，真正的当事人庄好好，此刻正与单宝昆窝在一起聊天。两人默契地回味着昨晚演出的细节，一会儿互相打趣，一会儿又认真分析哪里还能做得更好。不料，氛正好时，孙颖突然找上门来。她原本就对单宝昆在文艺团体里的人际关系颇为在意，发现他竟和庄好好单独相处顿时火气上涌，当着两人的面责问起来，语里酸涩和不满掩饰不住。单宝昆一时间左右为难，试图解释却难以顾，三人之间的对话很快演变成激烈的口角。孙颖越说越气，眼圈发红，最终一甩手愤然离去，只留下有些错愕的单宝昆和一脸尴尬的庄好好。

争执刚落，意外又至。没隔多久，王元媛突然面色发白，捂着肚子蹲在一旁，额头渗出细汗。起初旁人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或是累着了，纷纷询要不要去医院。庄好好看了几眼，心里有数，悄声问了几个女孩子才能懂的问题，才确定王元媛只是突然来了月事，又恰逢剧烈活动，才会腰腹绞痛、脸色难看。她立刻放手头的事，扶着王元媛慢慢回家，让她换上干净衣物，找来热水袋敷腹，又叮嘱她好好躺下休息。屋外风声渐，屋内却因这一连串的关怀与牵挂，得格外温暖。演出已然落幕，但围绕在这些年轻人身边的情感与波折，才刚刚拉开序幕。

好好的时光第 19 集剧情介绍

庄好好把因为生理期不适而脸色发白的王元媛悄悄带回家，一进门便麻利地烧水、翻找药箱，先是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红糖水，又从柜子里摸出早就备好的热水袋，检查好温度后才放心塞到她手里。屋里不大，却被她收拾得干净利落，水汽在昏黄的灯光下氤氲开来，驱散了女孩身上的寒意。打从之前那场风波起，两人之间曾一度剑拔弩张，王元媛对庄好好处处防备，言语间总带刺儿，可这一段时间相处下来，她渐渐发现庄好好并非自己想象中那样冷漠刻薄，

而是嘴上利索、心里软得一塌糊涂。见庄好好忙前忙后、又细声细气地叮嘱她注意保暖、少吃生冷，王元媛原本绷紧的表情一点点松下来，眼神里多了几分信任与依赖。临出门时，她站在门槛上，欲言又止地回头看了一眼，终究还是低声喊了一句‘姐’。这一声叫得轻，却叫得真切。庄好好愣了一下，随即嘴角忍不住上扬，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暗自庆幸这份来之不易的亲近感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起点。

与家中这份细腻温情形成对照的，是庄先进一如既往的‘操心老父亲’模式。下班后，他照例骑着那辆有些年头的自行车去接苏小曼。路上风不大，街边行道树的叶子被夕阳染成一片金黄。苏小曼坐在后座，一边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一边随口同他聊起单位新近的趣事，说到最后才似笑非笑地提及一个名字——刘成。这个在局里小有名气的青年一段时间以来三天两头给庄好好写信，言辞虽不露骨，却句句含情。苏小曼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像是试探又像是玩笑：‘我看那小刘对好好恐怕不只是同事情分哟。’庄先进却把这当回事，在他心里，最看重的仍旧是一个男人踏不踏实、靠不靠谱。他随口回道，刘成人虽不错，可到底年轻浮躁些，反倒是路建广那样寡言少语、做事稳稳当当的，更有做女婿的样子。话刚说到一半，他的余光忽然扫见前方公交站，一个熟悉的身影和一个扎眼的长发青年一起挤上了车。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庄好好，而身边那个留着披肩长发、背着吉他包的，赫然是演出队里有些名气的单宝昆。意识到这一点，他心头猛地一紧，脚下一歪，差点没把车骑进路边沟里，忙不迭地停下车，扯着嗓子冲着远去的公交车大吼，连连喊女儿的名字，弄得路人纷纷侧目。苏小曼赶紧一把拉住他，生恐他追车追出事来，忙解释那小伙子是乐队里的人，算是同事。庄先进却哪听得进去，只觉得胸口又堵又闷，既是担心女儿，又对那孩子的一头长发、生龙活虎的样子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车厢里的单宝昆却像没察觉到这场远处的风波，他带庄好好一路颠簸到海边。傍晚的海面被落日镀上亮银色，微风带着盐分扑面而来，拂得人心里发痒。单宝昆把吉他往沙地上一插，半跪半坐在一块礁石上，认真地教庄好好一句一句地唱粤语歌。他先慢慢念出歌词，再轻声哼唱一遍，让她模仿音节和咬字，遇到舌头打卷的地方还会耐心重复，指点她如何利用气息。庄好好起初有些放不开，觉得发音别扭，可在这片辽阔的海天之间，拘谨很快被海风吹散，她学着他的样子闭眼、吸气、再放声唱，声音在浪花声中若有若无，反倒多了几分自在。另一头的叶爱花则在图书馆里上演着另一场‘交流’。她发现候鲜正坐在角落里，聚精会神地读着《牛虻》，那本曾在青年中颇为流行的革命题材小说在他手中翻到中段。叶爱花不动声色地在旁边坐下，随手翻开一本书，却由着话题自然引向《牛虻》里那种既充满激情又饱含痛苦的理想主义。她特意从女性的角度切入，提到女主人公在情感与信仰之间的撕裂，如何在男性叙事中常常被淹没。候鲜一开始只当是随口闲聊，没想她越说越深，看问题的角度又别出心裁，不知不觉被引得认真起来，频频点头，时而皱眉思索。就在两人讨论得起劲时，旁边两位总见他们一起来图书馆的年轻人忍不住小声嘀咕，最后干脆出声打断，半开玩笑半真地抱怨道：‘喂，你俩要谈恋爱也别老跑图书馆来，占着座不学习啊。’惹得叶爱花忍俊不禁，候鲜却有些局促，连连摆手解释。

晚饭桌上，庄先进对女儿白天‘同陌生男人同行’的事还惦记在心，他佯装漫不经心地问起庄好好单位最近忙些什么，有没有排新节目、是不是加班很辛苦。庄好好心里藏着刚学会的新歌，随口便轻哼起刚在海边练习过的粤语曲调，算是证明自己确实在学习业务。那缠绵中透着灵动的旋律一出口，庄先进立刻察觉不对，眉头猛地皱起。待饭后收拾碗筷，他忽然把女儿叫到了院子里，关上门才开口，神情骤然严厉起来。他质问庄好好和单宝昆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往的，语气中不无惕与责怪。他反复强调，交朋友得讲究分寸，尤其是女孩，不能只看对方会不会唱歌、会不会弹琴，更重要的是人品和作风，‘绝不能跟那种留着长头发的二流子混在一起’，这句话说得重，却是他那一代工人父亲最朴素也最固执的价值判断。苏小曼见气氛僵了，赶忙从屋里出来打圆场，一边安抚庄先进，一边转移话题，说起歌舞团即将要开启全国巡演的通知。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只是一趟普通出差，可声音里藏不住复杂情绪——既有对新舞台的期待，也有对未知城市的惴惴不安。庄先进听后怔了一下，虽然心里极不舍得妻子长期在外奔波，担心工作强度大、怕她受委屈，但终究还是咬咬牙，表态支持她的事业，嘴上只说：‘那就好好干，别丢咱鲲城的脸。’一句话里，爱、骄傲与不安都默默藏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鲲城歌舞团的巡演像一支疾风般席卷各大城市。他们带着鲜艳的服装、热烈的旋律，从内地到沿，一城接一城地演出。每到一处，当地剧场几乎场场爆满，观众席上掌声雷动，各种彩信、花束不断，歌舞团名声水涨船高，很快就成了文艺圈里的‘抢手货’。只是名声越大，非议也随之而来。尤其到了上海，某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直指他们的节目内容‘宣扬资产阶级享乐风气’，批评服装华丽、动作奔放，甚至连他们将几首耳熟能详的国内歌曲改编成富有爵士风格的版本也被扣上了‘格调不高’的帽子。报道一出，褒贬纷至，上海滩上议论四起。远在鲲城，叶爱花几乎是第一时间看到了这则报道，她本就对苏小曼的出身有诸多顾虑——她出身不好、家里又有海外关系，在别人眼里总像踩在一条看不见的红线边缘。如今再加一层‘上海花花世界’的光环，风险似乎更大了。

她心里打起鼓来，当即匆匆赶去找庄先进，话也顾不上斟酌，连连催他快想办法把苏小曼劝回来，言辞之间满是担忧：‘她若是老在那边抛头露面，万一被有心人盯上，惹出点政治上的麻烦，可不是闹着玩的。’

庄先进原本以为报纸不过是耸人听闻，听叶爱花说得郑重，心里难免发虚。一想到苏小曼孤身在外，要面对的既有观众的眼光，也有领导的审查和各方的议论，他便坐立不安。如得知歌舞团刚从上海归来，此刻正被召集到局里开会‘传达精神’，他连忙捎上几样东西，匆匆赶往会议所在的大楼。楼道里回声空荡，他刚要推门进去，却被守在门口的同志拦下，冷冷一句：‘开会呢，不许随便出入。’门板内传出的声音时高时低，他只捕捉到几句‘要严肃文艺风气’‘坚决纠正错误倾向’之类的话，心里如同被猫抓一般焦躁。而会场内的批评早已开到‘点名’的程度，省里派下来的工作组严词指责，以邵述春、苏小曼等为代表的演员过追求舞台效果，在创作和表演中忽视了政治导向。市里领导和几位专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的指控她们舞台服装过于暴露、动作姿态‘轻佻’，有的对那几首被改成爵士风、融入了西洋节奏的国内歌曲表达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严肃歌曲的亵渎，‘有伤风化’四个字被反复提起，像顶悬在歌舞团头顶的帽子。

有了省里的明确态度，这场风波总算没有演变成难以收拾的政治事件。会后，众人长舒口气，苏曼心里的大石也终于落下。走出楼门时暮色已深，门外台阶下却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庄先进。看到妻子安然无恙地从里出来，他才真正松了口气，像是一下子老了几岁，又像是突然年轻了许多。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接过她手中的包，默默推着自行车，让她坐上后座，然后在昏黄路灯下，一脚高脚低地蹬着车，将她带回那个不算宽敞却充满烟火味的家。回到工厂后，庄先进依旧扎在车间里，一门心思琢磨着效率的新切割工艺。他反复试验不同角度和速度，终于摸索出更先进的割技术，既节省材料又提高产量，引来同事们啧啧称赞。某个闷热的午后，叶爱花端着大桶冰镇汽水和绿豆汤到车间里慰问，给大家解暑消乏。她一边笑着呼工人们来打饮料，一边悄悄凑到庄先进身边，小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厂里最近又要分房了，而黄殿堂正是分房小组的副组长，有不少话语权。她一句话点到为止，眼神却意味深长，提醒他这是难得的机会，得抓紧想办法。

对庄先进来说，‘分房’二字几乎胜过一切新技术和荣誉，他再怎么憨厚老实，也清楚这是改善全家生活条件的关键时刻。可此时的黄殿堂却正被另一群人堵在办公室：几个工人代表焦急地围着他，七嘴八舌地陈述各自家的困难，有说孩子多的、有说老人病的，人人都希望在这次分房中占得一席之地。黄殿堂应付得额头直冒汗，嘴上赔笑、心里却烦得要命，好不容易把这群人送出门，还没等椅子坐热，又见庄先进摸进办公室。庄先进没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把自家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现在一家老小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儿子女儿都渐渐长大，再这么混住下去迟早要出问题。他说得诚恳，又拿出几张自己画的简易平面图，认真演算要是能分到一间小房，如何合理隔出女儿的空间。说到动情处，他放缓语气，却十分坚定地表示，希望黄殿堂能秉公办理，至少把他的实际困难如实向上级反映，‘该咋分咋分，但不能让我们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黄殿堂表面上点头答应，口中连声‘放心放心’，其实心里盘算着的是另一本账。

就在庄先进东奔西走、努力争取住房的同时，家里那个狭窄的小仓库也在悄然示弱。原本用土和碎砖垒出的土炕因为年久失修，再加上这阵子阴雨连绵，终于在某个夜里轰然一声塌了半边。碎土和石块散了一地，别说睡人，连下脚都困难。为了不耽误家里人休息，庄先进咬咬牙，买了几块新石板回来，打算趁着周末重新垒好炕。他挥汗如雨地干了一整天，把石板一块一块抬进仓库，先铺基再加固，尽量垒得又稳又平。只是泥土湿润，尚需时间风干定型，在那之前若贸然上炕，很容易再度塌陷，无奈之下，全家只得暂时都挤在唯一的一间卧室里。原本就不宽的屋子里摆着两张床，几张凳子和一个小柜子，一家几口你挤我挨，好不热闹。那一夜，窗外风声呼啸，屋里灯光昏黄，庄学习一时兴起，非要给大家讲鬼故事解闷。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偏僻村庄里的狐魅夜啸、废弃工厂中的白影飘动，越讲越玄乎，连自己都被吓得下意识往被窝里缩。苏小曼听得一阵毛骨悚然，忍不住用被子蒙住头，庄好好嘴上骂他胡说八道，心里却也有点发毛，索性捂着耳朵让他闭嘴。庄先进装作不以为然，可被风吹动的窗框‘吱呀’一响，他也忍不住往墙那头挪了挪。几个人闹闹嚷嚷到半夜才勉强安静下来，屋子里残留着被笑声和惊叫搅热的空气。

第二天一早，厂里就传出消息：本次分房名单已经正式敲定，表格贴在公告栏里，供大家查看。工人们三三两两围在墙边，指指点点，或喜或忧。庄先进挤到人群前，眼睛从头看到尾，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家的名字。那一刻，他只觉一股火从胸口猛地窜上来，脸涨得通红，耳边嗡嗡作响。连日来的奔波、殷切的期盼和昨晚挤在一屋的狼狈全都挤成一团怨气，在他心里炸开。没多想，他当即从人堆里钻出来，风风火火地奔向黄殿堂的办公室。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他顾不上客套，劈头盖脸就是一阵质问：为什么没把他的情况上报？为什么名单上连他家的影子都没有？说到激动处，他按着桌子站起身来，话比平时硬了几分，甚至扬言道：‘既然你们不给我家分房，那我今天就搬到你家去住！看你家住不住得下！’这一句让屋里的空气‘啞啞’一声紧绷到极点。黄殿堂一时被他的气势吓住，脸上阴晴不定，办公室

门外隐隐约约已有路过的工人停下脚步，似乎预感到，一场围绕住房、尊严与公平的冲突，正要在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骤然爆发。

好好的时光第 20 集剧情介绍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分房指标中抢占先机，老工人庄先进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馊主意：他一句招呼不打，直接卷起铺盖，拎着行李闯进黄殿堂家中，径直住进了曲柏珍的家里。黄殿堂夫妇原以为只是来串门的亲戚，转眼却发现人家已经把床铺占了，连换鞋都很自然，顿时又惊又恼，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开口。与他们的拘谨窘迫相比，庄先进却表现得理直气壮、毫不客气，一坐到饭桌前，便大模大样地夹菜吃饭，一边吃一边点评菜做得咸淡如何、火候如何，仿佛自己才是这家的男主人。更过分的是，他见厨房里有刚买回不久的大螃蟹，竟也顺手就给煮了，还招呼全家一起开吃。黄险峰年纪尚小，见有大螃蟹吃，顿时心花怒放，只顾埋头猛啃，完全没察觉长辈之间暗潮汹涌的火药味。等他捧着蟹盘回屋，准备边写作业边享用时，客厅里气氛一转，庄先进立刻收起笑脸，开始向黄殿堂和曲柏珍大吐苦水，讲自个儿这些年的辛酸，话里话外阴阳怪气地指责他们夫妻俩占着两室一厅的宽敞好房，却对像他这样的‘老工人’不闻不问，让他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处处暗示他们不讲情义，更不顾老同志的困难。

黄殿堂本就窝了一肚子火，被他这么一番说教，顿时按捺不住，当场拍桌子大骂庄先进不讲规矩、不讲脸面，简直是无赖行为，扬言第二天就要去厂里告他，非得闹个是非清楚不可。庄先进却不慌不忙，一副我就赖定你家的姿态。曲柏珍在旁边急得团团转，见丈夫真要往外冲，赶紧拉住他，压低声音提醒：若是这事闹到厂领导那儿，总厂一查房改档案，肯定会查出当初分房时黄殿堂动了手脚，届时可不只是脸面难看那么，很可能牵扯到责任追究。夫妻俩被她这一句话点醒，心里七上八下，惊出一身冷汗。那一整夜，两人都翻来覆去睡不安稳，一方面咬牙希望庄先进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不到好处就会自行离开，另一方面又担心他真的会闹大，把自己多年来好不容易经营的体面和前程都搭进去。谁知第二天一早，客厅里来饭菜香，庄先进竟抢先起床，熟门路地在厨房张罗了早饭，还大方地开了一瓶酒，自顾自一边喝一边吃，一副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家老宅的架势，还当着两位主人的面宣布，自己就是看中这个地方，准备在这里‘安落户’，短时间内不会走。

曲柏珍被他这股‘软硬兼施’的赖劲折磨得苦不堪言，只好把指望寄托在庄的女儿身上。她硬着头皮去找庄好，希望这个做女儿的能出面劝劝父亲，讲点道理，劝老庄知进退。出乎意料的是，庄好好不仅不觉得父亲有错，反而在大是大非上站在父亲一边。她认认真真说，普通老百姓若想过上好日子，全靠那些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心里装着群众，如果领导整天关在办公室，不闻不问，遇见职工的实际还袖手旁观，那才是真正脱离群众。她把父亲这次‘硬闯’黄家，视作一种向上争取、向下发声的行为。两人说话间，院子里传来水声，苏小曼端着洗衣盆从屋里出来，曲柏珍立刻像看到救星一样，急忙上前求她帮忙，希望她既然与庄家熟悉，能从旁劝劝庄先进。苏小曼却心知肚明这其中牵扯房改内幕，揣着明装糊涂，嘴上东拉西扯，说些不疼痒的场面话，又左顾右盼找借口脱身，就是不肯正面接过这个烫手山芋，任由曲柏珍干着急。

另一边，庄先进在黄家住下后，不但没有一点客居的拘，反而越发‘理所当然’。收拾停当后，他见黄殿堂要骑车上班，索性直接一屁股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摆出一副‘我跟到底’的架势，哪里都要跟着，完全不给对方退路。黄殿堂夫妇两人被他这样软磨硬泡、步步紧逼地缠着，精神和体力都消耗得干干净净。既怕事情闹大，引得上面查问，又担心厂里同志议论，越拖越动。几经权衡之后，他们不得不认栽，决定仍旧走关系、托人情，想办法用‘正路’给庄先进解决住处。最终，在几番活动下，黄殿咬咬牙，帮庄先进家申请下了隔壁那间。等到手续办妥，工人上门一砸墙，两家中间的隔墙被打通，一下子变成了相连的三室一厅，格局瞬间宽敞了许多。表面看是皆大欢喜，庄先进有了新，黄殿堂也摆脱‘被赖’的困境，但这背后藏着的权力运作和人情债，却悄悄埋下伏笔。

乔迁那天房里红纸贴墙、鞭炮声声，一派热闹景象。身为厂领导的林世俊亲自登门祝贺，提着礼品，上门道喜，给足了庄先进面子。热络寒暄之中，黄殿堂话里带针，隐隐约约地向庄先进暗示，这回房子的事多亏了他处奔走，算是帮了不小的忙，庄先进心里应该记着这份人情，以后凡事留点余地。林世俊见两家你来我往，人情话得绕圈，便干脆顺势做起了‘自我评’，当着众人的面认真表示，作为领导干部，绝不能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读文件，以为掌握了大局，其实离职工生活十万八千里。他坦言，真正负责任的领导，必须经常深入车间走进职工家庭，了解一线工人的真实处境，去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否则就是脱离群众。庄先进喜迁新居的故事，很快在厂里传开，被当作‘重视群众生活’的典型材料。没多久，这件事就一篇颇具‘宣传风’的报道登上厂报。负责采写的是青年女工叶爱花，她的稿子语

言生动、细节丰满，得到了车间同事不少夸奖，一时间让她对写作的热情愈发高涨。与此同时，庄好好与单宝昆在厂里闲聊，谈起外面的世界。单宝昆提到，南方沿海一带如今兴起了一种新鲜事——贷款房，许多年轻人提前透支未来，先住上房，慢慢再还贷，听得庄好好既新奇又向往。话题一转，她又问单宝昆有没有什么文艺演出的门路，想接触舞台，多一些表现机会。单宝昆这才透露，自己的老舅最近正筹经营一家歌舞厅，准备大张旗鼓地在本市开张，缺的正是能唱会跳的年轻面孔。另一头，叶爱花对写作依旧一往情深没被一次稿件发表所满足，又按着上次的门，再次拜访了文化站的卢老师，虚心向这位老文艺工作者请教。卢老师翻看她的新稿，点拨了几句构思和语言上的问题，鼓励她多观察生活，多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中汲取素材。庄先进见叶爱花下班后还到处跑，沉迷在写诗、写稿的'文青梦'里，忍不住敲打她几句，提醒她眼下在厂里的工作已经不错，端着铁饭碗，不必再为那些'头头脑脑'的文人圈子分心，劝她脚踏实地上班，别做空想。叶爱花心里却不服气，她固执地觉得写作是自己的理想，便揣着最新的诗稿去找厂里的'文化人'候，请他品评一二。候鲜看后不留情面，直言她的诗歌匠气太重、堆砌词藻，缺乏真正的灵性和个人感受。叶爱花上挂不住，当场一阵窘迫恼怒，赌气转身就走，但心底那股不甘被轻易看穿。

不久之后，单宝昆老舅的歌舞厅顺利开张霓虹闪烁，舞台灯光耀眼，成为城中颇具噱头的新去处。单宝昆抓住机会，带着庄好好一同前去应聘，希望她能在老舅面前争得一个唱歌的位置。初次见面时，舅只是打量了庄好好两眼，觉得这姑娘长相斯文，气质还算端正，但并未特别上心，以为又是一位普通厂妹，对她实力多少有些怀。直到试音环节，庄好好走上舞台，张感被灯光一点点驱散，她深吸一口气，开口唱起了一首粤语流行歌曲。那悠扬流畅的旋律在厅内回荡，她的声线干净而带着情绪，咬字标准，感情自然，不仅准了调，还唱出了味道。台下的老舅听得连连点头，眼神逐渐亮起来，先前的敷衍瞬间变成惊喜，当场拍板，决定签庄好好做歌舞厅的驻场女歌手，主节目之一。为了给她打造舞台形象，单宝昆特意拉她去理发店，把原本朴素的长发烫成了时髦的卷发，一头'泡面头'在灯光下十分抢眼。庄先进见女儿顶着这新造型回家，脸色当场拉得老长，一口一个'不像话'，嫌这个发型嬉皮笑脸、流里流气，根本不像正经工人家的闺女，言这样抛头露面迟早惹出事端。

> 当天晚上，歌舞厅里人声鼎沸，庄好好在台上载歌载舞，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另一边，孙颖心事重重地推门而入，她是特地来找单宝昆的。本以为会是舞台上最耀眼的那个人，没想到一进场便看见聚光灯下，单宝昆与庄好好合作得极其默契，一个弹奏伴奏，一个负责主，眼神交流自然，舞台上笑容熠熠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格外登对。孙颖站在人群一侧，眼睁睁看着两人如同舞台上的黄金搭档，自己却被冷落在角落，心中堵得慌，嫉妒与委屈交织在一起越想越气。情绪上头之下，她将怨气转移到庄好好身上，悄声吩咐身边的跟班磊子，暗中去找人'收拾收拾'新冒出来的歌厅花旦，给她一点教训她知道什么叫'别抢风头'。当晚散场后，单宝昆本想立刻送庄好好回去，却临时被老舅叫住留在办公室开会。原来，在歌舞厅节目单里，他们表演的歌曲《成吉思汗》赢得满堂喝彩，引发观众热烈反响，老舅打算顺势而为，把这首歌打造成歌舞厅的招牌节目，要求他们重点排练，编排升级的表演。单宝昆一听，立刻意识到要好这首歌，缺不了庄好好这个主唱，他匆匆应下老舅的安排，随即火急火燎地跑出门去，在夜色中追赶庄好好的背影，生怕她在回家的路上出什么意外。至此，绕住房、前途、理想与情感交织的多重故事线，也在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里，悄然拉开了新的帷幕。

好好的时光第 21 集剧情介绍

黄昏已近，胡同口却忽然乱作一团。磊子领着几个混混模样的青年，手里拎着棍棒，骂骂咧咧往这边闯来，脚步凌乱却气势汹汹。单宝昆远远看见，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意识到今天恐怕躲不过一场麻烦。他没时间多想，回身就去推放在墙边的自行车，一边冲庄好好喊：'快上车！'庄好好被这阵仗吓得愣了一下，回过神才仓促跳上后座，紧紧抓住单宝昆的衣角。单宝昆咬咬牙，脚下一用力，飞快地蹬着车子往巷子深处冲去。身后是磊子一伙人的叫嚷和追赶声，车轮碾过碎石，带起一地尘土，空气里满是紧张与慌乱。两人一路躲躲闪闪，终于甩开了追兵，慌不择路地钻进一处乱石堆间，在两块巨石的缝隙里挤出一条窄道，勉强藏身其中。

石缝狭窄阴凉，外头的脚步声由近及远，磊子的人来来回回搜寻，粗声大气在耳畔回荡。庄好好屏住呼吸，心跳因惊吓而砰砰作响。她能清晰感觉到单宝昆胸膛的起伏，两个人挤在一块儿，肩膀和手臂紧紧贴合，连彼此的体温都分外清晰。时间一秒一秒拖长，四下除了远处隐约的吵骂，便只剩二人急促的呼吸声。惊魂未定之际，紧反而像一条无形的线，将他们越拉越近。庄好好抬头，与单宝昆的目光撞在一起，眼里有余悸，有担忧，也有难以遮掩的依恋。情绪在狭小的空间迅速发酵，智被氛围轻易击溃，两人几乎是同时情不自禁地靠近，嘴唇在幽暗的石缝中轻轻相贴。那一刻，追兵的喧嚣仿都被隔绝在石缝之外，紧张与害怕化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与确认。

直到外面脚步声渐渐远去，磊子一伙终究没能找到他们，乱骂几句后散了。两人这才慢慢从石缝里挤出来，身沾了不少土灰，却都有些心不在焉。庄好好脸颊绯红，不敢抬头看单宝昆，而单宝昆也只得佯作镇定，简单拍了拍身上的，就默默陪她往回走。夜色渐浓，谁没有提起刚刚发生的事，却在彼此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一笔。

第二天一早，单宝昆便去找孙颖。他一路上沉着脸，心里已打定主意，不能再让这些莫名其妙的纠缠继续下去。到了孙颖家门口，他甚至连客气话都没多说，开门见山地表示昨天发生的事已经是底线，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骚扰设计，他绝不会再顾念旧情，而是直接报警处理。他态度坚决，语气冷硬，完全不留回旋余地。见孙颖愣在原地，眼里闪过委屈与不甘，他却并没有软下语气，只是明确地重申：这辈子，他只认庄好好一个人，人无论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这个决定。这番表态既是警告，也是宣言，更是对庄好好的公开承诺。

同一时间，另一条线索上叶爱花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奔波。她捧修改了许多遍的文稿，再次登门拜访卢老师。上次被指出问题后，她回去熬了好几个夜晚，一字一句细细推敲，此刻怀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递上新稿。卢老师翻看了一，眉头却仍旧微不可察地皱着，嘴里淡淡点评：比上次有进步，但整体文笔还是太平实寡淡，没有灵气，没有高低起伏。叶爱花在耳里，又是失落又是不甘。为了真正提升，她鼓起勇气，主动提出想请卢老师吃顿饭，当面好好请教写作的门道和经验。卢老师听说她独自一个人住，眼神闪了闪，表面上却十分爽快地应承，顺势提议说其去外面馆子，不如就在她家吃，更方便边吃边聊。叶爱花虽有些犹豫，但为了学习，只好答应，随后拎着菜篮子去买肉买菜特意把庄好好喊来，让她帮忙掌勺做。

晚饭时间，屋里飘着菜香，桌上盘盘碗碗摆满一桌。卢老师端着酒杯，时不时引用几句诗词，借着谈文学的名义大肆发挥，对作品、对创作谈头头是道。乍一看，他温文尔雅，又有几分学者气质。然而坐在一旁的庄好好，逐渐觉出不对劲。卢老师在点评叶爱花件的时候，总爱若有若无地靠近她，伸手指着纸上的词句时，手指总是故意或不经意地碰到她的胳膊和手背，动作缓慢而黏腻。庄好好看在眼里，心里一阵阵发紧。她几次故意打断话题，茶倒水、添菜收碗，插科打诨，硬生生把原本有些暧昧的氛围搅乱。但叶爱花沉浸在提问和求教中，只觉得庄好好是在刻意针对卢老师，嫌她添乱。

> 吃到中途，卢老师提议干杯，说创作不光要动脑也要'放松心情'，一边三番五次地劝叶爱花多喝，说她年轻，扛酒。庄好好本就不放心，索性饭后不走，insist 在客厅边上坐着，借口想继续听他们谈文学。叶爱花觉得她管得太宽，心里有点不高兴，找了个理由将庄好好开，叫她去帮忙送点剩菜给邻居，又去楼下买点东西。等庄好好离开后，屋里只剩她和卢老师两人，酒杯碰撞声变得格外清晰。被连番劝酒后，叶爱花脸颊通红，眼神渐渐迷离，脑子有些昏沉，说话开始含糊，整个人有点飘飘然，已经很难分辨对方话里隐藏的意味。

就在这栋楼前后，另一场话也在悄然发生。候鲜鼓起勇气，主动叶爱花居住的单元楼下，想要当面解释前几日的误会，挽回她对自己的不满。恰巧碰上刚下楼的庄先进，两人本就相识，便自然地搭上话。候鲜苦笑着说叶花最近总是对他生气，连带着有些躲着他，便把前因后果一股脑讲给庄先进听，希望有人能帮着出主意。庄先进耐心听完，一边安慰他别太着急，感情的要慢慢来，一边也在心里琢磨着该怎么帮忙解开两人之间的疙瘩。

说话间，楼梯口传来脚步声，庄好好从楼上匆匆下来，一看见两人，便急说道卢老师还在叶爱花屋里。候鲜闻言脸色当场一变，整个人像被吓了一跳。他早就听圈子里的人说过，卢老师虽有点真实学，却向来生活作风不正，经常对年轻女动手动脚，名声颇为不堪。想到叶爱花此刻正在屋里、还被劝着喝酒，他心里一阵发慌，顾不上多问，当即迈开脚步朝楼上冲去。庄先进和庄好好见状，连也一起跟上。

楼道昏暗而狭窄，候鲜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心里乱成一团。屋门没关严一脚踹开，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血气涌——卢老师已经被酒精催得脸色潮红，嘴角挂着笑意，一手揽住摇摇晃晃的叶爱花，强行往卧室方向拖拽，另一只手不安分地在她身上游走。叶爱花醉迷糊，说不出完整的话，只知道本能地推拒，却根本推不开对方的力气。候鲜眼前一黑，几乎没多思索，顺手抄起桌上半的酒瓶子，毫不犹豫地朝卢老师后勺砸去，只听'砰'的一声闷响，玻璃与骨头相碰，让人牙根发麻。

酒瓶碎了一半，酒液四溅。卢老师被这一下砸得眼冒金星，痛得大骂，转就扑向候鲜。候鲜虽然愤怒，却终究只是个终日伏案写稿的文人，没什么打架经验，很快就被对方逮住衣领，扭打在一起两人滚翻在地，椅子翻倒，茶杯碎，屋里一片狼藉。就在这时，庄先进赶到了，几步上前一把拽开卢老师，死死按住他，将这一场混战生生拆开。卢老师挨了打又没得逞，气急败坏之下立刻反一口，恶人先告状，大声嚷嚷说候鲜无缘无故打人，还胡编乱造地宣称自己和

叶爱花是在谈恋爱，刚才不过是两情相。

庄先进见状，冷笑一，当即拆穿他的谎言，斩钉截铁地喝问：'你家里有妻有儿，还跑到小姑娘家里‘谈恋爱’？这种话也好意思说？'一句话把卢老师的老底当众揭开，又再三强调这事性质劣，已经涉嫌犯罪，必须去派出所说清楚。卢老师听到要报警，脸色瞬间煞白，眼神里闪过明显的心虚和慌张。见周围已经了好几双眼睛盯着自己，他哪里还敢继续赖去，嘴里胡乱丢下几句带着威胁又虚弱的狠话，便灰头土脸地逃离了现场，夹着尾巴狼狈而去。

卢老师走后，屋里只剩下凌乱的地板桌上的碎玻璃和满屋弥漫的酒气。叶爱花慢慢清醒过来，一点一点记起刚才的惊险，心里又怕又后怕。她望着鼻上多了道伤痕的候鲜，眼眶酸涩，里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自己的在意与护护。这个平时温文内敛、不善言辞的男人，在关键时刻竟能不顾一切地冲进来，用最笨拙却最直接的方式挡在她身前。那一刻心底某个犹疑已久的角落，被突然点亮，温暖在胸口蔓延开来。

几天后的一次相约，候鲜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一本《杜鹃》杂志，递叶爱花面前。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随手翻开，忽然在目录上看到一行熟悉却又陌生的标题——《我爸的爸爸是王爷》，署名正是候鲜。她惊讶得张大嘴巴，一边翻那篇小说，一边又惊又喜地看着他。原来，他已经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作品，而且还写得如此大胆、风趣又别具一格。候鲜有些促，耳根微红，却还是认真地点头承认，那确是自己的作品。

聊到作品背后，候鲜顺势说起自己的家庭。叶爱花这才知道，眼前这个文弱的青年，竟是满族瓜尔佳氏的后人，本名叫瓜尔佳·文鲜。这个很长，很古旧，也带着一层历史的尘埃，让她听了既新奇又好笑，不由得多打量了他几眼。候鲜有些不好意思，却也没有否认是淡淡说如今早已没有什么王爷王孙，顶算个从'皇亲贵胄'跌落人间的普通写稿人。叶爱花听着，却偏偏觉得有趣，还颇为骄傲地在心里默念几遍他的本名。

回到工作单位的休息时间，爱花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逢人便拿出那本《杜鹃》杂志，迫不及待地向往庄先进和其他同事推荐候鲜的小说。她把节说得眉飞色舞，对那些幽默桥段和深语句夸个不停，好像这篇文章被刊登，比她自己得奖还要风光。庄先进见她如此欣赏候鲜，也不禁莞尔，暗自觉得这两人倒也般配。没过多久，叶爱花又陪着候鲜去邮局寄稿。她站在一旁，看他认真地把稿件装信封、写地址，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得意劲儿，逢人便介绍说这是'在级刊物上发表了小说的作家'，仿佛自己见证一个未来名家的起点。

排队寄稿的人不少，队伍拉得老长。正排着，一个男人不耐烦地从后面挤过来，不由分说地往前插队，还理直气壮地嚷嚷自己急事。叶爱花看不过眼，当场就炸了锅，上前质问对方凭什么插队，说大家都老老实实排着，他凭什么破规矩。对方不服，门越抬越高，眼看就要演变成一场头争吵。候鲜见状，连忙伸手拉住叶爱花，一边劝她别和这种人计较，一边对那插队男好声好气地解释，尽量把火头压下去。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就这样站在一，一个急脾气一身'武气'，一个温吞却不失原则，两相对照，倒显得格外互补。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误会和解，再加上那次'英雄救美'的惊险经历叶爱花与候鲜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他们从最初的欣赏与感激，渐渐走向心照不宣的不舍与依赖。没多久，两人便顺理成章地来到了民政局，准备领结婚证。时，叶爱花特意想用候鲜的本名——'瓜尔佳文鲜'写在结婚证上，觉得这样才算真正嫁给了'昔日贵族'，但工作人员却头拒绝，按照规定只能登记现用姓名。叶爱花感失望，想着总得找个地方把这个名字正而重之地写下来，仿佛是给这门婚事加上一层独特的仪式感。

到了办婚礼那天，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底白字的婚礼条幅上郑重写下：'瓜尔佳文鲜、叶爱花新婚大喜'，把候鲜的满族本名堂而皇之地挂在众人面前亲戚朋友们看见这几个字，纷纷议论觉得既陌生又讲究，倒也给这场普通的小镇婚礼凭空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庄先进和苏小曼特意包了红包赶来祝贺，笑着给新人敬酒，叮嘱两人以后好好过日子，归吵闹归闹，关键时刻要互相扶持。现场一片喜气洋洋，掌声笑声此起彼伏。

原定负责掌勺的婚宴厨却在当天早上突发急病，实在赶不过，眼看桌席就要来不及准备。关键时刻，庄好好站出来，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摊重任。她挽起袖子，带着一群七手八脚却真心帮忙的亲友，一边分派任务边张罗菜肴。有人洗菜，有人切菜，有人烧水，她则镇守灶台，掌控火候和调味。忙忙碌碌几小时，总算硬是一片混乱里抬出了整整一桌又一桌热气腾腾的菜品。虽然谈不上山珍海味，却凭着一股手艺与用心，把这场婚宴撑得有声有色。

婚礼正式开始，新穿着朴素却喜庆的衣裳，在众人起哄与祝福中逐桌敬酒。杯子碰杯子，笑声卷着酒香在院子里回荡。轮到叶花上台致辞时，她手里拿着话筒，眼亮闪闪的，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与幸福。当着所有人的面，她高声宣布自己嫁给了一位‘昔日贵族’的后代，说得既诙谐又骄傲，惹得台下一阵哄笑和掌声。曲柏珍作为单位领导，也被请到台前说了几句祝福的话，褒奖两人勇敢追求爱情，寄望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写出不平凡的故事。整个婚礼热热闹闹，虽称不上奢华，却真诚而圆满。

新婚的第一天过去，第二天清晨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爬进新房。叶爱花早早起床，亲自动手在厨房里煮了一锅糖水鸡蛋，甜香缓缓弥漫开来。她一小心翼翼地把糖和蛋调到合适的火候，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按照老规矩，新婚夫妇得挨家挨户去邻家‘认门’拜访，让附近街坊真正知道这对婚小两口。从灶台前转身出来，她端着两碗热腾腾的糖水鸡蛋，走回屋里。候鲜正坐在床边整理衣领，听她说明打算，一愣之后便点头答应，脸上露出一丝紧又期待的笑意。两个人相视一笑，带着最初的憧憬与羞涩，准备一起迈入真正属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好好的时光第 22 集剧情介绍

南方经济腾飞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社会上的致富机会层出不穷，原本清贫而安稳的文艺团体也难以独善其身。歌舞团里最有实力的一批骨干演员陆续南下‘淘金’，有人去了特区开歌厅，有人投奔南方城市的文艺队伍，短短几个月里，剧团人心浮动，演员流失严重。舞台上原本光彩照人的阵容变得稀稀拉拉，后台更是愁云密布。作为团里说得上话的中坚人物，邵述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明白再这样下去，剧团早晚要被时代淘汰，所有人都得失业散伙。经过几番权衡，他终于痛下决心：剧团不能等死，必须主动转型。于是，他从‘养活人’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出发，打算充分利用剧团现成的大厅和舞台，创办一个交谊舞培训班，一来可以创收，二来也算是‘曲线救团’。在全团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宣布了这个决定，并把重担交到了苏小曼手里——这个他最信任的女演员。邵述春了解苏小曼扎实的舞蹈功底和踏实的办事风格，便把培训班的筹备、招生和日常管理一并托付给她，表态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全力支持。苏小曼虽然心里有压力，却也清楚这是剧团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一役，当场应下，转身就开始忙碌起来。

结束了一天的团里事务，苏小曼匆匆赶回家，一头扎进了为开班做准备的琐碎中。她把堆在床上的教材和资料整理好，一本本翻阅，揣摩着如何把书本上的舞步化成生动、易懂的教学语言。为了不在学生面前露怯，她决定先在家里把动作练熟。家中客厅成了临时舞蹈教室，她一边对照书上的示范图，一边拉过庄先进练习，嘴里还念叨着‘男步、女步、节奏、转身的要领’。庄先进起初十分别扭，脚下笨拙得像踩在棉花上，被她推来拽去，弄得满头大汗，但在苏小曼半推半哄、认真纠正下，他渐渐找到了节奏。昏黄的灯光下，夫妻俩在并不宽敞的客厅里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华尔兹和探戈的基本步伐，家具被挪到墙角，地板发出吱呀的声响，却平添几分温馨踏实的味道。苏小曼心里十分清楚，这样的家庭练兵只是开始，将来面对的是一批批真正的学员，她必须先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撑得起培训班这块招牌。

与此同时，庄家的大女儿庄好好在自己的岗位上也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她在公交公司当售票员，平日里性格爽朗，服务态度不算差，顶多嘴快了点，时不时和乘客拌两句嘴。谁知这一次，公司突然接到乘客投诉，说她发型怪异，不符合企业形象，影响城市文明窗口的整体观感。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语气很重，要求她必须按规定剪成统一的短发才能继续上岗。庄好好本就年轻气盛，加上她对自己的长发有几分自我表达的执拗，听得火气蹭地一下窜了上来，当场顶了领导几句，最后一咬牙，递上了辞职申请。她的决定在办公室里掀起一阵骚动。消息传到单宝昆那儿，他既惋惜又纳闷，赶紧找她谈心，提醒这份工作好歹是个‘铁饭碗’，哪能丢就丢？更重要的是，一旦辞职，她该如何向一向重视稳定工作的父亲庄先进交代？但庄好好已是一时意气用事，表面上嘴硬不肯松口，内心却也隐隐不安，只是还顾去深想后果。

家里另一头，备战考试的紧张气氛也在不断升温。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重要考试，王元媛整日埋于书本之中，甚至连吃饭的时候，手边也离开复习资料，筷子和笔轮流在手指间换位。看着女儿如此拼命，庄先进既欣慰又心疼。小儿子庄学习也没闲着，他察觉到自己在英语听力方面明显薄弱，开口向亲提议买一台收音机，好跟着广播学听力、练口语。庄先进正盘算着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没来得及表态，庄好好突然从柜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后露出一叠叠巴巴却码得整整齐齐的钞票——那是她这段时间一点点攒下的三百多元。她说，为了弟弟妹妹的前途，这点钱花得值，只要能让他们多学点本事，日后不用像自己这样限制就行。庄先进接过钱，心里五味杂陈，一边感动女儿的懂事，一边又为她最近频频‘出格’的行为感到困惑。

风波过后，苏小曼匆匆赶到，心里既着急又忧。她先把庄好好接回家，一路上耐心听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

听着听着，她渐渐察觉庄好好提到单宝昆时气的不一般，于是顺势追问两人的关系。庄好终于鼓起勇气，承认自己和单宝昆正在谈恋爱。苏小曼没有立刻责备，只是略一沉默，随即答应替她暂时对庄先进保密，但同时也语重心长地劝她，感情这件事得越久越难启齿，迟早要有个交代，最好还是找个合适时机坦坦荡荡地说出来。几天后，庄好好独自去了医院探望单昆。病房里，单宝昆头上纱布依旧着，隐约还能看到缝合后的伤口痕迹。庄好好看着那几针，心里一阵揪紧，既感动于他的挺身而出，又对这份感情更加笃定。老舅来看望时，一进门就对单宝昆珠炮似的训话，怪他年轻气盛不懂变通，惹人不快是吃亏。庄好好不忍，立刻站到单宝昆身旁，说如果没有他，自己早就在当晚吃了大亏，话里话外都是维护和心疼，让在场的人都看出这对年轻人之间已经有了非同一般的感牵绊。

时间往前推移，苏小曼一手操办的交谊舞培训班在她的忙碌奔波下总算步入正轨。最初显冷清的舞厅，如今挂起了正式的招牌墙上贴着形象鲜明的宣传海报，地板打磨得光亮如新。第一批正式学员陆续报名，不乏机关单位的青年职工、小企业老板的太太，还有一些对时髦生活心怀向往的年轻人。课堂上，小曼精神饱满，从基本的站姿、握手开始，一步步带着大家熟悉节奏，纠正动作要领。学员们从最初的拘谨羞涩，到慢慢能音乐声中自如旋转，培训班的口碑渐渐开，收入也有了起色，剧团暂时渡过了生存难关。与培训班红红火火的景象相比，叶爱花家则是一片温柔祥和的静好。她怀上了孩子，肚子一天天隆起，几乎把所有家务一肩挑起，从早晨的早餐到晚上的洗衣，全都一手包办，对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邻里街坊看在眼里，都说叶爱花有福，嫁了个体贴入微好男人。大家日常闲聊时，话题不可避免地扯到庄先进身上——都知道他一直惦记着再添一个儿子，想把'庄好好'庄学习'再加上一个'庄向上'，借此拼出'好好，天天向上'的寄托和期盼。只可惜苏小曼肚子迟迟没有动静，时间一长，街坊们便开始小声议论，有人怀疑是不是庄先进身体出了，有人则用半开玩笑的口气揶揄他令这个话题在巷口街尾悄然蔓延。

不久之后，刘成从大学所在地返回家乡，他临近毕业，需要做一份扎实的社会调研来支撑自己的毕业论文。为此，他专程走访基层单位普通家庭，搜集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特意登门拜访了庄先进。一来两人旧识在先，二来庄先进长期工作在公交系统，对城市发展变化有直观受。庄先进见到刘成，既有对旧日'辈'的亲切，也多了几分对'准干部'的重视。他一边接受刘成的访谈，一边言语间不断叮嘱，对方日后若真能在机关里有一席之地，千万别忘了家乡，多在政策、项目上向本地倾斜，支持家乡建设，把改变生活机会带给更多普通人。刘成听在耳里，连连点头，态度恭敬而认真。

庄好好生日那天，家里格外热闹。刘成特意提着蛋糕和礼物上门道贺，一门就被满屋子欢声笑语包围。桌上摆着简单却丰盛的家常菜，苏小曼忙前忙后，庄先进难得露出轻松笑容。庄好为了这一天，提前准备了一条自己十分心仪的漂亮裙——裙摆刚过膝盖，颜色亮丽，款式新潮。她换上新裙子从房间里走出来，一下子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刘成看得眼前一亮，难掩惊艳之色，连声夸变化很大。可是庄先进的眉头却立刻皱了起来，在他眼里，这样的打扮显得过于张扬，既不'规矩'，也不符合他心中对女儿朴素端庄的期待，当场着脸说了几句，让气氛一度有些尴尬。苏小曼见状，连忙打圆场，笑着说时代不同了，年轻人有自己的审美和表达方式，不能再用老一套眼光去要求他们。其他亲友也纷应和，劝庄先进别太死板，要学着接受新潮文化的多元和开放。好在庄先进面子上还是要过，最终也只是闷声喝酒，不再继续指责生日聚会才又慢慢恢复了愉快的气氛。

聚会散去后，夜深人静，屋子里只剩下庄先进和苏小曼两人。他们关上灯，只留下一盏小台灯，在昏黄的光线下，话题悄然转向庄好好的婚事。先进提起今晚的情形，忍不住感慨起刘成和路建广——在他看来，这两个年轻人对庄好好都不无好感，一个是前途光明的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走上仕途；一个是本地踏实肯的小伙子，对庄家颇有几分忠厚之情。从理性算计的角度，刘成的条件确实更突出，家庭背景、学历前景都胜出一筹。然而庄先进心底里一直有个难以言说的顾虑，他总觉得家家风严厉、门第观念重，若女儿嫁过去，未必能真正开心自在，所以他对'庄刘两家结亲'这事从来没有真正动过心。苏曼听出他话里的弯弯绕，淡淡一笑劝他别把心思纠结在这上面：孩子们自有自己的缘分算他点头同意，庄好好也未必会喜欢刘成，与其操这无用的心，不如静观其变，让女儿自己做选择。

第二天清晨，庄好好主动约刘成吃早餐。两人坐街角小馆的窗边，一边喝着豆浆、一边缓缓地聊起各自最近的情况。随着话题渐入私密，刘成试探性地问起她对'谈爱'的看法，又绕着弯子打听她是否愿意着和他相处看看。庄好好心中已有数，她不想伤害刘成，却更不愿拖着，于是委婉但明确地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刘成愣在当场，手里的油条悬在半空，脸上写满了震惊和失落。他原为自己起码还有尝试的机会，没想到这扇门在打开之前便已合拢。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单宝昆也正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他找到庄好好，神情复杂却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告诉她老从美国寄来信件，邀请他去那边的乐队担任电吉手。这意味着只要他愿意，就能借此机会远赴大洋彼岸，尝试完全不同的人生单宝昆向她坦白自己的计划：先一个人去美国拼，等在那边站稳脚跟，再想办法把她接过去团聚。这个前景对

庄好既充满诱惑，又让她心生不舍——她舍不得离开父母和熟悉的城市，更舍不得眼前种种尚未完成的责任和牵挂，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自由未来的憧憬，又如同火焰一般在她中熊熊燃烧。经过一番内心交战，向往终究战胜了迟疑，她的目光逐渐坚定起来，默默在心底做出了选择。

做出决定之后，庄好好首先找到苏小曼，把单昆受邀赴美以及自己心意已决的事实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她既希望得到理解，也渴望有人为她的勇气做背书。苏小曼沉默片刻，认真地看着她，随后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然是你的选择，那就勇敢去走，只是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她知道真正难啃的骨头还在后面，那就是庄先进。于是趁着这股勇气尚在，苏小曼鼓励庄好一鼓作气，把所有事一次性说清楚，别再瞒着父亲继续生活在心惊胆战中。在她的支持下，庄好好终于下定决心，当晚就找父亲谈话。

晚饭过后庄家客厅的灯光显得格外亮，气氛却有些凝重。庄好好坐在父亲对面，双手紧紧攥着衣角，声音却尽量保持平稳。她先是向庄先进坦白，自己早就从公交辞职了，不再是单位里那个‘规规矩矩’的售票员；紧接着，她又告诉父亲，自己与单宝昆已经交往一段时间，并且对方计划出国发展，她也有意在将来追随而去。这两条消息连抛出，在庄先进耳中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脸色当场变得铁青，怒火猛地窜上来，一一翻旧账，从她冲动辞职到夜间歌厅工作的‘危险’，再到现在要跟一个‘整天摇滚’的男人跑到国外去，字字句句都透出愤怒与失望。他拍着桌子质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家里人的感受，有没有想过这个家多年来是如何艰难维系。然而这一次，庄好好不再像过去样任由父亲训斥，而是有理有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感激父亲的养育之恩，也理解他对安稳生活的执念，但她的人生不应只局限在一条固定轨道上，她渴望尝试可能。眼看父女二人越吵越僵，苏小曼适时出面，语气柔和却态度坚定地站到了庄好好身边。她帮女儿解释辞职和恋爱的缘由，也提醒庄先进，时代变化太快，年轻人的未必都要依照旧标准来走。面对妻子和女儿共同的立场，庄先进纵然怒气难消，也只能在沉默中缓缓退让。他明白，有些事情是挡不住的，只能无奈接受现实，把满腔焦虑埋进心底，静待时间给出答案。

好好的时光第 23 集剧情介绍

在庄先进一再催促与严厉的目光之下，单宝昆特意拎着成套礼品上门登门认亲。临行前他还特地把一头长发剪短，露出清爽干练的轮廓，只为让庄先进和苏小曼看到一个稳重、靠谱、能担事的青年。坐下后，他把未来的打算说得清清楚楚：等自己在美国站稳脚跟，第一时间把庄好好接过去；若真有意外，好好一时间无法出国，他就立刻回国娶她，绝不让姑娘受半点委屈。话说到这份上，庄先进的脸色这才缓和些，尤其想到单宝昆曾为护着好好与人理论时受了伤，心里那股火也稍稍压下去，但眉宇间仍留着父亲特有的谨慎与不放心。

偏这时，端着一盘鲜活螃蟹的叶爱花笑吟吟进了门，一见单宝昆就像遇到亲侄子似的热络，嘴里连珠炮似的问两人婚期。庄先进并未完全认可单宝昆，随口找了由头把叶爱花支开。不等客人走远，庄好好便把单宝昆送到门口，嘴上安慰他别在意父亲的几句硬话，心里却早被即将到来的离别攥得发疼。两人站在院门口，说不上几句便又沉默，风从长街吹过，连道别都显得格外艰难。

分离的日子很快到了。机场里人声嘈杂，扩音器一次次播报航班信息。安检口外，庄好好强忍眼泪，把所有牵挂和叮嘱尽力压到嗓子眼里，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单宝昆推着箱子回身挥手，进了安检后却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隔着玻璃门取出随身携带的口琴，给她吹了一曲《好好的时代》。熟悉的旋律在冷清的候机通道里回响，好好几乎是扑到玻璃门上，望着他背影在灯带尽头缓缓远去，终于再也止不住泪水，失声痛哭，像是把所有的不舍都哭进了空气里。

人散曲终，生活仍要继续。自那以后，庄好好把能挤出的所有空闲都用在学英语上。她抱着随行词典，跟着磁带一遍遍练发音，想象着有朝一日踏上海洋彼岸，能听懂街角店员的招呼，也能给单宝昆一个不拖后腿的拥抱。院里这时也热闹起来，黄险峰家咬牙买了一台电视机，瞬间成了全院的风云户。庄天天和王元义围着电视打转，眼睛比屏幕还亮，可那会儿电视机价钱着实不便宜。好好看着弟弟们羡慕的样子，轻声承诺：等她到了美国挣钱了，一定寄钱买台大彩电，让全家都能看个过瘾。

傍晚时分，院里的人纷纷搬着小板凳凑到黄家门口，曲柏珍像个临时播音员，例行公事般提醒大家别只盯着戏曲、连续剧，也要留心国家大事。黄险峰忙前忙后调频道、校颜色，天线却老不争气，不是接触不良就是一阵雪花飘起。偏巧每每《西游记》演到孙悟空大战妖王的紧要处，画面就开始抖，白茫茫一片惹得一院子人齐声哀叹，恨不得把黄

险峰请上屋顶做'人工天线'。这一番折腾里，邻里间的笑骂热闹又温暖，日子就这么吵吵嚷嚷地向前滚。

夜里，庄好好照常去歌舞厅上班。舞台灯光下，她的步伐比以往沉了一些，苏小曼瞧着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最近似乎'长福气'了。后台换装时，好好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信和照片，纸张边角还残留着海风的味道。她捏着信读了两遍，心头的思念越翻越高，可轮到她上场时却忽然一阵眩晕，冷汗从后背直冒，被同伴匆忙送到医院。一番检查下来，医生平静地宣布：怀孕了。老舅闻讯赶到，问她和单宝昆是否还在保持联系，随即语气转为严肃，劝她尽快做手术——男人的承诺经不起和距离的考验，未来变数太多，别把自己套进去。就算现在不要，以后结婚了再要，也不迟。

从医院回到家，好好整个人像丢了魂儿，步子轻得像踩棉花上。苏小曼看出不对，端来温水和点心，装作随意地问东问西。好好什么都没说，只把屋门虚掩，独自坐在床沿，盯着单宝昆的照片，泪珠一串串滚下来，砸在相纸上。外屋里，庄先进听人说女儿这几天闷闷不乐，又'单宝昆不靠谱'的话题翻出来，话里话外全是担心与不满。苏小曼劝他收收火，口气柔和却笃定：儿孙自有儿孙福，急不得，也压不得。

第二天早，庄先进带着孩子们出门，院子安静下来。苏小曼走进屋，看到好好红肿的眼睛与无处安放的手，心里大致明白七八分。她耐心相劝，好好终于抹着眼把实情说了。她说自己认定这孩子，无论如何都想留下。苏小曼看着她，既疼又愁，想了想还是郑重提出：无论如何先写信给单宝昆，把情况讲明白，最好赶紧把婚结了，手续办下来，孩子将来上户口、上学才不受难为。说到底，不是非要把日子过得体面，而是要把路铺得平稳一些。

为避开熟人眼线与闲言碎语，老舅给好好找了一处偏僻的住处，让她先静养。苏小曼于是两头跑，一边照顾好好好饮食起居，一边把家里里外外都撑起来。时间像无声的潮水，很快淹过了半个月。信箱空空，邮差来过几次都没带来那封盼望已久的回信。好好嘴上说让苏小曼放心，单宝昆一定会回信，心里却一寸寸往下沉。夜深人，她摸着还不明显的小腹，既欢喜又惶惑，那份母亲本能的温柔已悄悄在心底生根，但前途像被雾包住，连一步都看不。

终于，有关美国的来信到了拆开信封那一刻，好好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可还没把信读到一半，脸色就变了：单宝昆在半个月前随团外出巡演，行程紧，一直在路上，显然还不知道她怀的消息。纸面上是轻描淡写的问候与演出花絮，读到末尾也没一句承诺能解眼前的急。老舅一听，更加不容迟疑催促苏小曼，说如今最怕耽误，孩子若是不住名分，往后麻烦接二连三，劝好好赶紧做决定，别让一个男人的未来和一句遥远的诺言把她的人生腰斩。

苏小曼带着那封信回到屋里坐在床边，尽量把话说得温和又明白：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时局与现实的拧巴，总要有谁替自己兜底。她说起身边人的遭遇，说起档案与户口的难处，也说起一个母亲来要面对的种种琐碎与辛苦。庄好好枕着湿透的枕巾，泪水一滴滴落下，眼神却顽强地亮着。她在爱与理智摇摆，在诺言与现实中挣扎，心口被两力量朝相反方向拉扯。窗外风过树梢，影子在墙上微微晃动，她始终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把手搭在肚子上，像按住一颗鼓噪不安的心。

日子旧一天天往前推。院里的人还在追《西游记》，为一根天线的角度争得面红耳赤；城市的街头张贴着新上映电影的海报，音各异的叫卖声混在一起，构成了时代底噪。庄家的屋里却像隔了层薄薄的玻璃，把外界热闹全都挡在外边。每个人都在等待：等一封回信，等一个决定，等一场悬而未决的风雨落定。谁也不知道这会有多长，更不知道它会把一个女孩的人生推向哪里。但在缝隙里，爱与不舍、责任与希望，已经悄无声息地生长，准备迎接命运下一次期而至的叩门。

好好的时光第 24 集剧情介绍

老舅早早为庄好好联系好了医院，安排妥当手术时间和病房，还特意叮嘱医护人员多加照顾。苏小曼一路陪同庄好好来到医院，协助她办理住院手续、签字、换上病号服。手术时间临近，庄好好被推入术前等候区，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周围弥漫着消毒水刺鼻的味道，她的手不自觉地紧紧攥着被角。原本在亲人一再劝说下下定决心要终止妊娠的她，此刻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包围。就在这时，肚子里传来清晰而有力的胎动，那是孩子在她体内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存在着。那一下又一下的轻轻顶撞，仿佛在无声地呼唤，令她眼眶瞬间湿润。她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团抽象的'麻烦'，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与她血肉相连的小小存在。矛盾、挣扎、愧疚、害怕，一股脑地涌上心头，她捂住肚子，泪水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掉，内心深处对这个孩子的不舍猛然战胜了所有理智的打算。

庄好好终于承受不住这种撕裂般的挣扎，她哽咽着从床上坐起，死死抓住苏小曼的手，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哭着恳求：‘小曼，咱们回去吧，我不想打掉这个孩子……’她的话一出口，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因为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面对父亲的怒火、世俗的眼光、未来生活的艰难，意味着原本还能回头的一条路，就此被自己堵死。苏小曼静静看着她，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作为长辈，她很清楚保住这个孩子对庄好好而言风险极大，无论是现实压力还是名声非议都足以压垮一个年轻姑娘；但也是女人，深深懂得在产房与手术室门口，有多少母亲在签字之前忍不住摸一摸肚子，仿佛做最后的告别。她心中同样泛起强烈的不忍与怜惜，犹豫良久，终还是软了心肠。她扶住还在抽泣的庄好好，一面帮她解开病号服的系带，一面轻声安慰：‘那……咱们就不做了，先去。路再难走，也慢慢想办法。’就这样，她在手术前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手术，悄然离开医院，带着沉重又不确定的未来，返回了庄好好暂住的地方。

傍晚时分，庄先进下班回到家，一推门闻到饭菜的香味在屋里氤氲弥漫。苏小曼已经将晚饭准备得妥妥当当，桌上热腾腾的菜肴冒着热气，看上去一如往日的温馨寻常。庄先进换好衣服，简单了把脸，坐到饭桌旁时，却发现锅里菜的分量似乎比往常略多了一些，尤其是其中几样庄好好爱吃菜，更是多出了一份。他虽没说什么，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些异样。吃饭时，苏小曼表现得极为自然，一边给他夹菜，一边闲聊单位里的琐事，可是动作间又有一丝刻意的轻。等饭后收拾时，苏小曼借着洗碗、收菜的名义，悄悄将专门为庄好好准备的一份饭菜装进早已准备好的保温瓶里，小心翼翼地扣好盖子，还特意用布包裹层，看上去像是普通的打饭盒。庄先进余光瞥见她这一系列动作，生出几分怀疑，却暂时没有追问。他只觉得苏小曼似乎在隐瞒什么，但又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只是眉头微皱，心中暗暗记下这一点。

等一切收拾停当，苏小曼擦干手，若无其事地开口说单位临时要开一个会，她得回团里一趟，可能要晚点回来。话音落下，她提起包，顺势将那个着布的保温瓶一起拎走。庄先进送她到门口，目光不经意地落到她手中略显沉重的包裹上，心里的那股不安愈发烈。门关上的那一刻，屋内又恢复了寂。他环视空荡荡的屋子，突然意识到厨房角落里原本放保温瓶的地方空了。他站在原地，又想起之前苏小曼偷偷多做的一份饭菜，瞬间将这些零碎线索串联起来，心头一：恐怕这份饭不是给别人，而是给‘那个人’的。想到这里，他再也坐不住，迅速抓起外套出门，远远地跟在苏小曼所乘公交车后，悄无声息地一路随。

公交车穿行在暮色中，沿着熟悉却又带着陌生意味的路线前行。庄先进在后面骑车追赶，又生怕被发现，只能隔着一段距离，小心翼翼地盯着辆车的动向。直到公交车在一处偏僻的街口停下，苏小曼提着保温瓶下车，左顾右盼一番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步向前。庄先进远远地骑到拐角处，把停在阴影里，跟着她拐过几条胡同，直至目光落在一栋简陋的老式居民楼上。他看见苏小曼上了三楼，在一扇破旧的铁门前敲了敲门，很快，那扇门从里被拉开一条缝，一个熟悉却又憔悴许多的面孔出现在门后——是庄好好。确认了那一瞬间，庄先进心口像被重重一击，他乎可以断定，一直以来自己隐隐猜到却不愿想的真相，就藏在这扇门后。只是他此刻没有贸然上楼，只是站在楼下昏暗的路灯下，抬头凝视扇窗，心情复杂难言。

屋里，苏小曼放下保温瓶，打开盖子，热气带着饭菜的香味溢满小小的房间。她一边将饭菜摆好，一边柔声劝好好：‘你不能总这样躲着，你爸迟早会发现的。与其让他自己查出来，不如你亲口跟他说，至少他还能理解你是逼不得已。’庄好好坐床沿，双手下意识地环抱着自己隆起的部，脸上写满不安和犹豫。她害怕父亲大发雷霆，害怕父女多年来的信任被摧毁，更害怕父亲为自己蒙受的羞辱与指责。她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气氛尴尬凝滞之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既急促也不缓慢，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庄好好心头一惊，以是邻居或街道的人来检查，连忙朝苏小投去惊慌的目光。苏小曼皱了皱眉，还是起身去开门。当铁门缓缓打开，门外站着的那个人影出昏黄的楼道灯下——竟然是庄先进。

庄先进站在门口，一时愣在当场。他原本只是怀着不祥的预感一路追来，却没想到在这扇门后，映入眼帘的是女消瘦却仍显突出的腹部，是她那双夹杂着惊慌、愧疚与委屈的眼睛。房间里狭小逼仄，却仿佛放大了所有细节：床晾着的孕妇衣物，桌上放着的药瓶墙角摆着的小盆栽……这些都在无声地控诉着隐瞒的时间并不短。他喉头像被什么堵住，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看着庄好好。庄好好也僵在原地，泪水在眶里打转，连喊一声‘爸’的勇气都没有。沉默在空气中拉长，直到苏小曼深吸一口气，将庄先进请进屋，又合上门。随后和庄好好断断续续地将事情的来龙去一一讲出——从那段不被祝福的感情，到男人的逃避和不负责任，再到庄好好发现自己怀孕后惊慌失措四处求助的经过。每说一句，像是在庄先进心上再添一刀。

听完这一切，庄先进只觉得头皮发麻，心如刀绞。他既为女儿遭遇的欺骗与伤害愤怒已，又为自己身为父亲却未能及时察觉女儿的变化而深感自责和羞愧。可在痛心之余，他十分清楚现实的残酷：一个未婚先的姑娘，背负的不仅

是身体上的负担，更是整个投来的偏见与流言。这些东西，他看得太多，也不愿女儿去承受。他的声音沉而坚定，几乎不容置疑地做出决定——孩子必须打掉，不能让不负责任的男人毁了庄好好的一生。他反复强调，宁可现在忍痛，也不能让女儿以后的人生因此彻底改写。庄好好一哽咽着央求，说自己已经无法狠心抛弃这个生命，说孩子在她肚子里一天，她就一天舍不得。可庄先进态度异常坚决，甚至一句‘你要是坚持生，我这个当爹的就没脸做人’的话将气氛推冰点。

父女之间的僵持持续到深夜，屋外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雨，雨点敲打窗上，发出密集声响。庄先进固执地站在屋外的雨中，不回去，也不肯让步。他的身影被雨水打湿，孤零零地立在昏暗的灯光里，仿佛和整个世界都隔绝开来。庄好好透过缝看见父亲倔强的背影，眼眶彻底糊了。她知道父亲是心疼她，也是为她好，却依然无法轻易割舍腹中的孩子。终于，她再也承受不住这种折磨，心一横冲出房门，跪倒在父亲面前，雨水与泪水糊成片，声音嘶哑地喊着：‘爸，是我错了，我不该瞒着你……’她在大雨中颤抖着认错，诉说着自己的恐惧、无助与绝望。庄看着跪在面前的女儿，所有的怒火这一刻化为彻底的心酸，他再也抑制不住情绪，俯将她紧紧抱在怀里。父女俩在雨幕中抱头痛哭，任雨水冲刷着彼此的委屈与痛楚，也在这场雨中，悄然完成次艰难的和解与重新接纳。

远在一头，生活的轨迹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王元媛即将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背上行囊时，她的眼里写着对未知的期待及对故土的不舍。恰巧同一天，也要离乡前往外地打拼的刘成与她坐上了同一辆车。车窗外的田野和房屋飞后退，车厢里却充斥着年轻人特有的奋与紧张。庄学习站在车站外，望着车门缓缓关闭，王元媛的身影与自己渐行渐远，心中百感交集。他既为她拥有更广阔的未来而欣慰，又隐隐感到一种难以名的失落，仿佛一段纯粹的青春记忆，就此被封存进远方。车厢里，刘成和王元媛与一群青年一起看着电视上转播的足球。随着中国队进球，大家激动得从座位上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喊，整个车厢被欢呼声淹没。在那一刻，情绪极度高涨的他们情不自禁地紧拥抱，彼此借着对胜利的喜悦释放内心的激荡。拥抱结束后，两人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过于亲密暧昧，面面相觑，脸上有些发烫，只得讪讪地笑着收回手，各自坐座位，却又不约而同地朝对方看了几眼，心底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

另一方面，在庄家的小院，庄先进和苏小曼则面临着更现实的难。庄先进原本打算趁着这个节骨眼将庄好好接回家，好好照顾她。可苏小曼仔细一想，觉得这条路行不通——庄好好的肚子已经明显隆起，一旦回到庄家，很快就会左邻右舍发现，到时不仅解释不清，甚至可能连累庄先进的名声和工作。她斟酌再三，提出一个看似荒唐却又是当下唯一的办法：如果宝昆始终未归，迟迟不露面，那么孩子出生，干脆就落户在庄家户口上，对外宣称是她苏小曼所生。这样一来，名义上孩子有了合法的父母，既可以避免风言风语，又能让孩子光明正大地活在阳光下。她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庄向上’，寓意无论出身如何坎坷，也要一往无前，向上生长。庄先进起初对这个建议震惊得说不出话，既心疼苏小曼要背负‘超’的压力，又觉得让她去当这个孩子名义上的母亲对她太不公平。可他冷静下来后，想到现实中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能长叹一声，在内心深处默默作出妥协。

不久之后，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曲柏珍便闻讯上门。她向古板严厉，性格强硬，这次一进庄家门就板着脸，几乎不寒暄便开门见山地地质问庄先进：‘现在政策这么紧，你们家怎么敢顶风超生？’她列举政策条款，语气透着官方权力赋予的威严和对‘违规对象’的不容置喙。面对她咄咄逼人的质问，庄先进只好硬着头皮解释，说苏小曼怀孕是在政策正式出台之前，算是‘老账’，不在新规之。他态度诚恳，话里又夹杂着几分‘老街坊’的情分，软硬兼施。曲柏珍听得不耐，固然觉得其中有猫腻，却又拿不实质证据，只能暂时按住火气。最后，她上仍旧严厉几句，警告他们若再有任何违反，一定严惩不贷，这才悻悻离去。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庄先进与苏小曼对视一眼，都明白这场风波虽然暂时下来，但风险其实并未真正解除。

同一时间，另一个意外来客也出现在庄家门口。叶爱花听邻里传言，说苏小曼又上了孩子，立刻高高兴兴地提着一新鲜水果上门道贺。她爽朗地进门，嘴里连连称好，一会儿夸庄家有福气，一会儿又笑着说自己早就看出苏小曼命好、能旺家。热络寒暄几句后，她心中起了小算盘，竟顺势提出要和苏小曼肚子里的孩子‘订个娃娃亲’，打算从小就定下两家将来的亲上加亲。苏小曼心头紧，暗道不妙，只能一边客气推拒，一故作害羞，借口孩子还没生，性别也不知道，事情太早，不宜草率。庄先进在旁陪笑，生怕多说一句就露馅。好不容易找到理由，让侯鲜以‘家里有事’为由把叶爱花先回去，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当天晚上，等院子里安静下来，庄先进悄悄陪苏小曼去给庄好好送饭。到了楼下，他明明心疼要命，却偏偏死鸭子嘴硬，只肯站在门不进门，借口外头凉快，让苏小曼一个人上去。透过半掩的门缝，他隐约看到屋内昏黄灯光下的女儿身影，心像被揪着一般疼，却又只能默默握紧拳头，将那句闺女，你受苦了‘硬生生压在心里。这一幕被庄好好看在眼里，她咬着唇，鼻尖泛酸，对父亲那笨拙而克制的爱有更深的感悟。

第二天大早，苏小曼带了些换洗衣物和日用品，又拿着钥匙去接庄好好，说是带她去公共浴室洗澡，顺便晒晒太阳、透透气。出门前，她故意把住处的钥匙留在门上，装作习以为常的样子，把门随手一带便离开。她们前脚刚走不久，庄先进便准时赶到小院。他推开门，四下量一番，确认屋内无人后，默默开始动手活。他先是将门口松动的台阶重新垫平固定，又用水泥将裂缝补上，生怕女儿出入时一脚踩空受伤。接着，他将屋内潮乎乎的被褥全部抱到院子里，一一抖开搭在绳子上晾晒，细心地拍打每一个角落。阳光透过树影洒在这些被褥上，也照在他略微佝偻的背影上。等忙完切，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仿佛从没来。等庄好好和苏小曼洗完澡回来，一进门便看见门前的台阶变得平整结实，屋里被褥都被晒得暖烘烘的，空气中弥漫着太阳的味道。她几乎不用多想，便白是父亲悄悄来过。那一刻，她胸口一热，眼眶不由自主地泛红，深刻感受到父亲那种不动声色却真切无比的关。

然而，事情并未就平稳下来。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更多麻烦，庄先进主动找上门去，一再登门拜访曲柏珍，对她软磨硬泡，希望她在今后的检查中能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他一会儿说起多年的邻里情分，一会儿坦白家里情况实在特殊，还暗暗透露自己愿意在工作上多配合她，让她的任务更好完成。经过几番周旋，柏珍的态度渐渐有所软化，语气也不再像之前那般针锋相对。她话虽说得严肃，实则已经给出明确暗示：只要苏小以后尽量少在她面前'挺着肚子晃'，事化小，小事化了，她也可以暂时不往上报。庄先进心中一块大石暂时落地，带着轻松的心情去给女儿送饭。偏偏刚在路上，苏小曼又匆匆赶来告诉他：道里的人最近加大了查户力度，不仅会到各家各户走访登记，还会特别留意那些租住在外的小地方。庄好好现在住的这处地方环境复杂，人人往，稍不注意就可能引来盘问，已经变非常不安全。听到这个消息，庄先进眉头紧锁，深知不能再拖延。短暂沉默之后，他作出决定：把庄好好送到乡下师傅家暂住，远离城里的眼线，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安度过这段敏感时期。

经过一番秘密收拾与筹谋，庄先进与苏小曼低调安排好了出行。与此同时，在远方的车站或舍，刘成和王元媛还沉浸在足球赛来的余温里。赛后，电视里的喧嚣渐渐停歇，两人面对面坐着，回想起刚才情不自禁的拥抱，虽各自有些局促，却又在这份微妙的尴尬背后悄然加深了彼此好感。他们的未来尚未可知，正如车外的道路一样曲折悠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庄先进一家的颠簸旅程。他一边护着苏小曼，一照看着怀孕的庄好好，三人辗转上一路向乡村开去的大巴。车厢里摇摇晃晃，窗外景色从钢筋水泥逐渐变成阡陌田野、河岸村庄。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他们一路颠簸，终于抵达了庄先进年前学艺的师傅家。在那里，简陋却淳朴的乡下院落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庇护。就这样，在风雨与波折中，这一家人为了一个未出的生命，艰难地编织着一个谎言，也在谎之下努力守护着彼此的亲情与尊严，踏入了人生新的阶段。那一刻，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展开，但至少，他们已经用尽全力，在命运面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好好的时光第 25 集剧情介绍

课堂上气氛庄重而热烈，老师临时改变原本枯燥的课堂安排，拿出几份当天的报纸，让同学们围绕报刊上的时事与文章自由发表感想。许多同学一开始还有些拘谨，发言要么零星片段，要么人云亦云。轮到刘成时，他缓缓站起身来，将报纸折好放在桌角，目光沉静地扫过全班，同学们不由得安静下来。他并没有急于开口，而是用略带思索的语气，从报纸上的一则小新闻切入，进而拓展到对社会变迁、青年责任以及个人理想的认识。他的语言并不华丽，却有种出人意料的清晰与分量，每一个观点都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从新闻本身延伸到现实处境，再回落到对自我未来的规划。老师时不时点头赞许，班里很多同学都听得入神。

坐在不远处的王元媛，一开始只是出于礼貌抬头聆听，却在刘成渐入佳境的讲述中，慢慢忘记了周遭的一切。阳光从教室高高的窗户倾泻下来，落在刘成的侧脸，映出他略显清瘦却格外坚定的轮廓。他谈及理想时的克制与坚定，谈到现实困难时的冷静与务实，都与她以往认识的那些浮躁男生截然不同。王元媛的心不知不觉被触动，原本只是同窗同学的关系，在这一刻悄然起了变化。她一边听，一边在心底暗暗将他与理想中成熟、可靠的伴侣形象一点点重叠起来，隐约的好感在不知不觉间发芽成一种带有温度的倾慕。等到下课铃响，她仍沉浸在方才的思绪中，久久回不过神。

与此同时，远离校园的另一个世界里，庄先进带着妻子苏曼和女儿庄好好，预约来到师傅家小住。师傅早有准备，早早将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还特意腾出一间最宽敞的房间留给他们。院子里的鸡鸣犬吠中，师傅招呼他们进门，又

像想起什么似的，把庄先进一家领到后院。只见那片简陋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栏里，正悠闲地踱着两只鸭子，羽毛油光水亮，身形肥硕健壮。师傅略带自豪地说起当年苏家送来的那两只小鸭子，如何一天天被他精心喂养，才有了如今这副丰腴模样。

苏小曼蹲下身，轻声唤着那两只鸭子，伸手想要抚一抚它们的羽毛。鸭子对她并不陌生，竟亲昵地靠了过来，用嘴尖轻轻拱着她的手指。她眼底闪过一丝欣慰，那不仅是对鸭子被养得好的高兴，更是一种对这段人情往来得以妥善延续的踏实。岁月奔流不止，而眼前这两只鸭子，仿佛是某种温情的见证，她在心底泛起一阵安然——无论生活多么劳累、命运如何曲折，总还有这些细碎却真切的善意，支撑着她不懈前行。

转眼中秋将至，校园里逐渐罩上了一层节日特有的温馨氛围。放假的前一日，王元媛与刘成约好，同路结伴回家。一路上，秋风拂过，两说说笑笑，从课堂话题聊到未来打算，既轻松又隐隐带着甜意。抵达家中后，得知苏小曼怀孕的消息，王元媛下意识看了刘成一眼，忽然就生出一种要与他面对家庭琐事的亲近感。她几乎没怎么犹豫，便主动提出要去探望苏小曼，一来是出于关心，二来也有想借这个机会让家人更刘成的潜在心思。

谈间，庄先进一向敏锐，很快捕捉到两人言语间若有若无的默契与亲近。他并不粗鲁地追问，而是在茶桌前缓缓放下茶杯，用一种既严肃又不失温和的口吻询问他们的关系。面对他的目光，刘成没有闪躲，他坦然承认自己和王元媛正在交往，并表示不仅是真心喜欢，更已经认真思考过未来，打算找个合的时机带她回家见父母，把这段感情放到阳光接受亲友检验。这份坦白之中，既有青年人的勇气，也有对未来负责的姿态。

然而，这一番'认真'并未换来立刻的祝福。庄先进皱起眉头，当场表达了自己的对。他一方面觉得此事发展得过于突然，担心两个孩子一时冲动难以承担将来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始终记得自己只是王元媛的继父，在涉及终身大事的问题上，生母苏小曼的意见才是关键。他严肃地指出，总要先让苏小曼知情并征得她的同意，所有决定都不能越过她，更不能忽视女人在婚事上的天然敏感。他的话里激烈斥责，却凝聚着一个父亲的谨慎与沉重。

庄先进之所以如此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庄好好'前车之鉴'的经验在前。女儿感情路上的坎坷让他心有余悸，他不愿再看到另一个年轻女孩跌入同样的深渊。因此，他单独把刘成叫到一边，语气比之前更为严峻，却又不失理性。他并不否认刘成的人品，也不否定两人的感情，只是郑重警告：在尚未谈婚论嫁、没有获得双方家庭正视之前，绝对要守分寸，要以尊重和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任性放纵感情。尤其是在这个敏感阶段，任何失控都可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然而王元媛向来性子倔强，是感受到质疑，越要用行动证明真心。她听到父亲的反对后，心中又委屈又恼火，误以为父母对自己的选择缺乏信任。着一口气，她当场就表示要立即去见刘成母亲刘美玲，不给任何人缓冲余地。两人匆匆下楼时，恰巧遇见着菜篮子回来的叶爱花和侯鲜夫妇。叶爱花见两个年轻人神色匆忙，便拉过庄先进打听情况，得知他们已经处对象时，脸上露出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在她眼里，两个懂事的孩子走到一起本是人生乐事。

可庄先进却并不乐观，他眉头始终紧锁，将自己的忧虑一一道来，表明暂不打算轻易松口。后来，他又将此事完整地告诉苏小曼，希望她能理解他的谨慎。出乎他意料的是，苏小曼的反应却与叶花有几分相似。苏小曼认真听完后，并不急着表态，而是回忆起刘成平日里的表现——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这个年轻人都表现出了难得的稳重与进取心。她认为，眼的时代变了，孩子们的感情不再完全由长辈包办，只要方向正、原则守得住，一些早一步的探索未必是坏事。在她看来，刘成不失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更重要的是，王元媛的选择身，就应当被尊重。

时间推移，很快又到了冬季。寒风呼啸中，庄好好的孕肚一天天隆起，她行动愈发笨重，却也在苏小曼无微不至

的照料下，总体气色还算不错。苏小曼每天为她安排营养餐，督促她适度活动，又细致观察她的情绪起伏和身体反应。唯一让一家人始终悬着心的，是那张看似普通却关乎孩子未来的出生证明。县医院因为各种原因因为这个特殊身份的孩子开具正规证明，这对庄先进与苏小曼而言，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现实难题。

苏小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并非轻易服输的人，很快通过自己的师傅打听到一条‘变通’的路子。原来，师傅已经联系上了县医院的副院长，而对方的妻子恰巧是产科的接生大。只要孩子在村子里出生，再由村里开出证明，医院那边也能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想办法‘补齐’手续。这个消息如同冬日里的一束暖阳，驱散了他们心头的一部分阴霾。庄先进深知师傅行事一向稳重，从不来，既然师傅亲自出面，那这条路想必多方权衡过，他终于点头同意。

不久后的一天，庄先进刚回到家，本打算歇口气，便接到叶爱花即将产的紧急消息。他来不及多想，立刻陪同侯鲜匆匆赶往医院。走廊里的灯光昏黄而刺眼，两人守在产房外，一边焦急踱，一边不时看向紧闭的门。时间被拉得长，直到一声婴儿啼哭从里面隐约传来，随后护士出来报了‘母女平安’的喜讯，侯鲜双眼通红，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那一刻，庄先进也深深舒了口气，为朋友的圆满感到由衷欣慰。

在产房门外的长椅上，等待的亲属们或坐或站，沉默中充满各自的心事。先进无意间与一旁同样在等候妻子生产的男人攀谈起来。从家庭聊到工作，对方提到自己在歌舞团任职，这让庄先进心中一动。他顺口提起苏小曼，希望看看对方是否认识。谁知那一听名字，先是眼神一亮，随即又带上一丝惋惜，告诉他苏小曼早已经辞职，歌舞团里不少人都感到遗憾。话语虽轻重重砸在庄先进心上，他这才真正意识到，为全心照顾庄好好，苏小曼竟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自己多年来热爱的事业。

那一刻，庄先进心中涌上的，是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他忽然想起这些年苏小的忙碌与沉默——早起晚睡、操持家务、照料女儿，把所有重担扛在自己瘦弱的肩上，却从未在他面前提起一句‘辛苦’原来，她不仅牺牲了个人的自由与时间，还放下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职业道路。走廊里依旧是人来人往，可在庄先进心里，却仿佛有一根弦被重重拨动，让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审视自己与苏小曼的婚姻，审视她在这个家庭中付出的无可替代的重量。

> 夜色渐深，医院的喧闹逐渐消散。正当庄先进心绪未平，又突然接到村里师傅打来的电话——庄好好也快要临盆了。彼时没有便利的乡村客车，他根本等不来交通工具，只能当机立断，骑上那辆用了多年的旧自行车，迎着刺骨寒风一路往乡下赶去。黑夜深沉，道路凹凸不平，呼啸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耳边只有车与地面摩擦的单调声响。他几乎是凭借着一股父亲的本能与惦念，在寒夜里赶了半宿的路，腿脚酸麻也不敢稍作停歇。

终于，疲惫不的他赶到师傅家时，屋里已经紧锣密鼓地忙成一团。接生婆进进出出，屋内传来压抑却急促的指令声，还有庄好好隐忍着疼痛的低吟。庄先进只能坐在房外的小板凳上，双手紧握，心跟着屋里的动静一起一伏。时间仿佛被拉长成一条看不到尽头的线，直到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刺破长夜，他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是一个男孩，红彤彤的小脸在昏暗的灯光显得格外鲜活，他知道，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意味着一切苦难都将有了新的支撑。

生产过后，庄好好虚弱地躺在床上，身旁是刚被包裹好的婴儿。看见苏小曼满头大汗地守在自己身边，忙前忙后，又心疼又感动。那些年苏小曼为她所做的一切，在这一刻全部涌上心头她用尽全身力气，抬手紧紧握住苏曼的手，眼眶发红，含着泪，第一次从心底喊出一声‘妈’。这一声，不只是对她养育之恩的肯定，更是对过去所有误解与隔阂的道歉，是对‘母女’身份的真正接纳。小曼的眼泪当即落了下来，笑中带泣，那一刻，她所有隐忍的辛酸仿佛都找到了归宿。

之后的日子，生活到忙碌却温暖的日常轨道。苏小曼旧每天围着庄好好转，从饮食到休息，从产后恢复到情绪调节，对她照顾得一丝不苟。夜深人静时，她会轻手轻脚抱起熟睡的孩子，轻轻拍哄，生怕惊扰了本疲惫的庄好好。屋内灯光昏黄，母与‘母’的身影重叠成一个朦胧而坚定的剪影。庄好好虽然身心俱疲，却在这样的照护逐渐恢复，她时常

凝视躺在怀里的孩子，柔的小手抓着她的衣角，让她的心在疼痛与甜蜜之间来回拉扯。

每当孩子安静入睡，她的思绪总会越过眼前的摇篮，飞向遥远的异国——那里曾经许下山盟海誓的单宝昆。对外界而言，苏小曼是孩子名义上的母亲，而庄好好则只能以‘姐姐’的身份出现，这种名不正言不的安排，是对现实与世俗压力的妥协。孩子有了名字，叫‘庄向上’，这三个字寄托的，是大人们对他未来人生的全部期望：不论出身如何隐秘、环境多少艰难，都要向上生长，堂堂正正地活着。

平静的日子被一封从国外寄来的信打破。那是单宝昆的来信，大家起初以为这意味着他即将回国，为庄好好母子一个交代信封被小心翼翼拆开，纸张上的字迹旧熟悉，却在寥寥数行之间传递出了截然不同的冷意——单宝昆在信中告知，他已经在国外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对过去只字未提交代，只有一些不痛不痒的道歉与解释。到这里，庄好好只觉眼前一黑，仿佛被人当头重击。

她呆坐在床边，手中的信纸缓缓滑落，整像被抽空了灵魂，茫然地望向前方某一点。那几天，她几乎不吃不喝，任谁劝说都听不进去，目光空洞，仿佛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所有感知。原就不太充足的奶水，在巨大的情绪打击下更是几乎全无，孩子一哭，她心里就像被刀割一般，却又无力回应。苏小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得绞尽脑汁想办法，处打听偏方，跑去集市买回最新鲜的鲫鱼，一锅又一锅地熬汤，想以此帮她催奶，也借着这种‘照料’的名义，给她表达关怀和情感出口的机会。

庄先进看着女儿日渐消瘦、神情麻木，心如刀绞。作为父亲，他既愤怒又无奈，既怜惜又不知从何劝起。他与苏小曼轮番守在庄好好身边，有时是耐心导，有时只是在她旁边沉默陪伴。每当夜深人静，孩子的啼哭声在狭窄的屋里回响，他们就轮流抱起孩子，轻声安抚，再试着与庄好好说话。初，庄好好只是冷冷地坐着，眼泪默默滑落，仿佛已经丧失对世界回应的力气。慢慢地，在一次次试探与引导中，她终于有了裂口。

那天夜里，好好抱着孩子，终于彻底崩溃。她在苏小曼和庄先进面前哭得撕心裂肺，将这些年来隐忍的委屈与痛苦一股脑宣泄出来——单宝昆的怨，对自己选择的悔，对孩子未来的惶，对‘姐姐’身份的愤懑，她一字一句，哭声嘶哑。苏小曼看着她，不再劝她‘坚强’，只是紧紧搂住她的肩，让她把所有压抑都哭出来。庄先进站在一旁，眼眶泛红，却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只是在她身旁轻拍她的背，像当年她还是小女孩时那样。

情绪释放之后，庄好好仿佛掏空却也轻松了许多。冷静下来，她低看着怀里尚在啼哭的小小生命，忽然意识到，不管大人们如何辜负、不管情感如何破碎，孩子是无辜的，也是她此生再难割舍的牵挂。她擦干眼泪，嗓音还带着哭沙哑，却在那一刻真正下定决心：为了庄向上，她必须振作起来，学会与过去握手言和，学会在‘姐姐’这一身份中寻找新的价值。她不奢求单宝昆的回头，而是直面现实，与苏小曼并肩，承担起这个家庭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与坚守。

好好的时光第 26 集剧情介绍

苏小曼终于把庄好好月子里的一应琐事悉心打点完，等到她身子骨彻底养好，精神气儿也恢复如常，这段忙乱而温柔的日子才算告一段落。庄先进见妻女都安稳，便开始张罗启程回鲲城老家，还特意托人提前去找周师傅订好了车。临行这天一大早，院子里就热闹起来，周师傅把车停在胡同口，帮着装行李、抱孩子，忙得满头大汗。苏小曼和庄先进站在车前，诚心诚意地对周师傅道谢，说这段时间多亏他帮衬来回跑，既送人又捎东西，真是帮了大忙。周师傅笑着摆手，说都是街里街坊举手之劳，可临上车时又忍不住板起脸，一字一句叮嘱庄先进：小曼这样的媳妇，可遇不可求，打着灯笼都难找，他这个当丈夫的往后不管日子怎么变，都得把媳妇当个宝。苏小曼一听，脸微微一红，把孩子往怀里抱得更紧了些，只当是玩笑听，却又藏不住嘴角那点欣慰的笑意。

另一边，侯鲜这些年逐渐变了一个人。曾经那个吊儿郎当、不着家的年轻小伙，如今在邻里街坊眼里，俨然成了踏实稳重的模范丈夫。除了每天按时去厂里上班，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家里：洗衣做饭、刷锅收拾房间，抱孩子、哄睡觉、换尿布，哪一件都做得利利索索。他推着小车在胡同里遛娃，遇到熟人总要停下来聊上几句。那天大家凑在一起晒太阳，他笑眯眯地向邻居们宣布，给女儿已经起好了大名——侯佳娜，'佳'是美好的意思，'娜'字秀气，他琢磨了好几夜才定下。再过几天，他打算带着户口本去派出所，把闺女的名字正式落在户口簿上。话正说得热乎，胡同口突然传来一阵汽车鸣笛声，众人抬头一看，竟是许久未见的庄先进一大家子——车门刚一打开，孩子们撒腿就跑，大人们也笑着迎了上去，你一言我一语问长问短，把本来冷清的院子瞬间烘出年节一样的热闹。对于这段时间庄好好不在家的原因，庄先进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左右解释，说闺女前阵子去城里照顾刚完孩子的苏小曼，帮着熬月子，这才刚回来。大家对这种'女儿懂事能干'的说法一向乐见其成，笑着寒暄几句，也就顺势把疑点压在心底，没有人深究。

一进自家院门，苏小曼便自觉走向厨房，麻利地挽起袖子洗菜切肉，准备给大家做一顿久违的团圆午饭。菜刀在案板上哒哒作响，锅里油热翻花，蒜香四溢，很快就把半个院子的馋虫引了出来。王元媛端着盆路过，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心里总有些说不明白的古怪：明明是苏小曼才刚生完孩子，按理说该是全家围着她转，给她熬鸡汤煮排骨嘘寒问暖，可眼下倒好，从吃的喝的到各种补汤，大家最上心的反倒是刚从城里回来的庄好好。王元媛把疑惑说出来，语气里半是打趣半是真不理解。苏小曼听得心里一紧，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笑着解释：庄好好这次为了照顾她，整宿整宿地熬夜，洗衣喂奶样样亲力亲为，把自己都给累病了，现在还没完全缓过来，又瘦又虚，当然要格外照顾一些。她说得自然，神情里却掺着真诚感激，把那层不方便挑明的真相巧妙压了下去。聊到这儿，她顺势又提起王元媛和刘成对象的事，明里是关心，暗里却隐隐带着劝解的意味——现下大家日子都不容易，女人要有自己的出路，读书才是正经，恋爱婚事不着急，书要紧紧紧抓在手里。王元媛听着，又羞又烦，嘴上嘟囔两句，终究没再顶嘴。

饭菜刚端上桌没多久，院门口就传来一阵熟悉的嗓门。叶爱花一边喊，一边催着侯鲜把襁褓中的孩子往怀里抱好，两口子就这么喜气洋洋地登门去了庄家。她前脚进屋，后脚就开始热络地张罗，说是今天特意抱着闺女来走亲戚，更重要的是想当面跟庄家提一桩'娃娃亲'。她指着怀里的小佳娜，又望望屋里正蹦蹦跳跳的庄向上，笑得满脸堆花，说两个孩子年纪差不多，一起长大最合适，以后若真能结成亲家，那可真是前缘未了、后福无穷。话还没说完，屋里突然响起一阵响亮的哭声——庄向上不知怎的哇哇大哭，脸都哭红了。苏小曼赶紧上前，一面哄一面掂量孩子的肚子，猜他十有八九是饿了，便站起身去厨房冲奶粉。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庄好好下意识的一声喊：'妈——'这一声叫得太自然、太顺口，以至于屋里屋外的人都愣在原地，连几个玩得正欢的孩子也瞬间安静下来，睁大眼睛望着她。空气在那一刻仿佛凝固，谁都清楚这声'妈'背后意味着什么，却谁也不敢当场点破。沉默只持续了几秒，庄好好率先回过神来，她索性大大方方地看向几个孩子，笑着让庄天天和王元义也改口，跟她一起喊'妈'，说今后大家就都这么叫，省得绕嘴。两个孩子模模糊糊懂了几分大人世界的隐情，磕磕绊绊地叫出口。整个院子里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线被轻轻扯断，又悄然重织。唯独庄学习和王元媛站在一旁，嘴唇动了动，却终究没叫出声来，他们年纪大些，心思也重些，那股纠结与不适，凝在喉间，说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时间如同挂在墙上的老式挂钟，指针一圈圈拨过去，不知不觉就转到了1992年。改革的风从沿海一路吹到内陆，终究吹进了鲲城机械厂的大门。上头机械局下了文件，要在厂里搞股份制改革试点，一时间人心惶惶。没几天，车间主任就把一叠叠原始股认购表发到骨干工人手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每张认购表折合五百元工资，属于'自动认购'，工资里要按比例慢慢扣。名义上叫响应国家改革号召，成为企业的'主人翁'，但对那些一个月挣三四十、一年攒不下整百的工人来说，这几乎等同于白白被人从嘴里抠钱。车间里议论声像开了锅：有人怀疑这所谓'原始股'不过一堆纸，有人抱怨领导拿他们当试验品。刘成从副厂长升任厂长没多久，就遇上这档子事，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偏偏让他来背。

厂里人马一合计，都觉得得有人代表大家说话，最合适的人选自然是资格的庄先进。可刘成似乎早有准备，没有等庄先进去找自己，他就先一步赶到车间现场，戴着安全帽，站在刨床旁边给工人们做工作。他口干舌燥地解释，股份制是大势所，股份就是大家对厂子未来的共同投资，等厂里几年后上市，股票翻上几番，大家就赚大发了。话说得天花乱坠，下面却不买账。杨歪嘴和丁大个站在最前头，上写满了不屑，当场顶了回去，说这是拿真金白银换一沓没人要的钱，命苦的人挣这点死工资本就不多，还要拿去'赌明天'，老母亲还在家吃药呢，谁敢拿家米缸开玩笑？他话里话外都在指责刘成做事不厚道，说话也不像当年那个从车间里出来的小伙子了。

尽刘成再三拍胸脯保证，说自己押上的是整个前和名声，厂子绝不会倒，等国家政策一到位，股份真正流通起来，这些原始股至少翻倍，保底赚钱，绝不害兄弟姐妹们。可这种听不见摸不着的远景，对习惯了看见实物摸得着粮票的工人来说，实在太虚太遥远。车间里有人叹气，有人冷笑，有人一声不吭，气氛越来越僵。见场面快控制不，叶爱花

急急忙忙赶来打圆场，一边杨歪嘴消消火气，一边让大家给刘成一点面子，说这年轻厂长也是不容易，上有政策下有压力，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杨歪嘴被劝得火气略消，可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他索把矛头对准站在一边始终没表态的庄先进，非要他当众说句话。

庄先进原本就不擅长在众人面前发表论，面对大家期待的目光，他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开口。他并没有顺着众人怨气骂上几句，而是从自己这些年在车间摸爬滚打的感觉说起——国家政策往往走在前面，短期里可能看不懂，但大方向错不了。改革开放以来身边多少人抓住了机遇，才有今日的日子可过。厂里搞股份制，确实有风险，可机会也摆在眼前。如果真像刘成说的那样，股份来能换来更多的收益，那此刻咬牙忍一，也许真的能换来一个更好的明天。他不善言辞，却句句发自肺腑。可这番话落到杨歪嘴、丁大个耳朵里，却像是站到领导一边替政策说话。两人对视一眼，当场把里刚领到的认购表一叠叠从胸口掏出来，拍到庄先进的手上，冷笑着说：'你不是看好吗？那就都给你，咱按三百张算，剩下算我们敬你这位老同事。'带头，周围几个原本犹犹豫豫的工人也纷纷效仿，求之不得似的把'烫手山芋'往他这边推。

几分钟之内，庄先进手里就多了十张认购表三百一张，合起来就是整整三千块。那是这个普通工人一家子这些年一点一滴攒下的全部积蓄，也是他们对未来的安全感。庄先进心里不是打鼓，可他想起刘成刚才那番话，又想到一直在鼓励工人'当家作主'，再看着周围这些兄弟姐妹们那种又担心又庆幸的表情，他忽然觉得自己若是退缩，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他咬了咬牙，仿佛做出某种重大似的，郑重其事地把认购表收好，点头答应了这场看似自愿、实则被推上贼船的交易。

然而，当这'豪赌'被带回家时，等待他的却是一雷霆般的风暴。苏小曼听说庄先进把家里所有积蓄全砸在那些叫股票的纸片上，当场脸都变了色。她这几年省吃俭用，再加上庄好好靠唱歌在歌厅挣来的外快，总算陆陆续续添置了电视、电风扇、洗衣机这些电器，家里的日子刚刚有点起色，存折上也终于有了几笔让人看着踏实数字。谁知道丈夫一句不吭不响，就把几年的日子和汗水，全都换成了几叠她看不懂的未来收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阵乱响，她气得手直抖，质问庄先进有没有想过孩子读书、老人看病，要是这钱真都打了水漂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庄先进被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把那套关于政策和前景的说辞吞回肚子里，闷闷地站在一旁。两子吵得不可开交，一边是踏实过日子的本，一边是赌上一把的冒险，谁也说服不了谁。与此同时，另一场烦心事也在悄悄滋生——王元媛那头同样百般不顺，结婚多年，她和刘成始终膝下无子，婆婆刘美玲看着别人家孙子成群，心里的焦躁辛酸每日一涨，嘴上抱怨也越来越难听。王元媛被逼得没了退路，只好拽着刘成一同医院检查，心里七分是屈辱，三分又夹说不清的紧张和害怕，生怕结果真出了什么问题。

日子照旧往前推，庄好好依然每天准时去学校门口接庄向上和侯佳娜。因为长得年轻，又打扮得时，校门口一群孩子都亲昵地称她为'老姐'，而不是'阿姨'。孩童不懂她身份的复杂，只觉得这个'老姐'温柔漂亮，偶尔还用粤语给他们哼几句流行歌曲。然而在家庭内部庄好好对庄向上的学习一向要求极严——作业必须写完，成绩必须维持在前列，她紧盯着孩子的每一个分数，仿佛那是她苦苦守护的希望。庄向上被逼得喘不过气，心积着一股怨气，又不敢公然顶撞，只能单独面对时冷冷甩脸。与此同时，叶爱花在家里一遍遍向侯鲜念叨关于原始股的事，叹庄先进到底是胆子大，自己也隐约心：万一厂里真像说的那样翻了身，别人家都发财了，她这会不会错过大好机会？正犹豫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曲柏珍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她神情为难地来意——手上有三张原始股认购表，本不想要，可转手出去又难找人，只好想到多年老邻居叶爱花，想让她帮着接下，一千百块，少点也不行，说完就死死盯着的眼睛。叶爱花念着从前邻里间的情分，实在不好推辞，嘴上叹气，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直到人走远，她才坐在椅子上直犯愁——家里那点积蓄扣掉日开销，哪来的这么大一笔钱去接这三张纸？

夜幕降临，街头霓虹闪烁，歌舞厅的大门在乐声中缓拉开。庄好好换上舞台演出服，淡浓抹总相宜，一如既往地灯光下光鲜亮丽。灯光之下的她光彩照人，灯光之外的她却有着别人看不见的疲惫。每当夜深，她一个人站在化妆镜前卸，总会有几秒钟怔怔出神。那晚，老舅照例在后台陪她闲聊，闲谈中不经意地提起单宝昆，说他这些年漂泊海外，看似开着生意、喝着洋酒，其实日子也不好过常常借酒浇愁，一醉方休。再醉，也忘不了当年和她的那段感情，逢人便念叨那个'永远也忘不掉的'姑娘。庄好好听这里，心里一阵刺痛，强自压下翻涌情绪，登台时却还是在点歌单上选了那首关于别离的粤语老歌。她站在聚光灯下，眼神越过舞池里的烟雾和喧嚣，投入地唱着，每一个字里都藏着怅惘和遗，仿佛在对一个不在场的旧人诉说。

恰恰在这一晚，方亮陪着几位外地贵宾来歌舞厅应酬。他原本当这是场例行公事，坐在角落里敷衍喝酒闲聊，却

在酒过三巡时无意抬头，耳边被那熟悉到刻骨的嗓音猛地牵住。他循着歌声望去，只一眼，便认出舞台上那个歌声婉转的女人——那是他心里悄想念了整整十年的名字。不，是两个名字，当年那场荒唐的姓名乌龙，曾让两个本不相干的人被命运拧在一起，又在误解和撕扯中失良缘。这些年，他原以为早已将那段事收进记忆最深处的抽屉，不再翻检。谁知这一刻，所有被压在心底的旧景旧人，如同被骤然扯开的闸门，潮水般汹涌而来，让他一时之间几乎分不清眼前是真还是梦境。

散场后，歌厅里的人潮逐渐散去，霓虹灯也黯淡了几分。方亮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特地绕后台，耐心地在狭窄的走廊里等着。好好卸完妆走出化妆间，乍一看见他，脚步微微一顿，眼底闪过惊讶、慌乱、又迅速按下的复杂情绪。方亮却没有追问过去，只是用十年沉淀出的平静气，对她说了几句关怀的话——说人活一辈子，谁没有过不去的坎，可再深的伤，时间总能缝补一点；说她不该把自己困在旧日阴影里，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该惩罚自己的理由。话不多，却句句戳在心口。庄好好没再回答什么，只是点点头，把那份不敢细看的激动和苦涩硬生生压下去。

深夜，她回到家中，屋灯还亮着。推门一看，庄向上正伏在桌前，练习本摊了一地，小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磕，作业却还没写完。她原本压了一整晚的情绪，就像被突然点燃的火线，瞬间炸开。她严厉地把孩子从椅子上拉直，让他打起精神来，从头到尾把最后一页作业写完，错一个字都不行。庄向上又困又委屈，眼眶发红，却知道这会母亲根本听不进解释，只能握着笔含着泪往下写。屋里气压低得快要滴出水来。庄先进看在眼里，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他知道妻子这些年受了太委屈，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可他也心疼儿子，觉得庄好好对学习未免抓得太死，逼得孩子喘不过气来。他轻声劝她别这么较真，孩子还小，写不完一张作业也塌不下来。但这句夹杂着疼惜与无奈的话，落在庄好好耳中，却像是在质疑她坚持的一切。屋内沉默片刻，外头的风从缝吹进来，把那几张薄薄的练习纸吹轻轻颤动，像整个家都跟着一起摇摇欲坠。

好好的时光第 27 集剧情介绍

清晨的光线透过窗帘缝隙落进屋里，苏小曼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走进来，见庄好好坐在那儿，杯子端在手里却迟迟没有送到嘴边，脸上的神情也有些恍惚。苏小曼心里一动，立刻察觉出不对劲，故意打趣几句，见庄好好只是勉强扯了扯嘴角，并没有真正笑出来，她索性不再绕圈子，干脆坐到她身边，揽过杯子替她放到桌上，一句接一句地追问。起初庄好好只是支支吾吾，嘴上说没事，就是有点困，可随着苏小曼的追问和关切一步步逼近，她终于轻声提起了单宝昆在国外发展的消息。明明说着自己早就释然，也不再放在心上，可每说一句，眼底那抹酸涩就更重几分。苏小曼看得一清二楚：哪怕时光已经推着人往前走了这么远，单宝昆这个名字依旧像一根细刺，埋在庄好好心底，时不时就要隐隐作痛。那点不甘，那点遗憾，在她刻意压抑的语气间，仍旧藏不住地渗了出来。

与此同时，厂区那头的天色刚刚泛白，晨雾还没散尽，老机械厂的办公楼里却已经有了人影晃动。庄先进一大早就起了床，他握着那份关于全市工厂改革的报纸，字里行间看得心里翻江倒海。等到时间一到，他干脆快步来到厂部，抬手就敲开了厂长办公室的门。门一开，他不等寒暄，就直截了当地把报纸摊在桌上，语气严肃地提出要听听刘成对改革的真实看法。刘成面对这位老丈人兼老领导，只能拍着胸脯表态，保证一定会顺着政策方向，把机械厂搞大搞好，搞出规模，搞出名堂。他还顺势提到局里近期要召开职工座谈会，专门听取一线工人和职工代表的意见，这既是形势所趋，也是上级考验。庄先进听完，面色缓和了些，却仍旧不忘强调规矩——哪怕你是我女婿，也是厂长，也得按程序来办事：有什么决定先通知车间，由车间层层上传，再由自己这个分管的老副厂长知情，不能因为亲戚关系乱了章，在制度之外另开一条路。

另一方面，改革的风刚刚吹进体制内，庄家小儿子庄学习已经抢先闻到了另一种味道。他心里萌生了‘下海’的念头，觉得外面大潮汹涌，自己若再不趁早跳进去，就要彻底被时代抛在身后。思来想去，他干脆鼓起勇气向单位提交了辞职报告，准备脱下铁饭碗，自己去闯一闯。谁知报告刚递上去，就被领导干脆利落地打了回来。李局看出了这背后隐藏的波动，一边处理公事，一边忍不住把这件事说给庄先进和刘成听。话音未落，庄先进火气‘腾’地一下就窜了上来，老脸涨得通红，当场撸起袖子就要回家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在走上，他已经忍不住咒骂起来，说儿子不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正式工作。刘成眼看情况不妙，连忙拦住，把人硬生生拽回办公室，劝他先坐下再说。后来一家人碰到一起时，庄学习终于有机会倾吐心声：他抱怨如今在单位混日子，日子过得像一池温吞水，毫无波澜，他不想就这么被捆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耗到老，想趁着年轻扑腾出点浪花，哪怕挨几次摔打，也不想一辈子稳稳当当却毫无成就。刘成站在中间，当起了和事佬，一边顺着庄学习的劲儿替他敲边鼓，一边又不忘安抚老丈人，说如今大环境在变，年

轻人想试试别的路也不算坏事。几番劝解下来，庄先进脸上的火气总算渐渐散去，话却仍旧说得严厉，嘴上还在埋怨，可最后却只是默默走到庄学习的办公桌前，把那支象征着‘单位人’的铅笔拿走，算是用这样的方式，半推半就地默许了儿子的选择。

家里这边仍在为未来的路争论不休，院子那头，叶爱花提着一只小篮子上门了，篮里放着她亲手做的墨鱼豆酱，香味还透着咸鲜。她笑眯眯地进门，先是和苏小曼寒暄几句，坐定之后，话题很自然地绕到了庄家兄妹的终身大事上。她一边往碟子里夹豆酱，一边感叹老庄家这一代的桃花运似乎都给了庄先进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如今又是厂里的骨干，娶妻生子，事业家庭都风生水起。回过头看这一双儿女，年纪都不小了，却一个真心没落定，一个迟迟不表态，婚事始终悬着。叶爱花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桃花运不能老在上一辈转悠，得赶紧轮到小辈头上，不能再拖下去。她话里话外都透着急切，既是替庄家着急，也是借机敲边鼓，希望庄好好、庄学习都能抓紧把自己的婚姻大事落实好。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早晨安静而略带尴尬。王元媛早早起床，精心摆好早餐，眼神却一直在刘成脸上游走，迟疑良久，才委婉地把体检结果说出口——医生判断刘成有弱精问题，不过强调这是可以调养的，不是绝症，让他别太往心里去。刘成听到‘弱精’二字，面子上立刻挂不住，男性的自尊瞬间被戳中，他再也吃不下去，筷子一放，闷头站起来就出了门，把王元媛独自留在餐桌前，手指攥紧了纸巾，脸上满是无奈和酸楚。

厂子里，改革的风声越吹越烈，连车间里最麻木的工人都察觉到了氛围的变化。那天下午，离下班还有十来分钟的光景，本该是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时段，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陆续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有的悄悄聚在一起低声议论，有的干脆找个借口去洗手间抽根烟。庄先进站在二楼的车间通道往下看，眼里装满了复杂：他明白，这是大家嗅到了厂子可能走下坡路的味道，心里没底，干劲也就被一点点消磨掉了。与此同时，办公室里也不太平。那位年轻的女秘书看来自从报纸上反复出现‘改革’‘减员增效’‘结构调整’等字眼后，整个人就蒙上了一层不安。她一边翻看报纸，一边从密密麻麻的字缝里读出自己可能被‘精简’的未来，心头发虚，生怕哪天就被通知回家。刘成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眼光不自觉落在她身上——年轻、漂亮、对自己的态度也格外殷勤。他语气半真半假地暗示她，眼下是关键时期，大家都得好好表现，尤其是她这样贴着领导办公的人，更要懂事、卖力，把工作做好，别给自己留下后路。话虽说得含蓄，却带着几分权力场里暧昧的味道，让女秘书既紧张又不敢表露。

这时候，王元义则待在家中，桌上摊着几本经济类书籍和报纸剪辑，他戴着眼镜埋头研究，描划着各种数据和概念。妻子在一旁一会儿洗菜一会儿叠衣服，过了半天，见他连头都不抬一下，心里憋着的怨气终于压不住了，嘴里忍不住抱怨起来：家里的大小开销、柴米油盐都要操心，他倒好，整天窝着看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究竟能不能换成钱还两说。他不动声色地听着，表面看似温吞，心里却另有盘算：在这个人人都在谈论生意、股份和合资的年代，他已经悄悄动起了经商的脑筋，只是时机未到，不愿多说。临近下班时分，庄先进又找到刘成，语气显得前所未有的急迫，要他尽快拿出改革方案——厂子现在像一艘大船，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礁搁浅。刘成肩头的压力像多了几块沉石，他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厂子命运的问题，如果整顿不利，自己这个厂长恐怕也难逃‘卷铺盖走人’的下场。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黄殿堂找上门来。这位分厂厂长满脸堆笑，话锋绕来绕去，最后还是挑明：他想把自己那不成器的儿子黄险峰塞进机械厂，求刘成给个编制、安排个岗位。刘成早就打听过黄险峰的‘事迹’，知道此人不仅好高骛远，成天打歪主意，还爱惹麻烦，于是以‘厂里满员’‘指标有限’为由婉拒了。没想到黄险峰被挡了这条路，转头又打起了‘另辟蹊径’的主意，他打算借老爹分厂厂长的名头，倒腾一些盘条，从中赚差价。黄殿堂一听就急了，骂他这不是正经生意，简直就是当‘倒爷’，要是被查出来，吃牢饭都是轻的。可一旁的曲柏珍却不这么看，她觉得儿子有头脑，能想出办法搞钱是本事，立马反过来逼着自家男人想办法给孩子弄点盘条做本钱，弄得黄殿堂进退两难。

傍晚时分，庄学习提着一兜生猛螃蟹回到家，进门就闻见厨房里飘出的葱姜香气。他刚走到门口，就看见苏小曼和庄好好在厨房里忙活，一个洗菜一个切姜片，锅里水正咕嘟咕嘟地烧着。三人一边动手收拾螃蟹，一边聊天，庄好好这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弟弟辞职‘下海’的念头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真的要付诸行动，她吓了一跳，下意识就想阻拦。庄学习却笑，说起码在追求新生活这件事上，老姐才是他们家真正的‘先行者’，早早就敢选择离婚、敢为自己活，如今轮到他走出体制，只是换一种方式接着‘冒险’。饭桌上，谈话渐渐深入，他透露自己已经找到一个民营企业准备去当合伙人，不是瞎闯，而是有实实在在的项目和机会。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庄先进少见地没有强硬反对，只是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算是默认了他的选择。正说着，王元义也凑过来，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趁机向庄学习透露，自己手里其实也有一个‘稳赚不亏’的赚钱大项目，只要肯投一点钱、出一点人力，很快就能见效，让他们都尝尝市场经济的甜头。送弟弟出门时，天色已暗，路灯昏黄。庄好好忍不住问起他的感情事：是不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王元媛，所以迟迟不肯认真谈对象？庄学习听完连连摆手，苦笑着说他和元媛之间只有兄妹情，没有儿女情，绝无别的意思，还反过来催姐姐好好考虑路建广这个人——那人厚道踏实，又是真心喜欢她，不该总拖着不表态。

夜幕彻底落下的时候，街道上只剩零星行人，灯光把影子拉得老长。这个时候，王元义拎着公文包，敲开了叶爱花的门。他一进屋就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势，口若悬河地说起国家号召个体经济、鼓励多种经营的政策，表示自己紧跟时代步伐，成立一家公司，抓住难得的机会。他能说会道，讲起未来的蓝图滔滔不绝，从小作坊到大企业，从本地市场到外地扩张，把即将到来的红火日子描绘得仿佛伸手可及。说着说着，他又开始不遗余力地捧叶爱花：说她不仅会过日子，还有文化、有才情、写得一手好诗，将来公司做大了，一定要出一本‘叶爱花诗集’，让她的名字和公司的名号一起打出去。叶爱花原本还有些犹豫，被他捧得心花怒放，又听得眼前一亮，对那本‘诗集’的幻想更是让她心里泛起久违的骄傲，感觉自己的人生也许真能翻开新的一页。在一番天花乱坠的描绘和甜言蜜语之下，她终于心一横，从柜子里拿出自家积攒多年的九百块钱家底，郑重地交到王元义手里，把信任和希望一股脑压在了他画出的那张大饼上。

不久之后，庄好好得知，正是方亮帮庄学习联系上了即将举行的广交会，让他有机会去见识更大的世界。为了感谢这份实实在在的帮忙，她特意约方亮出来吃饭表示谢意。两人坐在街边一家颇有名气的小饭馆里，从庄学习的创业聊到厂里的变动，再聊到各自的人生打算，话题自然又顺畅，不知不觉间就把过去多年疏离的生分小心化开。席间，一盘红烧牛肉端上桌，看着香气四溢，两人却刚咬几口，就发现肉质老得厉害，嚼起来似橡皮般费力。庄好好本就心直口快，又是替弟弟‘谢人’的局，觉得不能随便敷衍，当场叫服务员过来，委婉却坚定地提出问题。谁知话还没说完，后厨的厨师就拎着菜刀冲了出来，情绪激动地为自己辩解，声调越来越高，姿态越发咄咄逼人。气氛一下子剑拔弩张，周围食客纷纷侧目。就在这紧要关头，方亮猛地站起身，一步跨到庄好好身前，把她整个挡在自己身后，示意她别再往前挤。厨师情绪失控，冲上前来理论，手里的刀在灯下反光，格外扎眼。方亮却眼明手快，趁对方分神的一瞬间，精准地抓住了刀柄，用力一扭，把那把晃动的菜刀牢牢夺了下来。他一手紧握刀背，一手护着庄好好，不让她受到半点惊吓与伤害，用行动在混乱中撑起了一个稳固的屏障。那一刻，吵闹声仿佛被隔绝在外，留下的只有他果断的身影和她心里骤然生出的那点踏实。

好好的时光第 28 集剧情介绍

这天，庄好好在饭店里露了一手拿手绝活。她下锅的动作利索干脆，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一道家常菜被她炒得色香味俱全，香气在小小的后厨里弥漫开来。饭店老板和大厨原本还有些不服气，觉得一个年轻姑娘撑不起什么场面，可当筷子一入口，几个人立刻面面相觑，随后心悦诚服地连连点头，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炒菜这件事上确实不如她。短短一顿饭的工夫，庄好好的身手就征服了所有人，她看上去云淡风轻，心里却多少有几分成就感。方亮站在一旁，眼睛一直不自觉地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看着老板与大厨心服口服的模样，他的眼神里满是欣赏与骄傲，仿佛被夸奖的人是他自己似的。

从饭店出来，街上晚风带着油烟与夜市的气息，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在两人身上。方亮一边推着车一边打量着庄好好，一副早就打好主意的样子。他随口提起刚才饭店的情形，话锋一转，认真地劝她考虑一下‘开饭店’这条路。他分析得头头是道：现在附近讲究吃得好的人越来越多，可真正有手艺的厨子却不多，以她今天展现出来的水平，开个小饭店肯定能红火起来，不愁没客人。庄好好原本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一听‘开饭店’三个字只觉得遥远又奢侈，可一路听他这样有理有据地盘算，心里却免不了有些发热——她从来只是把做饭当成养家糊口的手段，还是头一次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她的手艺，值钱、有前途，甚至可以撑起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走到一半，方亮忽然收了收笑，语气变得轻松却带点认真，提出今后别再‘庄师傅’‘方师傅’地客套，干脆互相直呼名字。对他来说，这不只是称呼的变化，更像是一种关系上的靠近与承认。庄好好一愣，脸微微一热，低头想了想，终于鼓起勇气叫出一声‘方亮’。那两个字一出口，她自己都觉得有些别扭，却又带点从未有过的亲近感。方亮听到时，整个人像被点亮了一般，眼睛里瞬间多了些说不出的欢喜与满足，连步子都轻快了几分。那一晚的风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两人的距离，悄悄拉近了一截。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机械厂里，气氛却跟这份温情截然不同。刘成拿着厚厚一叠材料去向上级领导汇报工厂改革方案。他说话一向直接干脆，这次更是毫不遮掩地指出：机械厂病灶已久，产能落后、管理混乱、冗员过多，如果不痛下决心，就只能在市场大潮里被淘汰。他把改革形容成一次‘刮骨疗毒’的大手术，不仅要动设备、动制度，更要动人——那些混日子的、干不了活的，都要面对重新洗牌。这样的方案，意味着大的变动和不小的风险，但在当前形势下

却也是唯一出路。领导们仔细听完汇报，反复权衡后，最终拍板同意执行。刘成从办公室出来时，知接下来要面对的，将是工厂上下的震动与人心的波动。

厂里的气氛日渐紧绷，职工们心里都有数，却没人敢明说。在办公室里，叶爱花一边翻着报表，一忍不住向庄先进抱怨：厂子一天不如一天，效益越来越差，连带着厂里适龄的单身男青年都成了姑娘们眼里的'困难户'。不少媒一听男方是在机械厂干活，就赶紧找借口岔，姑娘们更是连面都不愿意见，似乎和机械厂挂上钩，就等同于没有未来。嘴上说这是'行情不好'，其实叶爱花心里另有一层担忧——改革一来，万一大批裁员，下岗了常态，她这样年纪不上不下的人，要是失了工作，往后日子该怎么过？她话里话外都在试探庄先进：改革真要动真格的？是不是大面积让人卷铺盖走人？

庄先进年纪不小，见过的风浪也不少。他一边耐心听着叶爱花抱怨，一边安抚她别太往坏处想。他相信刘成不会不顾大家死活，改革归改革，定会考虑工人们几十年的辛苦和生活出路。他深知厂子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否则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可他也明白，人心经不起风声四起的折腾。在他心里，刘成是个有担当规划的人，不像那些只图一时政绩的领导，说刮骨就刮骨，却不管病人会不会挺得过去。于是他劝叶爱花：与其天天瞎琢磨，不如踏踏实实干好眼下的工作，该来的躲也躲不了，但到了那一步，刘成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就在厂里各种谣言开始发酵时，王元义却悄悄盘算起另一条路主动找到刘成，装出一副热心为厂里服务的样子，说自己最近倒腾了一些新鲜蔬菜，想以不高的价格供应给厂食堂，一来保证工人吃得好，二来也算是为厂里'减负'。可成对这类不按规矩来的'好事'一向敏感，他清楚厂里的采购有严格流程，不能因为熟人或所谓'热心'就破例，于是当场婉拒这提议。王元义表面连连点头，说理解里的制度，心里却一点没打算就此罢休。他是那种脑子灵活、钻营手段多的人，很快就换了个路子。

不多时，厂门口就出现了他拉来的满车蔬菜。元义不再打着给食堂供货的旗号，而是直接把车停在门口，支起一个简易菜摊，扯着嗓子吆喝，高价出售各种看起来十分新的菜。表面上他只是做自己的小买卖，可听一边卖菜一边低声暗示——'买我这菜，就等于是卖刘厂长一个人情，以后真要轮到下岗，肯定也轮不到你'——工人们心里立刻泛起波澜。在局势不明、人人自危的节骨眼上，这种话简直戳中他们最脆弱的地方。不少人虽觉得这样做不地道，可一想到自己家里老人孩子，还是咬牙掏钱，把本来不便宜的菜抢着买了。

下班时，丁大个和庄先进结伴从厂里往外走，远远就看见门口围满了人。挤进去一看，才发现大家正抢着往王元义车上扔钱拿菜，场面热闹得像赶集。没等他们上前细问，刘成恰好从厂里出来，一眼就看见了眼前这一幕。他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却没有当场发火，而是快步走到摊，二话不说掏出钱包，把车上所有蔬菜股脑儿买了下来。围观的工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听刘成干脆利落地下令，让大家排好队，凭工牌有序领取。一车私下高价售卖的菜，就这么摇身一变，成工厂对职工的'福利发放'。

回到安静的办公室后，庄先进忍不住找到刘成，想探探风声。他并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地问：厂子以后到底要怎么改？会不会真的大面积裁人？刘成能理解大家的焦虑，可也知道改革方案还在细化阶段，有些话现在说太早只会添乱。他想了想，选择用一种既坦诚又坚定的语气回应：厂子肯定会越来越好走，这是趋势也是目标；能耐强、愿意踏实干的人，肯定能留下，未来一定有立足之地。先进听完这话，心里像被人稳稳按上了一块定心石，觉得刘成不是空头支票，既然敢这么说，就说明他心中已有布局。临走前，他顺带提起自家那点小事，叮嘱刘成空带上王元媛，明天一起回家吃顿饭，好好聚一聚。

第二天一早，王元义依旧不死心，照常把车拉厂门口摆摊，等待再赚一笔工人们的人情钱'。谁知这回刘成抢先一步，直接派人通知他：这一车菜不用在门口卖了，全部送进工厂食堂。话说得好听，说是支持职工生活、帮忙解决食堂食材问题。一些员工听就不乐意了，背地里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刘成这是'举贤不避亲'，变相给自己人开后门，让元义绕开正常流程，把菜塞进食堂做长期买卖。流言沸沸扬扬，没多久就传得满厂皆知。

可没想到的是，刘成随后在食堂门口来了一出'反转戏码'。在众人面前当着工会和后勤的面，对王元义大加赞赏，说他在厂子最困难的时候，不计较个人得失，把整车物资无偿'捐献给食堂，用实际行动支持工厂改革，是非常难得的爱心之举'。站在一旁的小苗则很快接上话头，配合得天衣无缝会儿说这是'向先进个人学习'，一会儿又提到'今后这种自发支援厂里的行为值得鼓励'，把王元义硬生生捧成了一个胸怀集体、甘于奉献的模范人物。

元义原本是想在厂门口捞一笔，谁知道形势比人强，当着众人面被架到了'捐献'的高度。尤其当刘成说到'纪律'二字强调厂里采购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办事，任何不走流程'合作'都不允许存在时，他哪还敢反对？要是当场喊出来'这是我拿钱进的货'，那就等于承认一开始就是想钻空子，以权谋私。到最后，他硬是只能咽下这口苦水，脸笑容僵硬，却半句抱怨都不敢说。这场自以为算计周到的小聪明，就在刘成的几句话里变成了一出'哑巴吃黄连'的闹剧 p>

另一边，刘成按约打电话王元媛，说好了晚上一起去庄先进家吃饭。王元媛收拾好东西，从学校出来，刚走到门口，就遇上了刚好顺路的庄学习。庄学习看到她，一个脚刹停在跟前主动提出顺路捎她一程，还顺势聊起学校里的事情。王元媛本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同事陶玉介绍给他，打算当一回热心媒人，却发现庄学习对相亲之事并不上心，面对她的试反应平淡，连多问几句都懒得问。最后，他索性只载上她往回走，一路上随便聊聊工作和厂里的近况，倒也轻松自在没给她半点牵线搭桥的机会。

面对叶爱花和庄好好不同心的询问，刘成没有多解释，只留下了一句'我心里有数'。这话说得不重，却足够有分量。叶爱花一听，心里立刻安稳大半——既然刘厂长说'有数'，那说明他心里已经给自己这类'老人'留好了位置，至少不会随随便便让她下岗。她转身回家时，心情比刚才轻松了许多，仿佛已经看见自己被留下来的结果。人往往就是这样，一点'肯定'的暗示，就足以抚平许多不安。

这边客厅里还没落座，厨房里刘成和庄好好已经忙开了。一切菜洗菜，一边小声讨论着今晚的菜谱与席面。锅碗瓢盆碰撞的声响里，气氛原本轻松自然，可当刘成无意间往窗外一瞥，恰好看见院子里停下的一辆车。紧接着，他清楚地看到王元媛从庄学习的车上，两人之间说说笑笑，显得十分熟络。那一刻，他心里说不上是惊讶还是别的什么，只觉得胸口像被什么堵了一下。

成下意识地沉默了几秒，连手上切菜动作都慢了下来。庄好好身为女人，对这种情绪的变化极其敏锐，她顺着他的视线看出去，再看回他的表情，心里立刻明白了几分，暗暗在心里打趣：这位刘厂长，还真会吃醋。她嘴上没说破，只在一旁有意无意地调侃了两句，让厨房里的气氛稍稍活跃些，却也更加肯定了自己刚刚捕捉到那份酸意。

临吃饭前菜刚刚一一摆上桌，气氛却没想象中那般热闹。刘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脸上带着几分若有若无的疏离，借口厂里还有急事要处理，匆匆起身要走王元媛原本还想着借这顿饭缓一缓两人最近有些微妙的关系，可在众人面前，她也不好拦着他问个究竟，只能压下满肚子，目送他离开。饭桌上少了一号主角顿饭就吃得格外闷沉，各怀心思的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却谁都没多少话说，连原本应该最热闹的家常闲聊，都显得干巴巴的。

没过多久，厂关于改革的议程正式提上日程。那天，厂区的大礼堂里挤满了人，台上横幅鲜红，上面'改革动员大会'几个大字格外刺眼。成站在台前，看着下面一双双带着疑、焦虑乃至不信任的眼睛，没有绕圈子，也没有用太多华丽辞藻，而是选择直截了当地抛出一句：'这次改革，说白了，就是要有人下岗。'话音一落，礼堂里立刻炸开了锅。

工人们不是没想到最坏的可能，只是没想到会被说得这么直白。有人当场就小声抱怨起来，有人脸色煞白，有人愣在位上一言不发。怒气、不满、恐惧在会里乱窜，像一股被封太久的闷气一下子冲破了遮挡。尽管刘成随后又讲了改革的必要性、国家和时代的大背景，谈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新机会，可'要下岗'这四个字已经牢牢钉在每一个人心里，其他话一时半会儿根本进不了耳朵。

散会后，礼堂外的小广场成了另一场'会'的现场三五成群的工人聚在一起小声嘀咕，题都绕着同一个中心打转——谁会被裁，谁一定能留下。很快，大家心里便有了一份未经证实却广为认同的'名单'：像庄先进、路建广、叶爱花这些在厂里资历深、稳，又跟领导关系不差的人，肯定不会下岗。有人说他们是'铁打的钉子户'，有人说他们是'手握生杀大权的'，总之一一个意思：只要上这些人的大腿，也许就能在这场风暴多一层保障。

这么一来，像丁大个、杨歪嘴这样平日里混在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很快就行动起来。杨歪嘴先下手，他想着自己和路建广同在一个车间，平常算说得上话，于是拎着一大包精心挑选的食物，提着两瓶好酒，满脸殷勤地跑去敲路建广家的门，嘴里不断说着最近辛苦你照顾了"以后还得多关照'。建广为人老实巴交，对这种送上门来的人情本就犯怵，心里更清楚：现在风声正紧，谁收了谁的东西，以后恐怕都会被人拿出来。他婉言拒绝了杨歪嘴送来的饭菜什么也不肯收，连客气话都说得格外谨慎，生怕沾惹上'吃人嘴短'的嫌疑。

与此同时，丁大个则把目标上了庄先进。相比起杨歪嘴拿东西上门，他方式显得圆滑许多。他先假装随口约庄先进出去‘吃顿便饭’，说是这么多年同事，早想找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顺便听听他老人家对改革的看法。话说到这个份上，庄哪能不明白他打的是什么主意？饭桌上，他也没直接点破，只是在推杯换盏之间，用一种含蓄却清楚的方式不断释放信号——像他这样资深、又肯干事的老职工，在厂里有用武之地，根本不用担心被轻易甩掉。丁大个听在耳里，自然把这当成某种承诺，心里踏实了不少。

另一边，叶爱花则把自己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嘴皮子全都用上了。她在女工们当中一向说话有分量，这几天更是语气笃定地四处安抚人心，说刘成肯定早有打，哪会真把这些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工全扔出去不管？她甚至拍着胸口给几个关系不错的女工‘打包票’，保证刘成不会让她们吃亏。这些话自然也有她自己的小算盘：一来稳住别人的情绪，二来也变相抬升自己在大家心中的地位，越多人把寄托在她身上，将来真有事时，她越有资格开口说话。

人心一旦有了方向，行动就会紧随其后。从白天到黑夜，庄先进家的门槛几乎被踏平。先是提着水果来，说是给老庄补补身子；接着有人拎着名酒上门，说孩子考学需要他‘多多指点’；再往后连一些平时说不上几句话同事，也厚着脸皮拎着鸡鸭鱼肉，挤热络的笑容硬往屋里钻。送礼的、陪笑的、说好话的，一个接一个，仿佛谁要是再慢一步，就会错过‘保住饭碗’的机会似的。庄家小小的客厅，成了这场改革风暴来临前一个奇特的缩——门外是满城风雨的忧虑与焦躁，门内则堆满了人情、礼品与难以推脱的压力。

好好的时光第 29 集剧情介绍

厂子里一批关键零件突然出了大问题，整条生产线眼看就要因为配件故障而瘫痪，关系到一大笔订单的交付，所有人都焦头烂额。为了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庄先进临时召集路建广、丁大个、杨歪嘴等几位技术骨干，把人都叫到了车间。那一夜，车间灯火通明，机器和工具摆得到处都是，几个人一头扎进成堆的零件和图纸当中，从故障排查到结构分析，从反复实验到临时改造方案，足足忙了一整宿。困了就喝口凉水，累了就随便坐在地上歇一会儿，很快又爬起来继续干。直到天蒙蒙亮，大家的眼睛都熬得通红，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设计出既能保证质量又能赶得上交期的替代工艺。那一刻，几个人虽然疲惫不堪，却都在对视中露出久违的笑意——这条线，总算是保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刘成亲自赶到车间。走进油污味还没散尽、工具散落一地的厂房，他看见的是一群熬了一夜、却仍在检查成品质量的工人。刘成没说客套话，只是站在他们面前，突然郑重地弯下腰，对着这群还穿着旧工作服的工人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里，有对他们拼命赶工的感谢，也有对他们守着厂子最后尊严的敬意。车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没人接话，许多人却悄悄红了眼眶。这份真诚的尊重，让在场的工人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也真的感动。他们原本对厂子未来忐忑不安，这一刻，却隐约觉得：至少现在，他们在厂子里还有用武之地，留下来的事，好像也算是稳住了。

正是有了庄先进和路建广这些‘老把式’出面担保，大家对厂里的信心暂时稳定下来。工人们干活的劲头格外足，白天黑夜连轴转，三班倒都不够用，一个个连轴通宵，硬是咬着牙干了十多天。车间里，焊花一次次闪起，机器运转声几乎没停过，谁都不敢松懈。到了交货期限前夕，堆满仓库的成品终于全部达标装车，发往客户手里，厂里这次算是有惊无险地挺了过去。任务完成那，庄先进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似的，回到家甚至顾不上洗漱，倒在床上就睡，再没听到外面的动静。等他一觉睡醒，窗外天已经亮了又黑，竟然整整睡了一天一夜迷迷糊糊爬起来，他闻到厨房里飘来一股熟悉的香味，才发现家里早就给他调好了馅，包了一大盘热气腾腾的海肠馅饺，等着他醒来补一补熬坏的身子。

与此同时，庄好好的生活依旧在另一条轨道上继续。她晚上照常去歌舞厅演唱，在灯光和掌声之中，用歌声填满一个又一个夜晚。那天，她正在台上唱歌时，黄险峰领着一位身材微胖、穿着讲究的中年男人坐到了前排男人一边听一边点头微笑，这人正是圈子里小有名气的贾总。演出间隙，贾总当场就让服务生送上两束鲜花，鲜艳又扎眼，算是公开示好。后台休息时，黄险峰主动跑来笑眯眯地对庄好好说，贾总对她印象不错，想请她过去敬杯酒，联络个感情，顺便‘认识认识人’。庄好好却一点没犹豫，直接婉拒了这个邀请，态度干脆而坚定，不半点含糊的余地。贾总得知她就这么转身离开，脸上掠过明显的不悦，觉得自己面子上挂不住。直到黄险峰悄声解释，说庄好好脾气倔、心高气傲，却也正因为这种不同才格外有味道，贾总听完反倒来了兴趣，对更是产生了要‘拿下’的念头。

夜深后，庄好好独自从歌舞厅往家走，街道灯光昏黄，行人渐少。她路过那棵熟悉的柿子树时，却突然停了脚步，只见树下站着一个再也不会弄错的身影——单宝昆，那个曾经给她带来甜蜜幻想，又彻底伤她心的人，不知何时已经悄然回国，正安静地站在那里。两人隔着几步之遥，仿佛瞬间凝固。单宝昆眼里有明显的局促，也有复杂的期待，但庄好好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随即把目光收回，仿佛面前只是一个陌生路人。她没有问，也没有回应，只是直从他身边走过，连脚步都没顿一下，把所有的情绪和往事都压进心底。单宝昆怔在原地，既难堪又无措，只能转去找老舅，想从他那里寻求一点理解和解释机会。

见到老舅之后，单宝昆支支吾吾地说起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解释父亲突然生病，自己不得不回国照顾老人，事情来得仓促，许多话都没来得及对好好说。他话说得真真假假，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有多少是借口，有多少是理由。老舅一听这话，火气当场就上来了，忍不住责他这些年来从来没真正关心过庄好好，只在女人心里留下一个烂摊子。老舅心里憋着一肚子话，险些当场把庄好好曾经怀孕、生孩子的事全抖出来，话到嘴边转了几圈，人却终于还是忍住了。他想到外甥女好不容易才从那段阴影里走出来，如今日子刚有点起色，便决定什么都不说，不想让单宝昆再掀起一阵风浪，打扰庄好好好不容易稳下来的生活。

不久，工厂终于下达了让人心惊的通知——下岗名单正式公布。消息像一阵冷风迅速在车间里蔓延开来，三车间尤其惨烈，被裁掉的名额格外多。大家匆匆围到公告栏前，线在一行行名字上搜索，心里紧张得直发抖。很快，有人忍不住惊叫出声：叶爱花的名字赫然在列，丁大个、杨歪嘴一向老实的王元义，也都没能逃过刀。被点到名字的人脸上或是茫然、或是愤懑，更多的是难以接受。车间里怨声四起，许多工人把愤怒的矛头对准庄先进和路建广，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和领导走得近才会让普通工人首当其冲。骂声越来越难听，场面一度剑拔弩张。路建广的脾气名地直，他被吵得火气上涌，当场拍着胸脯表态：既然兄弟们都要走，他也绝不会一个人留在厂子里吃这份'独食'，要走就一起走。

听说三车一下砍掉这么多人，庄先进压着怒火，直接闯进了刘成的办公室。他脸色铁青，声音发抖地质问刘成：半个月前还让大家拼命加班冒着出事故的风险往死里干，如今货刚交，就立刻过河拆桥，把人一脚踢开，这算什么？刘成被骂得也没反驳，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语气里带着无奈。他解释说，现在机械厂的产品线必须重新定位，国家的政策和市场都在变，三车目前的生产方向已经跟不上时代，继续保留只会拖累全厂的调整。眼下厂子病入膏肓，走到今天这步绝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自己也被迫做了许多不愿做、却不得不做的决定。他庄先进能换个角度理解，这是一场大局之下的'手术'，不是针对谁，更不是一次简单的卸磨杀驴。

话虽如此，下的风波却越闹越大。得知名单的工人们陆续聚集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群情激愤，有人指着楼上的窗户又喊又骂，要求刘成必须出来给个交代。有的人拿着工作证舞，质问厂里到底把他们当什么；有人控诉这些年为厂子卖命，加班熬夜不要命，结果换来的却是一纸下岗通知。吵闹声、哭声、骂声混成一片，现场情绪濒临失控。成意识到再躲也不是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走到楼下，试图解释改革的难处和现实的无奈，但在场的人谁也听不进去，每个人只盯着自己即将消失的饭碗，哪还顾得上那些抽象'整体利益'。就在局面越发紧绷的时候，庄先进挤出人群，站到最前面，没替刘成遮掩，也没回避真相，只是平静而沉重地了一句：就算今天没有刘成，这个下岗名单迟也会由另一个人贴出来。厂子走到这一步，是大势所趋，谁坐在这个位置都躲不过。

庄先进的话，并不是在替刘成辩护，而是他自己在厂干了一辈子后，对形势做出的冷静判断。他告诉大家，与其把所有怨气都倾倒在一个人身上，不如承认现实，想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说，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这家厂子注定衰落的事实其在里面苦苦挣扎，不如干脆跟大家一起离开，把那仅存的几个岗位名额留给更年轻、还需要工作经历的新人。话音落下，一片闹里反而多了几分沉默，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挣扎抓住的也许只是一片正在下沉的残船，骂不走也打不赢这个时代的浪。

下岗的阴影很快从厂蔓延到每个人的家里。那天傍晚，王元义低着头往家走，心里憋闷得厉害，工资没了，孩子上学、家里日常开销成了问题。走到半道，他偏偏撞见了一直着不敢见的杨歪嘴。当初手头紧，他找杨歪嘴借过一笔钱，本来想着靠加班多挣点把钱还上，谁知道现在工作都丢了。两人对上眼那瞬间，王元义差点掉头就，又怕对方觉得自己耍赖，只能硬着头皮上前陪笑脸，支支吾吾地解释家里情况有多难，说好话、赔不是，反复保证一定会还钱杨歪嘴嘴上刻薄，心里却不算坏，被得也软了几分，最后挥挥手，勉强同意宽限几天，让他先把眼前这阵风波熬过去再说。

街坊里，关于这场下岗风波也有各自的小算盘。崔姨一叹气说厂子不行了，一边又盘算起年轻人的婚事，想着要给庄学习介绍个对象，盼着孩子趁早成个家，有个倚靠。曲柏珍也凑门，跟崔姨嘀咕着，让她帮忙留意合的人选，最好能给黄险峰也说上一门像样的亲事，图个稳定踏实。人情世故的话题刚热络起来，庄好好提着几大盒营养口服液从外面回来，一边解围裙一边打消息，得知庄先进也在这次下岗名单里，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心里委屈又愤怒，本能地想冲到厂里去找刘成理论，问问他能对一个为厂子卖命大半辈子的人这样情。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庄先进严厉拦下。他不想让女儿参合进厂里的纷争，更不愿让她把一腔怒火都押在一个人身上，毕竟他比谁都清楚，这不是吵一顿就能的局面。

路建广却没这么容易消气。他坐在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里满是说不出的委屈与不甘。从厂那天起，他就把机械厂当成一辈子的归，从技术比赛到劳动模范，奖状、证书攒了一抽屉，谁提起他的名字，都是一句‘能干的小路’。可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争先、到处挂红旗的人，最终却和那些在领导眼里‘可有可无’的一样，被一纸名单轻描淡写地抛在了外面。厂子没问过他愿不愿意走，也没给他留下多少体面的余地，只是在名单上写下几个字，就他从‘骨干’变成了‘富余人员’。想到，路建广又憋又气，几次想去厂里大闹一场。还是在庄好好耐心劝说下，他情绪才稍微平复一些。庄好好告诉他，厂子不要他，并不代表他一无是处，只能说明这配不上他该有的前途。这话虽说得轻，却在路建广心里落下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让他第一次认真地想：自己是不是也该去别处闯一。

苏小曼一直悄悄留庄先进的状态。她看得出他嘴上装作若无其事，心里却像压着一块巨石。晚上收拾东西时，她轻声问他，到底难不难受。庄先进沉默许久，才坦诚地说，不难受假的。那家机械厂，从他年轻时就守在那儿，看着一批又一批人进进出出，也看着几代人把青春、汗水甚至健康留在了车间。对来说，那不只是一个单位，而是半辈子的生活，是生活节奏和意义。如今突然被迫离开，他心里自然难以平衡，更想不通的是，这么多年支撑着无数家庭的厂子，怎么就一步步走到如今这般光景，仿佛一夜之间就老了。

夜深下来，另一边的歌舞厅里灯光依旧晃眼。老舅把当天的账目整理好后，把庄好好叫到一边，试探着跟她商量一事——单宝昆想重新回到乐队，问她意见老舅说得含糊，说单宝昆毕竟有些音乐基础，人也懂舞台，如果能回来搭把手，对乐队发展也许是件好事。庄好好听完，只是淡淡一笑，说自己不过是个小歌手，乐队的事情舅是经理，有权决定，她不会多说什么。她没有争，也没有表态反对，只是把所有情绪都藏在这句‘你说了算’里。

单宝昆再次踏进那家歌舞厅时，心里多少怀着一丝侥幸。他给曾经一起演出的朋友们带了些巧克力和小礼物，希望用这种略显笨拙的方式缓和当年的尴尬与裂痕。他一把巧克力递过去，笑着打招呼，提以前一起排练、跑场的日子，试图让气氛轻松些。然而，换来的却是大家明显的冷淡和不屑。有人接过东西随手扔在桌上，有人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那些曾经和他在舞台上追梦的伙伴，如今不再把他当兄弟看，而是把他视作一个不负责任、说走就走、把感情当儿戏的人。对他‘始乱终弃’的行为，大家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如见他若无其事地回来，反而更看不起他。单宝昆站在热闹的后台，手里还拿着没送出去的礼物，灯光照在他脸上，却照不亮那份被众人拒的孤立无援。

好好的时光第 30 集剧情介绍

庄学习盘下的小买卖渐渐有了起色，厂里的老工友们闻讯而来，脸上写着为难与期盼，只盼他能拉一把，给条活路。庄学习和庄先进为此合计了一整夜，终究心软，将十来个老师傅陆续接了进来，东拼西凑着找些零活儿先撑着过日子。这事一传开，坊间都说兄弟俩义气，肯做人情。传到刘成耳朵里，却成了扎心的刺——在外人眼里，庄家兄弟成了仗义好人，他反倒像个凉薄之辈，他越想越憋屈。气头上，刘成找到老严，把庄学习的联系方式递了过去，这个老赖就此盯上了庄学习。另一边，贾总成了庄好好的常客，出手阔绰，大方豪爽。庄好好频频敬酒，笑脸相迎，落在单宝昆眼里却不是滋味。那晚在歌舞厅，单宝昆终于压不住火，当众闹了一场，还跟贾总正面冲突。事后，他把庄好好拦在门口，硬声又心软地劝她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歌舞厅唱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庄好好却红着眼，坚持要多赚点钱，也郑重地劝单宝昆以后要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好好的时光第 31 集剧情介绍

苏小曼在街头与单宝昆狭路相逢，冷嘲热讽地揭他早已在国外成家立业，质问他还有什么脸面再踏回这里，并放狠话

表示单家上下都不会原谅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她心里更隐隐担心庄好好旧情复燃，庄好好则斩钉截铁表态：自己和单宝昆早已恩断义绝，各自的人生再无交集。与此同时，黄险峰的好望角娱乐城正式开张，他亲自出面，诚意邀请庄好好出任副总，却被庄好好当场回绝。暗地里，刘成也在为自己铺路，将叶爱花安排进娱乐城后勤部，给出的职位名头是'领班'。叶爱花满心以为从此能出人头地，上任后才发现所谓'领班'不过是保洁主管，天天拿着工具打扫卫生。看着刘成西装革履，陪客户出入豪华包厢，她羞愤交加，当众提出辞职，一场风波在好望角悄然埋下隐患。

待续

<https://www.tvzn.com/16924/juqingjieshao6.html>